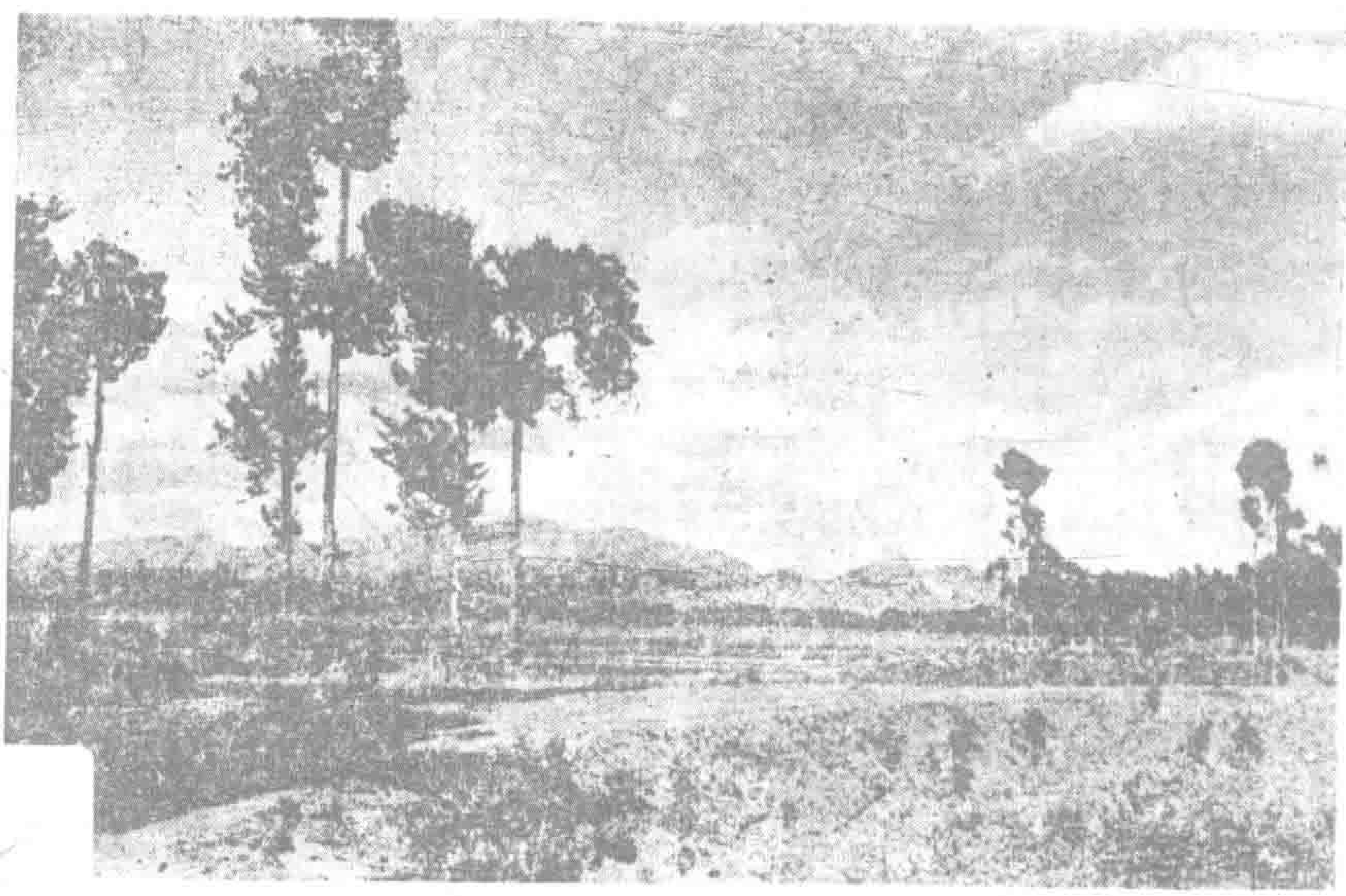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滇池晚眺（昆明長隄山）　陳其[illegible]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第十八卷　第三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3 March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號
二〇五一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業務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梧州·桂林
南甯·全州
長安·榕江

◆分處◆

古宜·鹿寨
宜山·祿步
金城江·大安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剎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經濟黑皂

● 啟進農工生產 ●
● 調劑商業市場 ●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茴油
生油·皮油
菓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麻油
篦麻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 本處地址 ●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培新路　電話：〇三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八卷第三期目錄

緬甸產業概觀……余貴棠……五
青城履險……郭祝崧……一一
陽朔記遊……夙　厂……四八
貴陽雜詩……倪小迂……八九
旅行同味錄……藍士琳……三一
鄉居散墨……蕭祖華……七三
騰衝的溫泉……李俊輔……四七
隔年芙蓉……施莉俠……一〇六
西南夷——「百濮」之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范義田……四九
蒼山洱海……以　蔚……二五
訪盤溪……王　偉……三七
從醫學立場談重慶南溫泉……陳炎冰……六一
重慶雜詩……倪小迂……一〇
月下芙蓉……施莉俠……一〇六
旅途隨筆……戈衍棣……二九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由湘桂邊區歸來……施琳……九七
砰石姐妹石探險記……易君曲……一〇三
騰衝小食譜……李俊輔……三〇
加爾各答的斷面……思慕……九二
盧森堡……馮朱棣……九五
武當瑣話……秦學聖……八七
樹包塔……李俊輔……六〇
泰吉途中……劉平格……一一二
從四川回到三湘……振聲……九〇
黔東侗家習俗瑣記……馬君達……六九
火把節考昭通日期訂誤……欽潤……三八
黑石山冬景……隋樹森……五七
武夷山懷抱中的崇安……儆然……一〇七
家庭和睦……仁……八六
交通參考資料……一一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五〇—二四九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定製交貨敏捷如蒙光顧請向本公司採銷部或各營業處接洽

出品

純淨白糖、仕敏土
陶瓷器皿、玻璃儀器
足力酒精、皮革用具
各種機器、各式書表

總辦事處

桂林：鳳北路四十號

電話
董事會二一四八
總經理室二八五三
總機 二七六四 二九八〇

長途電話：二一四八
電報掛號：〇一二〇

營業處

桂林：中南路六十九號
梧州：九坊路一四一號
柳州：培新路二十八號
南寧：興寧路　　號

緬甸產業概觀

余貴棠

緬甸本部各省及附屬禪部聯邦（Federated Shan States）面積二三三四九二方英里，（六零四七四四方公里）約當雲南省之兩倍境內山脈及河流大抵發源自北迤邐而南，以迄於海。中部爲伊拉瓦底江流域農產極豐東北臘戍附近產銀鉛鑛，東南泰國邊境一帶產錫鎢鑛，中西部仁安羌（Yenangyaung）等處產煤油，山區多林木麻栗尤著稱於世。

茲分述農產鑛產林產工業及貿易如次：

（一）農產

米——米爲最重要之產品，百分之七十以上產於伊拉瓦底江及西當（Sittang）河下游，其種植面積佔緬甸本部耕地面積總數三分之二平均下緬甸爲十分之九上緬甸爲三分之一共一千二百八十萬英畝，平均產量以每英畝產米一千五百磅計算（土地肥沃之區有高至二千五百磅者）每年產米約七百萬噸，緬甸人口密度不高國內消費僅佔十分之六故在對外貿易方面米穀佔有重要之地位。

芝蔴——有早晚兩種，主要產區在中部諸省。種植面積約一百二十五萬英畝，每英畝產量自一百五十磅至二百磅，大部份用以榨油爲烹調必需品均係國內消費。

荳類——類甚多，主要產區在中部諸省，種植面積約一百萬英畝，現有增加傾向，一部份供給食糧及牲畜飼料，一部份輸出國外。

花生——主要產區在中部各省偏西一帶，種植面積約八十四萬英畝，每英畝產量自六百磅至一千一百磅，花生仁榨油供烹調用但亦輸出國外。

棉花——有早晚兩種，主要產區在中部各省偏東一帶。種植面積四十三萬英畝，平均每英畝產量約九十五磅，大部份供給國內消費，小部份輸出國外。

粟米——有紅白兩種，與其他雜糧同產於中部雨量較少而灌溉不良之地區種植面積與雜糧合計共約七十五萬英畝大部份供給牲畜飼料小部份白粟米供食糧，均係國內消費。

其他農產有菸草（江濱沙灘）棕櫚（伊拉瓦底江三角洲）橡樹（沿海泰國邊境）等甘蔗栽植於西當河下游北部，現有增加傾向。

（二）鑛產

石油——主要產區在伊拉瓦底江中游沿岸距仰光三百英

里，設有油管，直達仰光煉油廠，但大部份原油仍賴舟船運輸（前此英人經營之最大內河航業公司 Irawaddy Flotilla Company 有特殊設備之油船 Burma Oil Company 及 Indo-Burma Petroleum Company 均有煉油廠）產區雖仍有從事人工之採掘者，原油均由各公司收購，出品爲汽油（供飛機及汽車用）煤油（供燃燈用）及臘燭（供採光及拜佛用）分銷國內外石油產量各年度頗不均勻，茲將一九二〇至一九三八年間各地最高之產額撮述如次：

仁安羌	（伊江中游東岸產區）	一九二一年	一千八百萬加侖
Minbu	（伊江中游西岸產區）	一九二八年	六百萬加侖
Thayetmyo	（伊江中游西岸產區）	一九二二年	二百萬加侖
Pokokku	（伊江中游西岸產區）	一九三五年	三千萬加侖
Upper Chindwin	（伊江支流上游東岸產區）	一九三二年	四百萬加侖

銀鉛礦——產區在臘戍附近之南渡 Namtu 通稱 Bawdwin，Min[illegible]此採礦之公司總爲 Burma Corporation，築有狹軌支綫與緬甸鐵路相通，年產鉛七萬噸，鋅七萬五千噸，銅七千噸，銀五百萬英兩，在國外貿易上佔有重要地位。

錫鎢礦——產區在東南海岸 Tavoy Mergui 地方，錫之年產量約爲五千噸，鎢之年產量約爲四千噸，採礦方法大致係用水冲刷，故雨季產量豐，晴季產量歉。一九三八年小規模鎢礦廠增加一百四十三家，出品大部份輸往英國，按上次歐戰期內錫鑛產量曾高至一千二百噸，鎢鑛產量曾高至三千三百噸，按此比例目下鎢鑛當在增產之中。

寶石鑛——緬甸原以玉石著稱，主要產區在緬北密支那以西，紅綠寶石年產十五萬克拉，價值十萬盧比，琥珀三千五百磅，價值五千盧比，

金鑛——除南渡礦區外，主要產地在伊江及其支流之上游，年產一千五百英兩，價值十萬盧比。

其他礦產有道路建築材料（薩爾溫即怒江下游）陶土（伊江下游）等，附屬撣部聯邦南部有小規模煤鑛一處，但久已停頓。

（三）林產

林木主要產區有（1）勃固山脈（伊江下游之東岸）（2）薩爾溫江上游（3）伊江及其支流上游等三區。第一區距離仰光僅二百英里左右，利用木筏自西當河及仰光江輸送最爲便捷，第二區利用水道運輸，薩爾溫江入海港口在毛淡棉 Moulmein，故上游木材以該地爲集散之所。第三區距離較遠，分用火車及木筏運輸，亦在仰光集中。

緬甸政府對林政極爲注意，設有森林部專司其事，林區面積三萬四千方英里（八萬八千方公里）截至一九三九年業已設定開發計劃及已在開發中者二萬八千方英里，以麻栗（即柚木，

五〇—一二五二

亦作槍）爲主要產品，政府所徵林稅，麻栗一項卽佔百分之七十，每年產量五十萬噸。與麻栗同科屬之木材頗多，强力及韌性亦有相似者，但因麻栗木稍燥後卽可編筏，利於水運，通常在林區採伐後驅象曳木儲於岸側，俟春夏水漲卽可順水下流，非如其他木料遇水下沉，必須先編竹筏，始可輸運，是爲麻栗木業特殊發達之一因。其次該項木材遇水浸潤，質地不生變化，對於造船業具有至高之價值，各國海軍及商船採用極多，而全世界除泰國尚存少量生產外，以緬甸儲量爲多，是爲特殊發達之另一原因。林業之經營，例如道路之開闢，河流之整治，臨時倉庫及宿舍之建築及技術人員之僱用，在在需要大量之資本，又採伐區域須向政府聲請劃定，非有相當之規模亦難邀當局之信任，故該項事業實爲少數公司所獨占。惟緬甸木材均係硬性，對於造紙製火柴梗及普通木箱不能適用，故雖爲木材輸出國，亦爲木材輸入國。而林區木材分佈欠密，年齒復不均勻，并以增闢鐵道公路，成本上頗不合算。以上兩點對於將來林產當有重大之關係。

（四）工業

按照緬甸政府工廠法，凡僱用工人二十人以上而應用機械爲動力者，計之工廠。一九三八年統計共有工廠一〇一九家，內終年開工者九六五家，按季節開工者五十四家，分析之：——

終年開工者：碾米廠六八三家；鋸木廠一一七家；機器廠（包括船塢，鐵路，電氣等廠）五七家；榨油廠二六家。

按季節開工者：軋花廠四八家。

以上爲緬甸工業分佈最廣之部門，紗廠僅二家，一在仰光，一在棉花產區之 Myingyan。以經營主體論，政府及地方廿七家（內有合作社聯社所設碾米廠二家）緬甸人三七九家，印度人三〇六家，中國人一八三家。歐洲人僅一百二十家，但規模自以歐人所設爲最大。

以工人人數論，全體爲八六三八三人，內碾米廠工人佔二分之一，鋸木廠工人佔八分之一，機器廠王人佔九分之一，鍊油廠工人佔十分之一。工人中四分之一麕集仰光，其餘則分佈各地，尤以煤油鑛及產米產棉區爲多，工人總數佔全人口千分之五，自爲工業不發達之現象。

其他產業有漁業（東南海濱）煮鹽業（伊江三角洲）牛羊皮（撣部聯邦）等。

（五）貿易

緬甸產業旣以農業爲主要部門，則農產之豐歉，自與貿易之消長發生密切之聯繫。茲舉其主要現象如次：

甲、輸出入貨物集中於少數商品：

緬甸輸出貨物有米穀，鉛錫鑛，麻栗，石油石臘（煤油副產品，）橡膠，棉花，生牛羊皮，油餅，蠟燭，豆類等以農產品及原料為大宗，輸入貨物以棉織品，棉紗，五金（機器零件等）車輛，罐頭食物（鑛區工程人員及一般歐人消費）蔴袋（貯米穀用），煤，酒類等製成品為大宗。

出口貨

米——緬甸為世界最大之米穀輸出國，每年輸出量約三百萬噸，（一九三八年二百九十二萬噸）價值二萬萬盧比，佔總輸出值百分之四十二，輸出對象，印度佔百分之五十，錫蘭百分之十，海峽殖民地百分之六，德國百分之六，英本國百分之一·五（一九三八年中國輸入值一百二十萬盧比，香港輸入值二百十萬盧比。）

麻栗——輸出量二十萬噸，值三千萬盧比，佔總輸出值百分之九，輸出對象印度佔百分之五十五，英本國百分之二十，德國百分之五。

石油——輸出量二萬萬加倫，值一萬萬盧比，輸出對象以印度為大宗。（石臘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大減）

鉛錫鎢鑛——輸出量十七萬噸，值六千萬盧比，輸出對象以英本國為大宗。

橡膠——輸出量二千萬磅，值一百萬盧比，輸出對象以海峽殖民地為大宗。

棉花——輸出量一萬六千噸，值七百五十萬盧比，輸出對象以日本，英本國為大宗。

米穀，鉛錫鎢鑛，麻栗及石油四項佔輸出總值三分之二以上。

進口貨

棉織品——輸入量一萬萬四千萬碼，值三千萬盧比，佔總輸入值百分之十四，輸入之對方為印度日本及英本國。

棉紗——輸入量一千七百萬磅，值一千萬盧比，且有增多之傾向，輸入之對方為印度，日本及英本國。

五金——輸入量五萬噸，值一千五百萬盧比，輸入之對方為英本國。

蔴袋——輸入量五千萬只，值一千三百萬盧比，輸入對方為印度

煤炭——輸入量四十萬噸，值七百三十萬盧比，輸入對方為印度及英本國。

乙，輸出入對方集中於少數國家，如下表所示之百分比：

出口貨

國別／年度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英帝國）					
印度	五八	六一	五八	五七	五一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英本國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二	一四
其他英屬地	一四	一二	一五	一六	二〇
共計	八二	八四	八五	八五	八五
〔其他國家〕					
歐洲	一〇	七	七	七	七
亞洲	六	六	六	六	五
非洲及美洲	二	三	二	二	三
共計	一八	一六	一五	一五	一五

進口貨

國別/年度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英帝國〕					
印度	五二	五二	四八	五〇	四九
英本國	二二	二二	二三	一九	二〇
其他英屬地	五	五	五	五	五
共計	七九	七九	七六	七四	七四
〔其他國家〕					
歐洲	六	六	七	八	一〇
亞洲	一二	一二	一四	一四	一一
非洲及美洲	三	三	三	四	五
共計	二一	二一	二四	二六	二六

上列五年合計出口貨之輸往印度者佔總額百分之六十，進口貨之自印度輸入者佔總額百分之五十，緬甸原隸印度，故印度佔有特殊地位。

丙、輸出超過輸入

緬甸對外貿易向係出超，茲列舉歷年出超金額如次：（單位十萬盧比。）

一九三四年	二三・八九	一九三五年	二四・五九
一九三六年	二七・二一	一九三七年	二七・九五
一九三八年	二六・六二		

在輸出方面緬人士商採辦農產，佔有相當勢力，惟進口貨物大率為印度人及華僑所經營。通常每一鄉村僅有公立市場一處或雜貨店一家至二家，供給日常需用物品，此項商家與農家多有信用往來，其批購貨物，恆以穀物收穫情形為依據，故進口貨物數量之多寡，顯以年歲之豐稔與否為轉移。印僑在緬數達一百萬，華僑亦二十萬，其勞力所得之工資及經營所得之收益，一部份自須匯回本國，此與英國人投資之利息同為國際收支平衡上之重要因素。

丁、陸路貿易之不振

緬甸貿易以海道為主，其陸地與我國泰國越南及印度雖屬接壤，因交通不便極少商業關係，前此關稅當局設有陸路稅關四處：（1）Kawkareik （2）Kado （3）Bhamo 八莫（4）Myitkyina 密支那，前二處係泰國邊境，後二處係我國邊境，一九三七年度進出口貿易之數字如次：（單位千Maund，每Maund等於八十二磅）（按滇緬公路於一九三八年通車，此為未有近代交通工具以前之數字。）

出口貨

棉花一〇六・五　米一八三　石油一三五・一二

鹽二〇〇　雜貨八〇・九

進口貨

豆類一〇五　生皮一〇・二

茶四八・九　絲一四・七

中緬交通漸趨發達，緬甸物產有提供我國建設工事之採用者如石油（汽油潤滑油）如硬木（可製鐵路車輛枕木及開礦用木架）我國可輸入緬甸者如絲茶棉織品棉紗煤炭，及各種雜貨，貿易前途頗有希望，惟必以廉價之運輸工具為必要之前題耳。

×　×　×

重慶雜詩（八月廿八日至九月十四日）

倪小迂

雄圖到眼見千秋，國脈江心日夜流。且復卿雲光復旦，渝州砥柱定神州，

神州猶逞虎狼兵，宣德揚威待有成。萬世萬民崇大道，仁權霸業孰誰爭。

星燈珠結錦江城，沉霧迴波紫氣橫。茂樹賢俊籌勝策，繁華夜夜智芽萌。

青螺翠聳盡名山，舟楫江波去復還。自昔龍門迷得意，飄流落拓愧人顏。

夜月銀輝暗萬燈，南園不廢客中興。歸心徒寄珊瑚塌，安得航流故土登。

青城履險

郭祝崧

青城山這地方，我很想去一趟。本來我到灌縣五六次都是打算到山上去的，不過終未到達；有兩次快到山麓，遇到了暴雨；一次是為某要人在山，禁止登臨，這是縣大老爺拿我們這般遊人開玩笑，他根本未奉命令來禁止遊人，只是他自作聰明，雖然後來開禁，但我已敗興了；其餘三次則囿於匪。我時時刻刻都在找尋機會。

華西協校長會議議決春假日期公布後，全協歡騰，時間是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合星期恰是四天。湊巧的是正在半期考試之後，教職員們因忙了兩三個月，也需要休息休息。用功的學生想借此溫習以備考試。愛活動的人，則籌組各項活動——戲劇公演，集團露營結伴旅行，舉行聯誼會，希奇古怪的「名堂」(一)鬧成一不亦樂乎；自然我也打定了主意——上青城。

一個人上山終覺沒趣，同時又不願參加各校同學們的集體旅行，因為由不能並一己之興，為免除此兩層苦惱，只有約幾位知己之友相偕前去。本來我的朋友很多，要想隨便約一三位是決不成問題的，可是這一次卻把我難住了。因為人的性情是互相不同，有的喜歡這樣，有的欣賞那樣，有的愛固執己見，有的卻逐流隨波。

上了山去，必定要發生走東去西之爭，雅俗不共賞之感。經過一長時期的考慮後，才在放假的前三天決定了人選，一共是三個朋友——任學校秘書的李執教的王和學而優則仕的「社會人士」袁，(二)都是老同學。人選雖是自行擇定，但還得徵求他們的意見，幸他們都同意借此旅行，但同意的只是原則，細則上卻又遭到幾個難題；袁主張早一天坐汽車走，李王不贊成，因為學校職務不能隨便離開，縱或即日汽車擁擠，坐包車也成；李更說若包車都沒有坐的，走路也好。李說這番話時，我替他捏一把汗，因此公體格健壯之程度，的確可稱東亞病夫，雖然時時裝得精神奕奕，但那一股弱不禁風的勁兒，我總覺他擺不脫。此時意見是二對一，少數服從多數，由我出來作公正人，判決放假那天早晨動身。問題已達決定階段，突的袁提出說與其到那天弄不着車子到灌縣，到不如打獨計走龍泉驛上長松山；因為估計協上有同學千多人要上青城，而路局每日只開車二輛到灌，所以袁老是以無車可搭為理由。王贊成，李反對；我反對，二比二，成了僵局。一天復一天，還是沒有解決。不但如此，反而又多了一個意見，李主張到嘉定游烏龍；王也表示贊成；二比二，把我的青城之遊，看看要推翻了。他們叫我表示意見；換言之，就是要我放棄自己的意見，去選擇一個他所提出的地方——長松山或烏龍寺。楞了一陣，我只有說：你三個都是好友，同時兩個去處都是好地方，我難以選擇，我聲明我保留我的意見！——

還不曾給他們一個威脅性的通告「我一個人也得上青城！」於是晴天霹靂震動了他們，在面面相覷之下，不再爭持了。我見這一着奏了效，又恐怕再生枝節，即使大刀闊斧的決定了一切，「當天打早大家在教員公寓集合，不得有違！」我下了這個命令之後，大家遵着「明早見！」就各自回家收拾應帶物件去。剛纔閒散的態度，似乎都已收藏起，預備忙一番似的，因為再過五六小時，就要動身的時候，況且大家還需要睡眠。

回到寢室，把東西收拾好後，校鐘已敲了兩下，關燈上床，輾轉反側，睡之不着。索興起來拿了一本青城遊記，翻一翻，借以待旦。這本書既有趣又酸辛，讀之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看不上十頁，更把我僅有的一絲兒睡意，全給化作一縷煙消，飛颺到無何有之鄉裏去了。

一本有趣的書混住眼睛，一霎時就聽着打了五點。因為住地距車站有十幾里，使不得不早事準備出發；到隔室喚醒了王；又上樓叫李，此君似乎也太興奮一點，據他說他一夜未睡。大家整理畢已是五時四十分，天已亮，但未見袁來。他住的是學生宿舍，離我們有二里路，他是著名的懶人(三)只有等他；自等不合算，乃決定弄一點吃的，這樣可以免去上車站附近吃的麻煩。照着老樣，咖啡冲蛋花下餅乾，直至六時都吃了一個飽後，袁仍未見來。這一下却不能不去叫他了，我與王有自行車，各走一路去袁的宿舍。李則上街雇包車我先到達袁的宿舍，到他寢室外，一聽內面鼾聲大作，忙叫了幾聲，未見答應，乃用力在車上碰擊，才有懶洋洋的問話出來。

「是誰？」

「我！」

「甚麼事？」

「你自己說甚麼事？太天亮了！趕快起來走！」

「走那裡？」

「上青城！」

「唉！真的要去嗎？別開玩笑！」

這時王也趕到了，一聞之下都有說不出的感覺，到是笑呢？還是罵呢？結果還是袁自己開了門，我們就一湧而入，不由分說把袁就從直走到塌上，才發現他尚未穿衣，只有放他轉去，叫他穿好從速到教員公寓來。李已將包車僱好在街上等，我與王回寢室放好自行車；鎖了門，到李處上車。袁也能及時蹣跚趕到，那時他手提二物事，大家皆未予以注意；直至車子已入南門快出西門的時候，袁忽然說他要轉去放東西，大家問他放什麼？他說放箱子！

「不去就不去！何必借口呢？」王老不高興說。

「的確我拿錯了東西。」

「不管的確不的確，少說廢話，回去吧！」

袁不再開腔了，仍舊隨着我們走。七點鐘才到達西車站，下包車一

看，袁果然帶了兩口大箱子，據他說一口裝的是書，一口是雜東西；服；在半醒的狀態中，經我們的催促，就順手提了兩件東西，直到路上，人清醒一點，才發覺這可笑的錯誤。這時笑雖然在笑，但又不能不對這兩口箱子發愁，這附近沒朋友住家，不能寄放；送回去，時間不允許；最後由我出主意，隨身帶到灌縣去處置。

車站的規則是七時起售票，但直至七時半才開始登記，要登記後，才發登記證，再持登記證購車票，站上到的乘客約有五百來位，大半是各大學學生；小半是商人。登記證只發九十張，因爲只開三輛車到灌，每車只搭三十五人，三十人爲路局售票；五人爲非正式允准司機之外快。當開始發登記證的一霎那，爭往登記之乘客，其喧嚷混亂之情形眞難以比擬，就連跑警報的緊張也趕不上；恐怕只有兩件事可與之伯仲，一是銀行錢莊擠兌，一是災黎乞丐搶粥；在那種情形之下，早把我們嚇得目瞪口呆，怎敢去擠，不得已，只有另想別法，李眼快，看見一個商人在買黑市票，王與袁主張走那一路線，派我去進行。幾經交談，終於弄到四個坐位。這四張票是正式的票，從站上人員手中得來，換言之，不啻從另四位持有登記證的乘客手中把票奪來。因他們去買票時，早已無票可買，這種事是常見的，他們也怪不着我們，縱然不爲我們所奪，也要爲他人奪去的。就拿當天說罷，領了登記證的九十位乘客中，約有五六十位望車興歎。票既購好，心中一塊石，就慢慢落下了。車子要八時半始開，還有一點鐘的空閒，不能不算長，袁守住自己的箱子，我們三人就出去溜躂。

剛走出站門不遠，望見遠遠的有三位光華大學的朋友匆匆的趕來，他們也是打算乘車到灌縣，但他們不是遊青城，而是回家。我迅即予以當頭棒喝，我告訴他們若是要找車票的話，除是再過廿一二小時，可是他們都滿不在乎，笑嘻嘻的，他們說若要他們沒車坐，除非是日從西起；或者是今天大家都走不成，後來走的時候，他們果然坐在我們一車，令人不能不欽佩他們魔高一丈。

話雖說是八時半開車，但直到九時一刻，才有三輛木炭車轆轆而來，大家爭着上了車，我與袁給了司機一點錢，坐了司機台；這位置是多人渴望的，我們坐這輛車，是商車租給路局的，比較其他二輛要好一些；但其汙穢惡臭之狀，亦難形容其梗概，好在凡是上過路的人，都早已熟知，不需我再費辭。我們最後開出，九時四十多分鐘才離站，距第一輛行時已過廿多分，不過開出不到十五里，便先後趕過他們。

同車的人連司機及兩助手，共四十人，回憶昔日路局規則每車十六人，不勝今昔之感。所感爲何？乃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這樣可以節省燃料物力——汽車的折舊與人力——司機，懼的是載重過量，怕車子翻身。乘客中除我們七人是學校中人外，其他的看樣子都是商人；另有二女客；一無賴漢。登程以後，全車寂然；出

站不久，便有嘖嘖之聲；未及五里，四處高談闊論。嘩然如雷。中間有一個人的聲音，越說越大，終致於全車的人都聽他一個人的話。這人就是那無賴漢，他的談鋒很健，莊諧並陳，還起笑聲不止。首先說抽壯丁，他說他很願意去打日本，幾次預備入補充兵團，都被他那新婚七八年的太太阻擋了。於是他大罵他的太太，他說他這一次是「回家別妻」的，他近旁有個麻子好事老就問他若是再遭阻擋呢？他就說學「吳漢殺妻；」兩眉一豎，着實有殺人的勁，也許是怕他眞的那樣做吧，大家沉默不再問他了。歇不上十秒鐘，他的話匣子又打開了，這一下是從他太太是邊地人（四）說起，蠻子的力氣很大，所以他的太太氣力也很大，在家除做女子應做的事外，還要上山劈柴；下河担水。

「那嗎你的掌櫃娘（五）眞好，比我那個兒媳婦都要好些！」麻好事老半挖苦（六）式的稱讚他的太太。

「怎麼不是？像這樣勞苦功高的女子，連你婆婆都要蓋過。」他把便宜佔回來了。

麻先生沒說什麼，漲紅了臉，有苦說不出。

「像這種事，現代化的摩登（七）那一個能做。假如你偏要喊他做，除非是汽車十部，私包車一百部……鈔票百萬不上算（八）我的婆娘（九）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做餓了只有紅苕吃。……」

接着越說越不像話，同車的兩位女客提出抗議，叫司機干涉他，在沒可奈何之情形下，司機友好的勸他停了，這時候他的態度却非常值得欽佩，他立卽閉住了嘴，若是另外換一個人，恐怕免不了一場糾紛。

已是十一點了，還只走了一半路程，乘客們都感到有些無聊。二十分鐘後，有一部份乘客還是勸那無賴漢找些「好話」來說，他似乎也有些不安寂寞，立卽再騁口舌。第一句就是要求大衆，若是他要說出傷雅的話時，提醒他一下，否則他不負任何責任。於是他又從他太太的好膂力說起；瞬卽引出他也是力能扛鼎的，他鄭重聲明說他不自吹自擂，有實證供大家「參考，」（十）他要求大家到成都時到春熙南路大明像館門前看一看他的照片。他的體格是從小就鍊成的，山裡邊（十一）住的人是非有力氣不行的因爲翻了山，民風就較外而爲强悍，一件小事情都非用能武力不解決。他接二連三的說了一件邊地的事件及兩件正在灌縣進行着的事件，都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事。邊地的事在成都報上見過的，灌縣的事則才聽說，同車的人似乎都知道，一些因此我們倒有些担心起來，不要爲旅行而送掉了件命心中盤算着，也就未注意他的話題了。時間也覺得很快的飛逝，散步式的汽車，也好像在開跑步，不覺到了距灌不遠的安德舖。車子停着下客及上燃料，在一家茶舘內瞥見吳，他警告我們到靑城去，沿途要多加小心。在他的職務上，他是應當非常明瞭那一帶情形的，我問他是不是不必去；他

五〇—二六〇

說不是，因爲現在只是餘波未息。

　　十二時半始達灌，因怕趕不上青城，打算在灌停下來，乃雇鷄公車（十二）推行李到離堆公園找旅館。旅館定下了，大家都認爲應當去吃午飯；袁達早餐都未吃，尤其主張最力。我們認爲應找全城最好的餐館；他則以爲遇到第一家飯館就進去。結果他的願望達到，我們的企圖也實現，因爲旅館的右側就是全城著名的飯館。灌縣有一種魚叫作石巴魚，通常——簡直是完全粘附在石壁上生長，是軟骨魚，味甚鮮美，所以我們一入座，就向茶房要這樣菜；但茶房說來晚了，早已售罄。於是胡亂叫了幾樣菜來充飢。袁他們三個等不得，先要了一盤包子；等到菜飯俱到，都吃不下了。算賬出門，恰巧碰見三位袁的同鄉，他們都是在本地做生意的；在地方上很有勢力，約我們到他們公司裡去坐。他們告訴我們要安全還是以上青城爲妙，據他所知，成都來的學生已有七八百人上去了，人一多，總比較好些；同時[illegible]中又爲盜匪所裹足不前之地。王李不願再走，我與袁決[illegible]告，袁的那位同鄉就派人持他的名片向[illegible]照應，結果王李亦同行，二時左右即起身。[illegible]預備由馬家渡過江；經玉堂場中興場[illegible]處，只負担一點隨身換洗的衣物，到[illegible]係卵石，有水的地方不過很仄的[illegible]里的石壩，才能到達渡船地方。河水流得太急，渡船係用鐵鍊繫在岸上，河中從上游至下游築有石堆二三十座，連繫粗壯篾條（十三）一根；渡船上又有竹篾繫在此篾條上，但是活動的，船過江則循此而行。據舟子說是若無此篾條與鐵鍊，則任何木船皆不能渡；否則一隻間船必碰毀，且連破片皆無法看見。縱有此二物，亦不能直接渡過，須下放三四十丈，然後才能撐上到對岸。過河後還須走三四里石壩，始得到彼岸。那石壩間另有一小溪，上建木橋長十二三丈，溪中滿生蓆草，一泓清水，遠望趙公山，恍如置身圖畫中。

　　達彼岸後，以廿元一輛之代價，雇得鷄公車到長生宮。本來在過河之前，晴曇的天已轉趨晦暗，到現在陰霾四佈，頗有落一場大雨才得干休之勢。於是車夫把我們由小徑推，路沿一溪行，溪名蟠；河係由青城最高的大面山附近之飛水岩發源。大面山即趙公山，隋嘉州太守（十四）趙昱與其兄冕隱居此處得名，巖峯巍峨，雲霧時隱；有居灌數年，尚未能一見其全山之形者。該山出虎豹，故人跡罕到。每年積雪之期甚久；故蟠河水冷冽清澈，雖深數尺，但游鱗可數。此溪兩寬約七丈；兩畔淺草如茵，平舖如毯；路旁叢生小竹，綿延里許；其中雜有野刺梅花，（十五）紅白相間；頗足引人入勝；惜無靑天白雲爲襯，自亦減色不少。更奇怪的是，這一段路上，竟未聞一聲鳥音；人煙亦不可見；衆之槍聲時傳，不免驚心動魄。直至玉堂場才使緊張之身心得以少舒。

們主經中興場到長生宮，這夫們堅主從小路，走他們的理由是廿多里一則時間不早，他們還要回玉爲惡徒注意，否則他們不推。沒法只好依從他們，我以解手爲名，下車到麥壠中把攜帶之鈔票使用巧妙之若遇到匪人則可留一點錢作急用。過通裕橋後，車行山麓下茂林中，此處之麥已刈，田間已灌水，眼前低處無障礙之物，心頗安。一路，鳥聲山光水色花香彩英，雜然並陳，耳目實有應接不暇之慨，越走心越放寬，不由得大家說起笑來。

「喂！老郭！你的眼睛動作未？（十六）」袁的意思是問我在攝影否。

「我的眼睛早就未放閃一閃。」我說是沒有。

「你怎麼把這段風景放過了！」

「我並未放過牠，我正在把牠做成活動影片，映入腦中，永遠放映，並且獨自欣賞。」

「未免太自私了點！」

「那嗎你們一定沒有看吧？」

遠處淙淙的水聲，代替了他們的答話，這聲音越來越大，終至於嘩嘩喇喇，有些震耳，並且有密集的雨點打在身上，落在臉上，手上的，有些冰侵。向前一望，山岩突出，沒有什麼。抬頭才看見山巔有一飛瀑，瀉到凸處濺些水沫四散開來，身上落的並非雨點，乃是飛沫。這景色非常清幽，可是一拐灣，更令人心蕩神馳。那飛瀑四叠而下；最後一叠距地約四五丈，正當岩凹，這瀑布早已不是布，而是珠；亮晶晶的無數大珠小珠，一串串的；一堆堆的；落將下來。岩上地上都生着一叢叢的野蘭草，有白色花紫色花淡綠色花；還有硃紅色。瀑布的對面是一片一望無垠的水田，田塍上生有一排排的樹木，間或點綴些茅屋，一縷縷的炊烟，表示農家已在作第二餐（十七）了。

「我又感到肚內起革命了！」袁在灌縣餐館中拼命吃包子，吃得急一點，未吃上幾個就再也吃不下別的東西，所以他鬧餓了。

「當此美景而鬧餓，簡直是俗人。」王罵他。

「那嗎你就住在這裏不走了吧！」我說王

「你不如死在這裏更好」。袁罵王

「等一會兒黑松林跳出李逵，大家死在這兒！」我結束了舌戰。

大家重又提心吊膽起來，因爲又走入樹林中，黑黝黝的，只有小路上一線天光。

過馬家店時，有意從這裏上山，問車夫說從這裏到上清宮有廿多里，小徑難行，不如還是到長生宮上山。於是依舊乘車前行，這一路人家較多，途中有道院一座，行來到不覺寂寞與驚心。片時就到了長生宮，而路程卻有三里。長生宮爲上山大道必經之地，故廟宇甚大，相傳即漢之碧落觀，劉先主時，范寂隱於此，後人以爲范寂

即范長生，考晉書及資治通鑑載范長生於青城山結廬而居從者千餘家。秦隴流民數萬入川，由李流李雄等據成都僭號，以范長生爲國師。時爲晉文康中事，我疑惑長生非寂而爲當時一大世族之族長，否則以一道人何以會從者千餘家呢？固然當時有若干隱逸能招致人民，但皆有政治線索可循。宮觀現爲成都私立蔭唐中學所租；蔭中在山麓分散之處，宿舍寢室分居五里，每日學生來回均用跑步，故大多數學生體格均健。彼等除讀書之外，更蒔花，爲青城增色不少。有新建游泳池一方，長約千米。我們就在路邊下車，池旁小息。這時正是四時半，離天黑盡，還有二小時許，所以未便久停。

行不遠就是青城崖，兩山之間有山澗一道，上建有橋，橋上有亭，就叫赤城閣。側有古文人觀「觀後壁岩丹障千尋，獨立山口，如屏障然。每當氣候空明，天高日晶，烟光落照，紫華蒼靄，夕陽輝灼岩表，燦然雯霞一片，山色人影，」（十八）頗類圖畫。上山並不過橋，也不經建福宮，所以未去參觀，就直接上山了。走不了幾丈路，有亭一座名叫雨亭；亭上陳列有書報雜誌；亭後有一人家，經常供給游客茶水，係蔭唐中學予以費用；並可寄放足踏車。自灌縣至此幾歷三小時，大家都口渴，便借飲一盅，有金大學生二人在此取自行車回蓉，想係早一二日來此者。後在石筍崗亦見到華大醫學生數人，亦係早一日來此者。過此有天生橋勝蹟，去來皆未得見，乃不悉在何所，故未見及，再上去就是遇仙崖，上是謫居崗，前是天倉峯，濃翠迷天，叢綠混眼而已。青城行記載：「淸初有道人入山採藥，時大亂初平，榛莽荒穢，日暝迷路。望岩上隱有燈光，就之。茅屋數椽，見叟三人，告所苦；叟煨芋食之；芋甚巨，啖餘置懷中。與言不答，皆倚壁眠。醒則人舍俱渺，視懷芋乃石也，始驚所遇爲仙云」。這時候恰巧有一乞丐在此討乞，當此僻地，竟自有丐行乞，頗令人詫異。

「喂！大家來拜神仙」！王拿他來開玩笑。

「你一個人拜吧！總還你想死在這裏，不如就跟了他。」袁在報仇。

「我不是神仙，我要錢吃飯」！這乞丐趕快鄭重聲明。

我給了他兩元錢，當時衣袋內只有這麼多，因所有的錢都已藏起了。

跟着就眞的上山了；前此所走的都是山凹小坡，這時方上西蜀第一山。路旁有土一堆，有人說是司馬相如墓，我希望這不是眞的，否則有些大殺風景，風流才子睥睨一世，到頭來只落得如此荒涼，豈不令人煩惱與灰心。好在一轉灣，這一坏土就不見了，因此這念頭也置之腦後。迎面是樹幹樹枝樹皮共同蓋成的亭子，有額題「怡樂窠」兩個懸聯一付：「小憩自然涼，何幸今生來福地」！「登臨莫謂苦，曾當絕頂看太陽」。王謂道士不當用「怡樂」二字，我就問他到這裏爲甚麼？質言之就是說他到此怡樂。李吹毛求疵謂既不熱，何須涼；道途平坦，又何嘗苦；大有「普提本無樹，明鏡亦

非台」之概。我們亦以爲然，那知熱也在後，苦也在後，恨不得找怡樂窠這樣子的地方息一息。

亭前有路二，據將軍箭（十九）記，大路走天師洞十里；小路走上清宮五里。因天色已晚，都主張走小路到上清宮。同時光華大學有學生三人來到，彼等詢一土民，據云走天師洞實爲十五里，大家乃決定同路去上清宮。道上有某公司農場一座，場後即丈人峯，右爲石筍岡，筍在一坡之頂；側又一亭，懸空架設，下臨深澗；站立其上，有浩渺之意。風聲澗聲林聲鳥聲並聞，頗似居於峨山毘盧殿，且有勝過該殿者，即彷彿一伸手就可以摘得對山之花。六個人都立呆了；只有袁餓得發慌，催我們快走。這一下甘盡苦來，路由寬而窄，由斜而陡，起先還有石板作梯，後連石級也無，地又陰濕，寸步難移。正艱困中一土民負物攜一小孩飛步而來，其步速如吾人走平地，須臾即到面前。我們問他走上清宮還有好遠，他說還有三，四里路。那小孩見我們窘態感到奇異，他一面走；一面回頭看；接着他甚至背朝前退走，幾次已步至路旁，彼皆能收足；因路旁就是深澗，失足落下，雖不粉身碎骨，也得成爲肉餅魁；我們又不禁爲這小孩捏一把汗；心中更加一重負担，走起來更覺吃力。同時又回顧自身與旅伴，又覺可憐復可笑；一小孩竟闊邁步如飛，我們這些青年却戰戰兢兢，多時始走得一步，於是更苦。

天色似乎開始昏暗起來，大家着了忙。但路仍像是無窮盡的，都出了滿身汗頭上的汗甚至一顆顆的滴將下來。幾乎弄得筋疲力竭，三五步就須一息；而休息的時間至少須倍於行那三五步的時間，否則連腿也不能抬一下。隨後見到一農家，袁同光大三人去要求住宿，遭了拒絕。再前進到嶺上，有屋三椽，似新建不久者，神像色彩尤鮮明；但四壁洞然，木架上寫滿了行路難的苦狀，畫家關山月等藝術界及文學界人皆有題字，此輩苦況，不知更勝於今日之我們否。袁李及光大三旅伴都主張在此席地而宿，因都備有油布毛毯等物，結果發現屋後小溪中有蛇數十條，而不敢留此。在嶺上行走數十步，即見近山有一大觀，從外貌看來，知是上清宮，大家還才放了心。看錶近五時半，距黃昏還有一小時。衆之嶺上可以遠眺澗縣；路旁臨深崖，但修竹夾道，自能安心覽矚，都主留此片時恢復疲勞。袁仍作梗，不得已又走。對山的上清宮逐漸的接近我們，我們的心也逐漸的接近快樂；但不幸得很，快樂忽然飛逝了，上清宮也與我們大大的間隔開來。袁幾乎昏倒了，我們也自悔不該自討苦吃，原來兩山之間還有一個更險峻的山凹待行。

六時半抵達上清宮，算來五里路走了一百多分鐘，而最後這一里山凹就花去了一半時間。雖是歷盡「人間」艱難困苦，但這時却到了福地。可是事偏有湊巧，道士拒絕我們住宿，他說遊客已有七八百，房牀雖有空，但無被蓋，勸我們趁黃昏到天師洞。我們問他天師洞有多少遠，他說半里平路，我們就拿了行李走。出觀門得

見王一女學生，說天師洞還有十來里，這好比一瓢冰冷的水，從頭頂直淋至脚跟。

「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我不由得唸出這兩句諺語。

「老郭！你還是用一貫之攻勢吧！」

這一下提醒我，我着先前那道士，順手於黑暗中塞了一張新鈔票在他手中，他連看也未看就笑逐顏開的設想辦法。我就叫王李跟着他去搬舖蓋，回頭又如法向另一道士弄到六碗菜與一大甑飯，連自己帶的罐頭，七人飽餐一頓，每人各吃五六大碗白飯。讀者也許猜我這一次必定花了好幾百元才弄到食宿，就是當時那兩個道士也是這麼想，但是後來他們一定暗中罵了我，因為吃飯後，他們兩人都怒目視我，大有生食我之概。你道是什麼原故？我取出給他們看的鈔票是兩百元一張的鈔票，可是給他們的却是嶄新的一元券，在暗中塞在他們的手裏，自然看不見，派人與他們同路取東西者，使他們不能取出看一看也。

房間內共有三架床，光大三人自願共住一架，被蓋二條；王李住一架，被蓋三條；袁與我住一架，被蓋一條，我與袁各帶來毛毯一條，另綿毯一條，油布一張，故分被蓋一條與王李。佈置停當，到飯堂處飲特產毛梨酒，七人皆不喜飲，合叫四兩，尚餘一半。談笑間，見着友人不少，有的光大學生；有些是華西壩上的同學；有些是王的學生，還有幾位女的是袁的同鄉，他們要加入我們的隊伍，我們婉言謝絕了。於是人慢慢的聚集很多，由我們作東請大家吃毛梨酒，結果算來酒共四斤，皮蛋鹽蛋六十多個，花生米亦是四斤；其中自然連道士「吃雷」（二十）在內，但賓主之歡情，却非這幾個數目數得盡。

七八百旅客中，有三四百人是成都九大學部份同學組織的同學會集團而來，他們要在九時後舉行營火會，主席是我的一位小學級友，他徵得大家的同意請我參加，並代擬謎數幀。我答應了他們；並建議他們歡迎所有在此地之旅客及道士參加，他們有不豫之色，而我這一提議確屬正大，又不好拒絕，只得勉強邀請大家參加。也許是他們對客人不大感興趣，因此客人也對主人不生興趣，悄悄的都離開了；我也循例溜走，依然喝毛梨酒。

「真不像話，請客這樣的請法！」

「這又是什麼鬼」？

這兩類語句，響遍了每一角落。我是勸主人請客的，假如不設法止住怨言，恐怕弄出不好的結局，所以想法子使大家把氣化了。

「諸位有去過峨山的嗎」？

「有！」「有！」「有！」

「在金頂佛光出現前，有一種鳥鳴的聲音是什麼？」

「佛現了！佛現了！」

「那個和尙又告訴你什麼話？」

「不可說！不可說！」

「既是不可說，你們又何必再說呢！」

一笑而散，回房就寢。

我們住這一帶房間的樓上，就是該同學會的住所，直至夜一時後，仍舊彈琴清歌，笑語喧嘩。旅客們大罵亦不果改。最令人不快的是，我們頭頂上是舞場，步履雜踏，直至東方發白。我是一夜未曾入睡；夜半曾聞虎嘯，告諸同伴，都不相信。

晨五時許，道士催起，旅伴驚醒起床；我則只是起床，並未驚醒。這宮觀設備簡陋，盥洗解便皆不方便。男女廁所在一處，可以互相清楚的看見。於是旅客相約，劃分時間舉行；因後來者多，只能如儀而退。道士隨即索房費餐費。這早晨一餐，泡菜一盤，紅飯一甑而已；煮飯之水未濾清，故飯成紅色。此即道士之哲學，錢一到手，諸事大吉。飯後天有雨意，未便即時就走，借這空時，將上清宮探視一番。與地紀勝「高台山在丈人祠之西，晉立上清宮於上。」前蜀王衍曾遊此，令宮人衣服皆畫雲霞，珠翠夾道，飄然若仙，衍作有甘州曲描繪那情形。自唐宋以還，文士詠之者甚多。但這宮觀已非昔時可比，一派衰落氣象，與道士之小家氣，恰成對比。觀門外在大興土木，據云是建一新門，所用石材及基礎皆甚巨大，顯然是要建成一宏偉的門；但破敗的觀恐不足配此門罷？就如這觀內的道士不配居住這福地一樣。官內古蹟頗多，右有鴛鴦井，左有麻姑池，池側有張大千麻姑像石刻。井爲三眼相連，深闊各數尺；係泉水，兩井水常保持平衡，互爲深淺。據云其得名係根據十國春秋：「徐耕生二女，有國色，蜀主王建俱納之。次生衍；長生彭。及王衍嗣位，次冊爲順聖太后；長爲翊聖太妃。」姊妹嘗同遊青城，於是井記鴛鴦。此說不甚通，姊妹從無稱鴛鴦之故實。又有說是花蕊夫人事，因古人有詠伊事詩句：「鴛鴦並命情原好，蝴蝶雙飛步易驚，」假如此說合理，我提議改作蝴蝶井。凡是一個勝地，總要去假造些古蹟，附會故實，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長處。

九時許，晴霽。大家出發登第一峯。第一峯在上清宮後，爲宮私產，有圍牆，故必從宮內始能上去。先經一坪，叫玉皇坪；種茶樹數十本，盡皆禿禿，無芽與葉，想是道士圖利，採摘盡了。青城茶甚好，但不宜焙製，只宜陰乾，用以冲水，水色深綠，一股清香撲鼻，又只能飲廿分鐘之久，過此則味敗，上昇約二三十丈，兩旁杉樹生岩際，中僅一寬約四尺之石級，行時須小心，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盡頭處有一亭名觀日亭，有聯「試從平旦時觀我，直到最高處昂頭。」由此下視上清宮，在足下低處矣。亭之斜對面有一三尺寬之石級可登，數十步到□□亭。再行二百步便達呼應台，台在山尖，並向外伸出，爲旅客可到之最高峯。下視青城羣峯，如兒孫羅列；丈人諸峯則如城堵，一片青翠，就是青城得名的來由。向後一望，大面山猶在天際，自

滿之餘，又不覺自身之低下大面山之後又有雪山皚皚，不禁又自嘅。此所謂「別人騎大馬，我獨騎驢子；回顧担柴漢，心上較些子。」這種思想固然有些自視卑賤，但我們歷觀古往今來不知多少大小事件都是爲爭高鬭勝而起。設若我們今天不干居於大面山下，而去登大面山，縱不爲虎豹所噬，亦未失足而墜，幸而達頂；則大雪山又在吾人高處。如此不斷的登高，終必埋身永住峯雪裡，毫無所得。譙之推告戒他的兒孫作官，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便是佳處。此理甚高，正如我們今天登呼應台一樣，也是恰到好處。此台所在，乃山尖之一磐石，亭又向前伸出，故憑欄下視，靑綠迷離，深不可測；四周眺望，雲海茫茫，更無見涯際。若儕輩中互無烟火氣，則不知今身在人世間矣。王素號胆壯。欲攀樹下瞰。

「算了吧！不要開玩笑！」

「那又何必呢!?」

「還是想死」袁還忘不了報仇。

大家都勸他，結果他仍奮攀下五六尺，樹上生有靑苔，手抓不住險些失手，他才知難而退。

「能自判命者能殺人」我想起了蘇東坡說章子厚的話，隨口說了出來。

「好不自量!」王的意思是說我自比東坡。

「難道你又能比章惇?」

「還是我自不量力」袁又得到一次報復機會。

這時下面上來一道士，他對我們說呼應台的由來是黃帝及甯封眞人相互呼應之地。李向來有錢玄同第二之美名，劈頭就罵道士胡說，道士堅持論點，於是發生舌戰一場，看看越鬧越激烈，面紅耳赤，大有不打一架不能罷休之概。我先是攻擊道士的，忽然計上心來，把話鋒煞了，幫助道士力爭。

「你怎麼倒戈了！」

「我覺得他的理由對！」

「有什麼理由?」

「事實可以證明，譬如我是甯封，那些山谷是黃帝等。」於是我長嘯一聲，群山皆響，方相傳應，歷一分多鐘。大家都試了一次，莫不皆然。我向來以聲音洪亮爲友輩所稱，所以他們要我施展平生本領大嘯一聲。這一聲可叫得好，頃刻山谷中風生雲湧，昇滿空際，密雨遽來，急忙奔避下嶺，回到觀中不久，又是赤日耀空。

昨夜留在上淸宮的旅客都已走完了，我們也決定動身去天師洞。上淸宮海拔比天師洞高，我們是下行，下行自比上行爲省力。而且又是大路，一路行來，迅速得很。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就是張獻忠殺人碑；獻忠在川施行恐怖政策，殺人至多；他在四川留下遺蹟很不少，每一處都與殺人有關。此碑實爲一石嶺，長約三五丈，突出山岩上，生有翠柏數株，非縋索不能到，故知非眞爲獻忠殺人之地。

而且彼是否到過青城又屬疑問道藏輯要實集卷十青城山記會載有內江王避地山中之事，又謂係避獻逆之亂，可證張獻忠似未到青城山。再走有登仙石及清城山三字摩岩，蝦子礄諸勝。這一路一邊錄山；一邊臨岩；林木蓊鬱，「福地」二字真够得上。清城山三字崖就是丈人山南崖，字跡已湮沒，但尚可隱隱見得。「清」字不作「青」字。考青城山本作清城山，至唐開元十八年才由明皇敕作青城山；此崖字作「清，」可知或係唐開元初年以前古人所書。當峯回路轉之處，就是首峯亭，這地方是青城山的商標，黃雲鵠在岩上題上大大的「青城第一峯」五字，側邊又有「天下第五洞天」摩岩。每逢到青城山來的人，差不多都要在此留戀一下；並且攝一張紀念照，一般人的意思到青城而不在此留影，簡直等於未到青城。自然那些認照像一次要少活三年的鄉巴佬，不在此例。一隊西康上的旅行隊打從天師洞到上清宮過此，內面有好些是熟人，他們問我昨天上山，有多少收獲——攝影。我回答他們是只有苦而已，他們要我解釋，我又說救死不暇，遑論攝影，丈二金身，他們依然摸不着頭腦。

離開青城第一峯，幾拐灣，到一三叉路口，一條路與翻過山脊；一條係由來路直走，路面比較完整。在不遠之處，又有一座餘燼未滅的農家，我們就順着路走去看看。這茅舍雖尚在燃，但已無人；且昇場之房架中，並無什物；土內之作物亦連根扒起；大約是農人自行遷走，並縱火焚去其房，以免被人利用的原故吧？由此可見民間道德心衰落之一般。降至山谷中，又需上另一山坡，那山脊叫青龍崗，林木蕭森，遍地陰濕，石板路面，至此中斷。行泥地，其爲粘滑，好在路並不陡峻，所以改着草鞋後，到有些邁步如飛了。談笑中迷了路，七匹無羈的奔馬，好似突然從曠野光明中投入黑暗的森林荆棘中一樣，只有迷惘與疑惑，由馳騁興奮裡安靜下來，好在看見對山之腰有座很大的寺觀從樹林隱約的現出來。據平時所知青城山上只有兩座較大的廟宇——上清宮與天師洞，所以直覺判斷這就是天師洞。目的地既已望見，自然有一個正確的方向可循，於是不管是大路或小徑就順着走去。路越來越險峻，再下去顯然是更惡劣了，大家止步不前，長嘯待援。等了不及五六分鐘，有兩個採藥的人走來，他告訴我們要到天師洞，還是只有下去，這裏沒有第二條路可通，否則回頭走回青城第一峯再翻歧路山脊經祖師殿上天梯，往返有三四十里。所以我們只有硬着頭皮直下。山坡間有一小段路舖有石板，但已破碎，苔蘚叢生，至少亦有幾十年無人走過。但這上面却有許多新的爪跡，有些像狗蹄，但巨大有爪，我認爲是昨夜咆哮老虎遺下來的，他們似乎有點相信了。

愈走更艱難，地面上已不復見到路跡，斜度大增，以致我們背轉身來，匍匐而下。其情形與昨日過石笋崗以上山嶺，所苦者只是上下之別；可是下尤足使人戰慄，一失手或一失足，就只有像瀑布

一般，倘摔下去，上爬則不然，一失手或一失足，只是跌一交而已。於是大家警惕着，扶持着，一步一挨的爬。讓不平的石塊撞痛了全身；泥土沾污了衣褲並不啻去許多鈕扣；手與膝頭都擦破出血；這苦況萬端的梗阻又似無涯似的。一尺，一尺又一尺，永沒像是下降不到底的。

可憐得很，到了半山，一團微弱的希望又化爲雲散。我們下降到一個磐石上，再也不能下去了。除非躍下丈把高才能着地，而下面也是陡坡，勢必站不住；站不住則直滾而下，雖不粉身碎骨，亦無生理。因此只好停下來想辦法，好在沒人主張走回頭路，一心一意的想設法下去。人一多，法子也就很快的想出。我們不是帶得有毯子嗎？就用它們連接起來，結合處再用襯衣等物紮緊，一頭綁在樹上，用的是布毯，準備犧牲的。人就緣此而下，可是下面是不是能到天師洞或再有更大的梗阻却值得知道的；因爲到那時會下既不可，上亦不能。要解決這問題只有對山的「誠實」人才能做到。但對山亦似無路跡；只有山梁的角上有一亭，只能見到亭尖與亭外之路，倘亭上若是有人，則我們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他們就搶我們，先問了幾聲，都沒回話。

「亭子上有人沒有？」我大聲疾呼。

「有！」一個尖銳的答語。

「亭子叫什麼名字？」

「問道亭！」這三字辨別出是女子的聲音。

「我們現在被困在對山山半，請你看一看，我們要求助於你們。」

「好！」亭子外的樹枝在動。「看見了！」因爲我們用電筒照射。

「請看我們下面是否再有懸岩？」

「這是與我們七人生命有關的事，請勿玩笑！」半天沒回話，我補上兩句。

「誰開玩笑，我們在看。」一會再說：「下去是滑坡，只是有山洞，有很多石條橫着。」

「謝謝你！」

「小心！」幾個人聲在囑付。

隱隱的從樹林中見到幾個人從亭中上路，有一個是穿紅的；兩個穿綠的——淺綠的；一霎眼間又沒於綠色叢中去了；間或迷離的從樹隙中透露一點紅色來，好是一朵花，但立時又不見了；如是顯了幾顯，也就再不能望見。目送她們去後，我們也就動手將毯索準備停當。黃身體較輕，他先試，但人太矮，不易用足勾住下面的樹枝，把他依舊拖上來。於是我下去，接着大家都下去了，最後下去的是光大旅伴之一——後來才知道他也姓郭；他下來時比較危險，上面沒人照料，毯索有點擺動，自然人也有點暈眩。下降到斜坡上，隔

天師洞已不及一里路程，身心一番緊張之後，大家坐下來休息不禁勾起幾縷思潮；終極我想到，黃帝在此問道，我也是問道；他問的是出世之道，而我問的却是入世之道；他是厭棄了人間而想上達天堂，我們却是願望到達人世；兩者雖不同，終歸同屬烏有。目前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在做着超脫人世的迷夢，他們犧牲大我而放棄對大我服務的權利；他們逃避現實；這種行爲實爲不當，如像一般庸俗的和尚道士牧師教士尼姑和居士，一天只在禱告求昇天堂，姑不論他們是否掛羊頭賣狗肉，別有用心，總之他們的理論是錯誤了的。耶穌說我與你同在，並不是他隨時都在你的身邊；你想吃飯，他就與你端來；你想上天，他就叫大彼得把天堂之門給你打開。大家唸佛，觀世音也不會化無量數身與你們同在。我們須知宗教並不能指示上天之路；只是指示你迷津。你能渡過迷津，自然就到了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就是天堂；天堂也就在人間；地獄也在人間；我們所處的地位，是人間的一個小島；其他兩個小島則在我們的兩側，它們就是天堂和地獄。我們的目標是想到天堂，但設若方向錯誤的話，很容易去到地獄的。同時目力也不易於辨認，這兩個島是奇幻的，天堂島外形平淡，但島上風光無窮，有點像溫帶地方一樣。地獄島則五色斑爛，但一上去則會發現這色彩是寒冷的冰山；是風暴時興的熱帶。更且一切宗教的教義都未見有勸人遁世的地方——至少主旨是這樣；也不見叫信徒把經典時時唸來消災的。大目犍連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創世紀中上帝叫亞伯拉罕家族不斷的前進，創造新的境地；就是有不可克服的障礙，也要衝破。張天師也下凡爲人家驅鬼，這那是逃世的人生觀。又如穆罕一手持劍；一手持可蘭經；是逃世嗎？老子主張無爲而治，無爲而治是治，不是不治，這也是逃世嗎？更不用說儒墨法等哲家思想。這我們不但已知宗教家不當逃世，哲家亦復如是的。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不是色即是空，空亦是空。質言之，即色空俱存，而且混爲一體。如人世包容天堂地獄，天堂與地獄合成人世。上天堂並不是超脫人世，入地獄也不是離開人世。空色就是天堂與地獄，它們都不是一種景地，而是一種境界；用簡單兩個字說明，即善與惡。爲善就是空，就是登天堂；上帝耶穌穆聖佛如來孔老墨諸子皆與你同在。爲惡就是色，就是打入地獄，上帝等皆背棄你。因之問道入世並不可羞與可怨，反之行惡才是可恥。

到達天師洞後，已筋疲力竭。這裏的道士比上清宮的好一些，一派笑臉迎人，雖過了午飯時節，亦爲我們安排麫食等物。臥房也潔淨得很，放停當了行李，大家假寐片刻。醒來已是五時，由兩位道士陪我們去遊覽觀內形勝，此時正是杜鵑牡丹盛開之時。成都則早已凋零盡了。回憶前在峨山金頂見遍山杜鵑及五月（農曆）蓓蕾之牡丹，則又覺此地的早。氣候之影響生物，實爲至大。牡丹之大小亦不同，峨山者如成都之芍藥；而成都之牡丹與此地者較，又

〇。

杜鵑則峨山遍山連綿數十萬株，株株相接，互為勾

是小巫見大巫了，

毯，高不過二尺，橫舖每株可及十數方尺，無人珍視；成都與青城則

不然，大概一家不過數十株而已，高者可及三五尺，

以葉為盛；青城者則多紫色花以花為

橫舖山無蘭；青城有野蘭，不香；成都則

期三號　書石，即青峨遊記所

第1卷　多，有拓片

肪師之自書詩為個中翹楚，其詞甚長，不便錄。出林先生

自刻集子，到處皆易購得，讀者頗易看見此詩。觀中天井側有銀杏一株，大四五圍，高十丈，枝幹皆下垂然後向上生，大幹有下垂丈許者，新枝亦然，可斷為非人工造作，枝間且有似石鐘乳及氣根狀物倒垂，長短參差，奇趣可愛。又有歧莖欆在天師洞之前，高數丈，於下至上三分之二處由一莖分歧為二，欆櫚分歧在我生平為創見。道士說是張天師所手植，我問他是那一代天師，他遲疑了半晌說是第一代，張陵，去今二千年，此欆高度不類，遂一笑置之。觀後山崖間奇卉尤多。我最欣賞一種叫重樓的草花。是長條狀地下莖；鬚根；莖上只一獨枝葉，葉片三出至七出不等，團聚；中央再生一枝，長度與莖至葉片距離那枝的比為三比一，頂端即花；花瓣之形狀與葉全同，色澤較淺；瓣上有長鬚，中央有黃色絨毛，及退化之雄蕊，雄蕊亦黃色；雌蕊則為紅色在絨毛之中央；雄蕊之條數及雌蕊之稜角皆與葉片數目相同，亦即與花瓣數目相等；通常皆高出地表之四尺，迎風飄舞，轉如車輪。青城山最有名的花卻不是這些，而是樹本牡丹，本來牡丹皆是木本中之灌木類，而此種牡丹則是高可及丈的樹子，故特名之為樹本以示區別。我非植物學家，不敢亂撰名詞，特此聲明。此樹本牡丹之葉有點像六蛾戲珠（廿一）之葉，其角綫又似木槿，我們未看到花，當時忘記問道士，何時是佳期？唐人錢舜舉詩云「三…上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鬥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卻在青城古…前」。此乃指丈人觀之大小將軍樹也，大將軍高十丈，小將軍高五丈，皆牡丹也。

洞在觀後，其實天師洞之名本限此洞，而觀名是常道。洞在半岩，憑空架樓，洞前有一泥塑天師像；洞中黑黝黝的洞口徑約為三四尺，不類人居處之地，亦不似虎豹窟；若非昔日海水冲刷之洞，便當是崖墓之類，並無奇異之處。

觀後左側有三石叠立，甚巨，中有石縫拾級可下；下即到另一面。此石名除魔石，相傳天師「斬草除瀰創設條教，祛殄木魅山魈」於此，劈石以戒，旁有一小澗，跳磴而過，有一小亭峙一潭側，亭名聽寒；此澗名海棠溪，潭名洗心池，居亭中四面皆是碧岩萬仞，或樓臺參差甚陰濕，對面便是一飛瀑，恍似琴韻，但雨後始有此眼耳之福；平時不得見聞，觀南又有六時泉，亦自對崖下滴，每日六時各一次，呂汲公詩：「崖暉萬古照，泉漏六時飛」即指此。但我們在這裏住

了一口，從未見有點水滴下。觀右側有白雲溪，亦憑空架樓下臨深壑，道士說時時有白雲起其中向外流蕩，所以叫作白雲溪。是日我們只見有綠叢如雲未覩美景爲恨，對崖有二人形，一道士說是天生；一道士說是人畫；兩說皆缺乏可能性。道藏有「白雲溪在清都觀前，林巒蓊鬱，碧峰插青；時有烟雲飛布，莫測淺深。宋張愈隱於此，文彥博治蜀時，購地以贈之」。不知是否即此地。

當夜一宿無話，只商定次日去金鞭崖。

第二天早上都睡懶覺，直至紅日高照，猶自未起。道士云是會來呼過，也未曾聽得。結果起床時，飯早已吃過，道士說是只能煮冰糖蛋或掛麵。大家同意吃蛋，各吃了兩大碗共四個。正午由李道士陪去金鞭岩。先到朝陽菴去憑弔程之軒先生之朝陽精舍；程先生曾任華西大學教務長及中文系主任，王李都是他的學生。抗戰前赴五台祇幾，戰爭延及山西時歸來，隱居此處。前年春間在成都圓寂。人逝屋空，遙憶當年桃李盛事，不免辛酸一番；王係程先生得意門生，特別哭了一場。菴北爲祖師殿，菴前爲黑虎堂，有虎圈等勝蹟；金鞭崖在菴側，天倉峯下，乾元宮上，路途甚險。竹篾舖地；聞此地因僻靜，故爲盜匪窩藏之所。旅客前往，輒遭洗刼。好在我們並未遇到，路在山根，兩旁爲壁女之岩，岩畔有洞，道藏謂爲「約廣數尺，中有物若金篋者三，二直一橫，光彩射目，晴霽望之，一一可數。昔人謂天倉諸峰，神仙以爲庫藏異寶之所」。這一下李王像似動了貪財的念頭，堅持要去一看詳細，袁道士同我則以生命爲重，不願隨去。據道士云那洞還在前面半里許，路更窄，人多股慄難行，且須攀籐援葛而下。王李換了草鞋，各持一籐杖，決定要走了。

「我提議爲他們臨別贈言。」袁說：「我首先祝福你們得到珍寶，但沒法上來！」頭一句是對我們說；第二句是贈言。

「我祝你們得道」！李道士也說了一句：不知他是說得到耶，還是說得道與跌倒。

光華三位旅伴也齊說了一聲「平安！」

「金鞭崖有兩鞭（邊；）王得到一鞭（跌倒一邊）李得到一鞭（跌倒一邊。）」我最後祝福他們。

他二人出發後，我們便掉頭回天師洞，因爲早已算定他們不能同返，他們定比我們早達福地！

寇道士晤談，道士曾任東北大學教授，斑髮童顏，頗有一番神仙氣概，我與他談了幾個題目，都是格格不入，他是出世主義者，我卻抱的入世觀；他對他過去的歷史有興趣，我對我將來的歷史有興趣。

吃過午飯，天有些陰沉沉的，不知那兒來的雲塊，把青天蔽着了。王李還未見轉來，都替他們躭心，恐怕一下雨，他們的路更難走，說不定眞要飛昇了。可是雨終未曾降下，我們乃再往白雲溪看讀書台，讀書台爲唐朴光庭讀書處，光庭嘗讀書，工辭翰，屢舉不中；入

五〇一二七二

天台山爲道士;後來青城在蜀中作有小說多篇,傳聞一時。虯髯客傳最爲膾炙人口。舊五代史稱唐僖宗幸蜀賜杜號廣成先生,疑即後之俗人謂爲廣成子者,遂附會若干神話故事。青城山中關於此類故事甚多,有心人大可久作二三年,搜採傳聞,不難作成數十萬言之專書一冊。亭側即祖師殿,有軒皇頂諸勝,望天倉峰雄峙天半;金鞭岩即在亭後。吾人正縈念王李,間見他們正在觀中吃掛麵;我們連呼「打鬼!打鬼!」把道士們嚇了大跳,於是我們又撫掌大笑,相偕而去;又把道士們弄入五里霧中,頗有封神傳中仙人行爲之概。信步去問道亭一弔昨日「艷蹟」,亭在天倉峰東北,孤峙山畔,憑欄外矚,空曠絕垠;低頭一望,煙嵐橫亘,羅列目前;再向亭底看看,又不禁有些胆怯。亭子內除了一些花生殼之外,別無所見,不知是否昨日告路者所遺;當此不免有些悵然,不忍在那裏多留,釋詩事橋回天師洞。

晚來無事,王始告我們他們去金鞭岩之經過,他們僅僅走到洞上山脊,不敢攀下,伏地伸頭下瞰,果有物亮晶晶的,不悉什麼物事;並且不只三五根,只見閃光甚多。據我的推想或許是石英之類的礦物露出地面者,如峨山的「亮光石」。八時天已澄清,繁星在空,第二晨早要去看日出,所以沒有多說話,便整頓安寢了。

五時就起床,山上的清晨像要早一點到來,已是東方露白的時候了。天空曉星閃爍,給我們帶來好消息。觀內還有好些遊客同去,吃了道士送來的黃鷄蛋,順手拿起陳報一看,上面載着英援華會義賣物品救濟中國難民,物品中特別提出鷄蛋一項,下加按語:「目前已是奢侈品」。英德人民每週始得一枚之奢侈品,在我們國家却無含(廿二)稀奇了。就是在這常道觀內只要你肯多花錢,千萬個也不難得到。物產的豐富,是我們値得詩謳於世界的;同時也是我們勝利的王牌。匆匆趕到朝陽洞,洞在混元頂北,須經上天梯始能到達。上天梯約二三百級,與地面成十度直角,故雖有完整之石梯可登仍不免動步遲鈍。洞爲寧封棲眞處,有堂殿依岸,可容百人。四周是綠色世界。我們到時,東方已呈現魚肚白。有幾條黑雲散在上面;慢慢的,那幾條雲的腹部各抹上了一筆紅;先由紫紅橘紅而橙紅。接近地平線的天邊也有點黑紅,中天也由灰白色變爲藍灰色;由淺而深,終於成了蔚藍。是時東方已染就一片猩紅。雲依舊是橙紅;可是在牠們的下面,湧出了一點紅的東西,漸漸上昇,呵!原來是一團火球;一個紅色的圓盤;這就大家的鵠的——她在衆目中嫋嫋的現身出來;她把山峰林木全映成紅紫;頓覺氣象萬千,與前不同。可是好景不常,當朝曦逐步上昇的時節,輕霧也隨之上昇,不到十分鐘,則已化成銀世界;更昏沉了起來,一堆堆的黑雲,滿佈了天空。我們一行七人決定立時下山,以免爲雨所困。緣青城地陰濕,地上苔蘚繁生,一落雨便滑得很,走起來費力;同時川西之雨,每將必數日。急忙回到觀中取了衣物,結算清食宿各費便走;道士們

留吃早飯，亦未應允。一口氣衝下三四里，雨尙未落，乃住脚回頭對天師洞諸勝作最後一瞥，不回頭猶自可，猶回頭時見山崖刻有遇仙岩三字，這下知道日前上山時所經那遇仙岩乃是贋品；假的東西亦有贋品，不免生啼笑皆非之感。再尋思現社會上虛假事物之多，及此項虛假事物之贋品更多，又不免爲此世紀之人類懼。

走到山麓，飢腸轆轆，在蔭唐中學對面有一家售凉麵的，七人不約而同的擁將進去；各呼二碗。因恐有微生物寄居凉麵之上，各人大量的放些辣椒及大蒜在內，以爲可除病菌。結果辣得汗流浹背，此倒霉主意不知當時爲何人所主張。附近無茶可喝，不得已各喝一小碗醋才好了一點。長生宮無鷄公車可雇，只有拖着幾天來疲乏的足，跛着慢步進行。快到中興場口，雨驟然落將下來，七人中只有我携來雨傘一把，袁有草笠一頂；除我二人外，都淸滿一身甘霖；不過我們的笠傘皆小，褲上亦分潤幾點。在中興場茶舘內雇得車子，忽然人衆驚惶起來，說是上場口外里把路的馬路上，有一個紳糧（廿三）被刼了！上場口就是我們回灌必經之路，免不了大家躊躇猶豫。後來仍决定前行，因覺到匪刼人後定不敢在該地久留的。休息一會等雨住了，依然前進。在中興場到玉堂場十餘里的道上，沿途都有三五成群的人，穿着長衫或軍服；持着長槍及短槍；散在馬路上，向中興場方向行走。約一二里便逢一隊，每逢他們就詢闕推車的人幾句話，用的是方言，不大明瞭，不過是「何處來?」「何處去?」一套例話便了。很平安的就回到灌縣。

我們又在灌縣玩了兩天（另有遊記），已超過春假的期限，王李皆任教職，不能不回去了；便忍痛與玉壘分別。靈岩也未去成。午正十二時登車，恰巧坐着來時那輛車，我仍坐司機台，車中除司機二人及我們七人爲漢人外，皆爲戎民。據稱係黑水頭人蘇永和的部屬，到成都重慶售麝香及貢獻銀元的；有漢化番民一人爲他們作通事。彼等見有飛機從車旁頂上掠過時，必怪叫，蓋彼等只見過一次飛機，係昔年×軍過川邊時曾引誘他們作亂，從爲飛機炸服；今日見之，猶有些懼態。過安德舖時。對面幾輛軍用汽車橫衝直撞而來，我們的車子來不及退讓，司機乃將車開下路旁麥田；而我們車後有一輛板車共車夫三人，經此四輛軍車輾成肉醬矣。此事不知是否仍如若干事例完全陰消（廿四）。我們的車子到很迅速的又從麥田中爬起，重上大道。但禍不單行，正討論那些軍車的過失中，車頭忽發出巨響，原來正碰在一壓路石碾上；但這石碾並不是我們的對頭，相反的牠乃是我們的恩人，若無牠的阻攔，順着斜坡，我們已墜入洶濤惡浪的毗河作波臣矣。

汽車要開到武成門外去修理，所以回到成都西站時，「司機先生」願意把我們送到城中。王他們主張開到走馬街吃飯，我主張到春熙南路；他們堅持不允，我說我有一件要事，他們才勉强答應了。走馬街與春熙南路相距只一十字街口，他們也落得做人情。

五〇一二七四

走到一家照像館的前面，我們下了車，迎面看見的是這家像館的玻匣內，正中貼上一張八寸半身赤祼祼的人像。

卅二年四月廿九、卅、青城，五月二日灌縣，五日夜成都記

附註：（一）名堂——卽花樣，方式，各式各樣的意思。成都話。

（二）華西壩流行的「社會人士」，指社會系畢業的人，有點諷刺，相當於世故很深——老奸巨滑。

（三）綿人——行爲遲緩的人。成都話。

（四）邊地人——指昔日「川邊」地帶之人，卽今松理茂及川西會屬屏成一帶人，通常指戎民，玀玀等等漢化番民及居住各該地之漢人。

（五）掌櫃娘——老闆娘。川西北語。

（六）挖苦——冷嘲暗駡。川語。

（七）摩登——時髦女郎，在都腐有輕侮味。

（八）不上算——不合算。兩不相抵或看輕某種東西之意；還常常作槪者用，如成都金子要八千元一兩，我頗住鈔票不上算買他幾兩囤住……不上算是成語。

（九）婆娘——妻子。

（十）「參考」——此公所謂參考，當此「證明」二字，在其他地方讀其他人口中尙未聞有此等用法，不知是否靑城山後流行者。

（十一）山裏邊——指灌縣以西漢戎雜處之地。

（十二）雞公車——川西壩之一種乘人獨輪小車。

（十三）篾籬——竹籬。

（十四）嘉州——今樂山（嘉定）。

（十五）野刺玫花——野生月季之屬。

（十六）他們的意思是指我的照像機。

（十七）第二餐——川西貧民不吃三餐，只二餐：第一餐在上午八時左右，二餐爲午後三時許，晚來吃麵食雜物。

（十八）引用道藏靑城山紀語，

（十九）將軍箭——指路碑。

（廿）吃晌——中飽。

（廿一）六蛾戲珠——成都之一種花名，甚爲人珍覩；其狀爲一大圓，外圍爲六枚似白蛾之花，中央爲百餘顆圓圓的白色或淺黃色小花，小得像一種珠子。

（廿二）無舍——卽沒有什麼。舍字爲成都人口音，卽一般所謂「啥子」「孫子」。「啥」「啄」正應作「舍」，此種口音唐代甚流行。

（廿三）紳糧——地主；有和藹及怕事之含義。

（廿四）陰消——連提也不提的「算了」

騰衝小食譜

李俊輔

秋意無痕，涼生天末，不禁引起了「蓴鱸風起」的感想。滇西邊城——騰衝的龍江，產有一種鯉魚，大的重可三五斤，這幾天正是上市的時候。此種魚肉多而極鮮嫩，魚唇尤佳，無論清燉紅燒，或用其他的方法去烹調牠，都是肥美可口的。可惜此魚自供人們饕餮以來，從未替牠取上一個好聽些的名稱。因為牠產自急流，需要抵抗，鼻端上起了一些類似岩漿的灰白色結核，當地人就以「癩鼻子魚」名之。我以為這是魚中的上品，實有錫牠以佳名的必要。

邊城海錯，除了上述的鯉魚而外，當然要推蝦子了。雨季一至，大盈江裏有種名貴的龍蝦出現，大如蠶豆，柔嫩無骨，烹之則呈橘紅色。食法用鷄蛋和麵粉油煎乾食，或用鷄絲火腿湯烹食，均極鮮美。據說此種蝦子，雖產盈江，但疊水河瀑布的上流，是絕對沒有的。

白菓——一名銀杏，是含有滋養性的菓實。但一般的白菓在吃的時候，須得剔去菓心，否則是含有苦味的。騰衝產的白菓，其特點是去殼與皮便可以吃，而且是比較清香柔嫩。食法燉肉炒肉，或用冰糖水煮均可。最簡便的，是連殼帶皮烘焙熱吃，如同吃炒栗子一般。

棕櫚的花苞，在別的地方頗不聞可供食用，獨騰衝的棕苞，是最有名的。當棕櫚初放花時，剝去嫩皮，折取花蕊，用冷水漂洗後，雜入酸菜炒肉絲，或和以乾醃菜煮白魚，雖覺略帶苦味，但清芳能繞人齒頰，而又具備清熱解毒的功能。

邊城騰衝！你的一切情調，委實給我的印像太深了。一別十月，不料遽然變成了兩個世界，在勝利的曙光已經照臨的今日，對這充滿着肅殺之氣的秋景，懷念那游屐所經的佳山麗水，和御杯攬勝的友朋們，敬謹祝福你們完整而安全地回歸到祖國的懷抱裏來！

卅二、十、八、于昆明

旅行回味錄

藍士琳

余不善烹飪，而雅好飲食。浪遊二十餘年，足跡所至，輒思一嘗異鄉風味以為樂。惜阮囊羞澀，未能常快朵頤耳。茲撰旅行回味錄二十則，投登旅行雜誌。讀者寧無「亦且快意」之感乎？

三十二年十一月廿日時客重慶

花雕

紹興酒名目繁多，外省人統稱之曰紹酒或花雕，而多不知花雕之義。按花雕為紹酒之上者，其罈率以綵繪，故曰花雕。其儲藏年久者曰陳年花雕，或簡稱陳年。罈以酒縮而減輕，甚有僅餘半罈者，擊之其聲清越。然作偽者多，殊不易辨。傳最初之推銷，得力於紹興師爺，凡此輩所到處，往往攜以自隨，商人遂購而售之，其利倍蓰，而官場應酬，澈用此酒，銷路乃日廣。今各地亦有花雕出售，但多就地釀造，味殊不醇。

茅台

以高粱釀造之酒，當以茅台為第一。茅台原為地名，屬貴州懷仁縣；此縣舊屬遵義府，故世人每以此酒為遵義所產。抗戰前，其地曾遭匪亂，匪以酒濯足，佳釀盡壞。今所售者，多近年所釀，其味不復如前之醇矣。

釀對燒

我國之酒，以高粱釀造者如貴州之茅台，安徽之雙溝，山西之汾酒，四川之大麴，味固佳矣，而稍嫌其烈。以糯米釀造者，如紹興之花雕，廣州之酣酒，亦各有佳味，而稍嫌其不香。其味醇而不烈，多飲亦醉，香而不濁，久飲不厭者，乃吾鄉之釀對燒也。製造亦用糯米，發酵後，第取其酒汁（吾鄉謂之酒娘），和以上好燒酒（即高粱酒），加水少許，置甕中炙之。越數年始飲；其已結成膠狀者色黑，可和以沸水。非富有者不能辦。古人以醇酒婦人自娛，所謂醇酒者，其釀對燒之類乎？今離鄉數千里矣，何時始得還鄉痛飲？思之慨然！

仔鴨

鴨之味，次於雞，然如北平之烤鴨，南京之板鴨，廣州之臘鴨，亦各有風味。嶺南人之仔鴨，味尤勝。仔音子（廣州府語讀如宰，則曰鴨仔），謂幼小也。炒以嫩生薑，取其辣，以「金不換」調和其熟肉，取其奇。「金不換」者，草本植物也。摘其葉，和蒜頭及鹽，置臼中搗之成醬，味奇特。江南未見此草，余客京杭日，特由粵寄種來，植諸花盆中。以此醬和芋，味亦佳。

魚生

粵人嗜食魚生。法以魚去鱗骨，剖其肉，使薄如紙，調醬而咽，不宜嚼。醬分酣辣兩味，辣者爲芥末調酸醋，味尤勝。亦有雜以韭或甕菜而食之者。魚以鯇爲最佳，以其腥味少而質韌也。海魚肉粗而澀，不可生食。食時必飲熱酒，去其腥，復以魚頭煑粥，飲畢食之，避其寒。余客江南十餘年，常自製而食。江南粵菜館，間有售者。惟江南人第啜其粥，食魚生者極鮮。九龍香港爲粵人第二故鄉，而無售魚生者，蓋禁令所限也。

海鮮

粵人所謂海鮮，乃海中所產鱗介之活者也。香港之××酒家及香港仔數酒家，均以海鮮爲號召。店內設玻璃水池，奇形怪狀之鱗介，浮沈其中，行人每駐足觀之。惟肉多粗澀，味亦不佳。海蟹尤不可食。間有肉細而味美者，價極昂。余所嗜食者爲一圓柱形之魚，殆鰻之一種。

鰣魚

鰣魚多脂肪，味鮮美。初夏產於江中，出水即死。錢塘江，鹹淡水交界處所產者，味尤佳。漁人於晚間，見水面有微光搖動者，即舉網取之。但不可多得，向例，初得者必献當地長官先嘗，然後出售。余客杭日，嘗遊富陽，以非其時，購不可得，爲之悵然。

鰻

吾鄉謂食品之佳者曰：「山上鷓鴣水裏鰻。」鷓鴣不易得，鰻則江南亦有之。鰻似鱔而實異，體爲扁圓柱狀，長者逾三尺。皮膚厚而軟滑，有膠質黏液。鱗細不可辨，色隨居處而異，多蒼黑者。腹純白，故又稱白鱓。肉甚細，含滋養料極富，味亦濃美。和鹽菜（即鹹菜）煑之，味尤佳。余旅杭日，俟其上市，必購食。錢塘江南岸，如湘湖，義橋，均產鰻，價尤廉。香港偶有出售，非當地產（鰻產於淡水中）味遠遜。

蟹

蟹以淡水所產者爲佳。江南之蟹，以京滬路綫之洋澄湖及滬杭路綫之南湖所產爲最著名。腹部有橫紋，雄者小而尖；雌者大而圓，又曰團臍。農曆九月，雌者味勝，十月則宜雄，故有「九月團臍十月尖」之說。陸放翁詩：「況當霜後得團臍」，即此意也。俗謂六角板者即心臟，脂與黃乃精巢與卵巢耳。第一對變形爲螯，持螯賞菊，雅人深致，詩歌多咏之。性寒涼，食必和以薑醋，飲以熱酒；而終不宜多食，多食則腹疾起矣。以蟹肉及黃製餃，或炒白菜，味均佳。其形似而體小，螯足無毛者曰蟚蜞；俗以其色深紅，號曰紅哥兒。蟚蜞之別種，螯足生毛者曰毛蜞，食之令人瀉痢。

搶蝦

江南人多不敢食魚生，而嗜食搶蝦，其理不可解。所謂搶蝦者，以生蝦和乳腐滷納口中，去其殼而咽其肉也。蝦以活者爲佳，置盤中須覆以器，否則跳躍滿地矣。（杭嘉湖人謂私娼曰跳蝦。）滬濱唯南京路大陸商場內，俗稱飯店弄堂者有活蝦供客，杭嘉湖等處，則無不活食者。其肉滑而味鮮，余客江南十餘年，亦常以之下酒，但終以爲不及魚生之脆嫩也，嶺南無此食法。

肴肉

江南茶舘，有以肴肉供客者，菜舘亦多有之。鎭江某菜舘有一廚師最善製，殊不易得，或謂肴肉應爲消肉之訛，謂其以肥瘦猪肉相間堆疊而壓成之，煑熟後其油膩已消除也。食時和以薑醋，味甚佳，可多食。八一三前，余客金陵，常與劉之常兄遊鎭江丹陽，每晨輒以此果腹，今日肉價昂而不易得，渝市蘇菜舘所售肴肉，味殊不佳。翹首東望，不禁垂涎欲滴。

山猪

吾鄉昔年多野猪，又名山猪，近年以獵者日衆，種遂漸滅，野猪肉與家豚無異，惟稍粗澀，肝則稍硬耳。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載：「山猪卽毫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爲羣，以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按此爲毫猪，吾鄉亦有之。山猪與家猪無異，惟毛粗足健耳。查原書所記，大抵皆欽廉及廣西之事，距吾鄉遠甚，彼邦或以毫猪爲山猪，而吾鄉所謂山猪者，則另有其名，亦未可知也。

牛鞭

兩粵人謂雄牛之陰莖曰牛鞭，和以枸杞紅棗燉而食之，可補腎虧之病，卽所謂「以形補形」者也。秋涼後，菜舘常備以供客。惟事前須剔其尿道，否則有牛溲味，不可食。燉時所用瓷器，須多留隙地，以免鞭漲後有破裂之虞。屠場售價極廉，余居九龍日，每條僅售二角。惟女傭詢購，市人往往笑之，勢非由男子購之不可。雄牛之睾丸，味亦佳，但菜舘無出售者。

活蛋

錢塘江南岸，蕭紹段公路站所在地，曰西興，屬蕭山。站旁有小販售鷄蛋，中有雛體，蓋已由母鷄孵伏若干時，而雛未成熟者，賣以茶葉，名曰活蛋。據云，食之極滋補，味亦鮮。其殼已破者，雛羽隱約可見，人多不敢嘗。

龍虎鬬

「食在廣州，」良不誣也。然亦有巧立名目，實則無甚可取者。如所謂龍虎鬬，以蛇貓同烹，奇則奇矣，而二味本不同，混而食之原

味盡失，反不如各自烹調之爲愈也。蛇肉以鷄湯煑之，味鮮而甜。性祛溼，患癬疥者食之輒愈。貓以鹽菜煑之。味厚而香。性溫暖，冬日食之尤佳。廣州有以蛇貓和赤豆陳皮等而煑之者，湯濁而味雜，毫無可取。或謂食之可滋補身體，殆不確。

食雞法

鷄味之佳，人盡知之。其食法之特別者有二：一曰鹽烤鷄，去其羽毛內臟，胸部不剖開，置釜中，四周埋以鹽，以小火炙之使熟，味特香。二曰叫化鷄，去內臟，胸部亦不剖開，納鹽其中，屈其頭足，以濕泥塗羽毛上，厚逾半寸，置火灰中煨之使熟，食時剝其泥，羽毛盡脫，味亦甚佳。吾鄉謂乞丐曰江湖，江湖熟鷄以此法，故俗稱江湖鷄。此二者均須特製，菜館無出售。此外，如以猪肚或團魚（亦稱脚魚或水魚）同器煑之，味亦甚美。

豆腐乾

豆腐乾多切成細絲，雜以生薑絲，和醬或醋而食。江南茶館，常備以供客。其和以肉類煑而食之者，唯飯店有之。然其本味終不如三河壩所製者。三河壩在韓江上游，屬廣東大埔縣。所製豆腐乾，色黃而不黑，質韌而不脆，味香而不鹹，洵上品也。吾平遠以柚樹墟所製者爲最佳，可與三河壩者相埒，惟平面稍小耳。吾鄉以豆腐乾或未乾者，切爲兩塊，剖其中，然後以猪肉，鹹魚，及其他配料混合而擣碎之，納其中，或煎之，或燉之，名曰「釀豆腐，」其味極美。廣州汕頭等處，有小販以此爲業。

臭豆腐

江南人嗜食臭豆腐。聞之，臭不可耐，余居江南十餘年，未敢一嘗。三十一年春，客重慶。市政府禁酒館不得售熟食品，酒客不得用箸，菜館則不得售酒，謂可節約也。一夕，寶山劉之常兄邀飲，苦無下酒物，乃携酒而往中三路之臭豆腐店，試嘗油炸臭豆腐，味殊不惡。店主江南人，據言豆腐之臭，乃由於特製之調和物，非腐敗也，故油炸後，尚聞其臭，而不害其味。前人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其此之謂乎？

紅苔菜

武昌洪山產紅苔菜，味腴美，炒食尤佳。清季，李鴻章督鄂時，酷嗜之，乃飭人運土運回合肥栽種，而其味終不及。

娃娃魚

貴陽迎賓樓以燒製娃娃魚著名。魚形似壁虎，四足，大如嬰兒之臂，故名。產於惠水縣（昔稱定番）。三十二年夏，每斤值二百元，運筑垣後，其利倍蓰。但有以狀可怖而不敢下箸者。

五〇—二八〇

蒼山洱海

以蔚

提起下關這個地方，怕不爲人所熟習。就是在某幾篇遊記上談到下關，也不過輕描淡寫的帶幾筆。因此，我就想到：不知有多少風景絕佳的地方，永遠默默無聞；而實在，那些地方的景色，也有比有名的「勝地」更「勝」三分的，下關就是個例子。這一方面固然由於離大理太近，旅人們只是把牠當作歇歇脚的地方；另一方面因爲他們沒有耐心和方法，去領略那種美景，而且又乏人報導。我寫這篇文章的初意，也就在此，該不會是多餘的吧。

先說一說下關的地理環境，她是滇西的一個鎮市，位於蒼山之麓（她就像是蒼山的右手，因爲她是「點蒼」南端唯一的一個市集。）洱海之濱。因爲兩跨着一條洱河，在地區上有一個很有趣的劃分，那就是河對面歸大理縣管轄；河這邊屬鳳儀縣境。她拔海二千零六十五公尺，所以那邊的氣候非常爽朗溫和，即使在雨季人們也不感到過份的窒悶。北去大理只十五公里，但那條支路的路面高低不平，眞是美中不足，西南兩公里左右，就是諸葛武候三擒孟獲處，這留在後面再說。公路沿着下關南部的邊緣，而那條正街的兩頭，恰巧與公路啣接成半圓形，這對旅客不無方便之處。

在下關欣賞風景，點蒼和洱海是兩個目標，但怎麼樣去望蒼山，怎麼樣去看洱海？筆者有一個小小的經驗：看海最好的時節，是在八月中秋夜，但要是在月明星稀的晚上，也一樣的耐人尋味，那時候，你最好跑到海邊（離下關最近而又靠海邊的一個村莊，叫做大關邑相距一公里半，）斜倚着樹幹或獨坐在石上，你出神地去看那一望無際的深藍色的海水，和那洶湧奔流的波濤。那一線線滾動的白沫，這時潔白得格外可愛。牠規律地飛舞着，你就會隨着牠自然而然的看得很遠很遠；一直到那一線白色，在你眼裡泯滅爲止。瞻仰點蒼山，在那樣的月夜，最好更繞以一層白雲，這樣愈能襯託出她的壯麗雄偉，而使你肅然起敬。下關的風，確乎大得厲害，在括風的時候去看海，又另有一番風味。最好在早晨，你先找一個避風處所，看一艘艘鼓帆北去的大木船，在你身邊疾馳而過。如果你稍爲留神一下，那些船家悠然自得的神情，以及被風吹來又帶去的歌聲……可使你心嚮神往，羨慕他們那種自由自在而又充溢着愉悅的生活。從大理過來的船，是逆風，也掛着滿帆，這會使你驚奇不止，但當你看牠們乘風破浪，慢慢的行近前來，那濺起的浪花，比船身還要高，那些船完全是傾斜着行走。等到看清楚那些船才知道他們是採取 Z 字形走的，於是你可以釋然了。然而駕駛這種船的舵手，必須有很豐富的經驗。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談談生長在海上的動物吧：海裏產一種桃花魚，美麗罕見。當那白潤的魚鱗上，有一叢叢的紅斑，魚肉也很鮮嫩；這種魚不太大，最多不過斤把重，而且也難得捕到。除了產魚

之外；洱海上還有水鴨子和長脚鷺鷥，前者常常在有霧的時候出現在海上。後者則慣在起大風的時候邊大飛翔，然那一塊飛翔的空間，僅僅局限在海的上空，所以他們也經常的飛下來「戲浪。」

括風的時候大約在國曆三五月間，海上的霧季則在初春。洱海根本够不上「海」的台銜，尤其嚇不住我們這些生長在海邊的人。然而，也確乎具有海的情調：有風有霧，只是看不到海上的日出，和在海上找不出足證地球是圓的跡象罷了。

現在，該讓你瞻望蒼山了。這需累你跑一段路，甚至爬一座小山。遠眺蒼山，固然有遠望的妙處；但如走到蒼山脚下仰望，那就格外地顯得巍峨雄偉渾厚……假使你願意爬上那座小山。（其實並不太小，因爲蒼山緊貼在後面，看來就覺得很渺小，跑上去的話，也得費一些力氣跟時間。）在山上那座廟的拱形的門框裡望出去，更使你覺得他的碩大無比。蒼山之麓：（從下關一直到大理，喜州，皆，或更遠更遠，）有着數不清的坟墓，一塊塊白石站立在山脚邊，却是相當別緻。據說這是某年大地震所造成的大悲劇。

我們再循着去大理的路，緩緩散步。北望那連綿不斷的蒼山，和一長條鎖住山腰的白雲，而天藍得那麼乾淨，遠遠近近的樹木，又綠得那麼可愛……這無限好的景色，會叫你有說不出的高興；甚至沒來由的雀躍高呼……。其實，蒼山最美的時候，還是在隆冬時節；雪積半山，白雲環繞着；山巔忽隱忽現，彷彿是不可捉摸的夢幻，使你感到飄忽神往。可是，如果你走到洱海東岸登龍村的海邊去，可以看見洱海中更動人的蒼山的倒影，這一種寧靜的美，是只有寧靜的心情纔能領略的。再如你攀登海邊的一座小山，望向西北，你可以看到海，看到山，看到遠遠的大理城。登龍村的後面是烈皮村，那眞是一個理想的好地方。——是一個觀望洱海和蒼山的好去處。那兒的海邊平鋪着厚厚的白貝殼，還有幾株數人合圍的大樹，躺在樹陰下看書，或在海邊檢拾貝殼，都是極有趣的事。山上特多野薔薇，每當春天，就到處怒放，你爬上山頂，一面可以臨風攬勝，一面又可以領賞這大自然的芬芳。總之，美麗的景色需要你自己去發掘，上面所說的，只是一個粗枝大葉的輪廓罷了。

最後，我們該去瞻仰瞻仰三國時代的遺跡。沿了公路西去，只要和你朋友談上幾句話的時間，你就可以看到這古蹟：那兒的地勢很險要，要是沒有公路，打算從西面過來，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是諸葛武侯練兵的城堡，在洱河對岸，傍蒼山南麓。堡壘已廢，只有城牆還算完整。如果你要前去瞻仰一下，那就得冒一點兒險，必需走過一窄狹條的天生橋。那橋是天然的，既滑又狹，且沒有扶手，而橋下却是可怕的流水，洱河經過這裡的一段，特別傾斜得厲害，那坡度大概在二十五度上下，天生橋附近，河身又特別窄小，因此形成了一泓急流，有人曾估計這水流可以發十萬基維的電力。公路旁原有一塊刻着「諸葛武侯三擒孟獲處」的石碑，去年因爲開拓路面，不知何處去了，因此到大生橋去的那條小路，也就失去了指示的路標。

訪盤溪

王偉

滇越鐵路收歸國有的第二個星期，我們偶然得到一個機會去訪訪盤溪。

這一條路沿線的風景是有名的，可惜我們祗到盤溪為止，沒有前進領略山水之險奇，可是到盤溪下車，覺得已經窺到不少了。

火車自昆明開出，很快就到呈貢，此地是菓子園所在，山野間都種着菓子樹。春天，開着滿山的桃李花，夏天，結着滿山桃李實。秋天，又滿園掛着梨，當我們乘車經過的時候，正是梨熟的季節，車廂裏塞進來一筐筐的梨，任你選購，這是雲南有名的「寶珠梨」，既嫩而甜，剛從枝頭上採下來的比在昆明及他處出售的自然更佳，價錢也較市上低二倍。由呈貢過去，山漸漸高起來，火車就開始穿山洞，滇越鐵路滇段的山洞是聞名的，兩洞間的距離，有不到一公里或半公里，甚至相差幾丈路就有洞，火車進行，好像一條蛇在洞中鑽進鑽出。不久到可保村，有著名的溫泉，再不久到宜良，宜良產煤，昆明所需的煤多取給於此。

沿線之勝，固然在山水，但最引人入勝的是一條南盤江。江水隨着山谷奔流，而火車沿着江流奔馳，好　大家在賽跑，山谷寬狹高低不同，江流也巨細緩急有異，有的迴漩，有的澎湃，有的如瀑布，在車中俯視下去，沒有一瞬有同樣的形勢。時值秋汛，江水大漲，奔流的聲音比火車的聲音還響，水色皆泛濫成黃，其氣勢看起來更雄偉。山呢，既高而秀，林木葱鬱，巖石形狀多奇屼，軌道均穿山鑿崖而築，所以車行緊靠着山石，接連的山巒與江流，車行其間，眞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同車者有一乘客，常以頭枕車窗，呼呼熟睡，車正疾馳，其頭與巖石相距僅寸許，設一觸及，頭將粉碎，我推之醒，告以險狀，不久仍然如此，很不在乎，眞佩服他的大膽，還有其他乘客有坐在車窗外觀玩沿途景物的。

由宜良前進，經過六個車站，就到達盤溪，盤溪即是婆兮，為南盤江邊的一個市鎮，屬華寧縣，我們在此下車，出了車站，走一公里多路，渡江過去，才是鎮，因水漲流急，渡江頗不易，舟係義渡，執篙者二人，逆流而渡，到了迴漩處，他們用了極大的小心和努力，聽說常常有覆舟之禍，而且被溺者多是外鄉客，我們在船上頗有戒心，幸不到二十分鐘，安抵彼岸。

這裏也和普通的鎮市一樣，街道和房屋無特出處，種種的樹木和花草，略略帶一點熱帶氣味，氣候也比昆明為熱，女孩子相當多，而且眉目都很秀麗，態度也很大方，大概得着南盤江江水之秀吧？發育頗早，十三四歲的女孩子都長得很高大，有初級中學一所，女子上學的頗多。

出產有甘蔗，棉花，落花生等，因爲產甘蔗，所以產糖，輸出頗甚大，雲南製糖公司也設廠於此。出產物多，所以居民多殷實，普通也能自給自足，山明水秀，氣候溫暖，很恬靜，沒有受到都市內所受到的熙攘，多回教徒，天天可以吃到很新鮮的牛肉和牛肉湯。

街上店肆齊備，隔三天有一個市集，蔗糖，棉花，花生等等交易爲大宗，有經紀人，秤上雙方都不會吃虧，鄉下人什麼人都不信，就相信經紀人的秤，經紀人一言爲定。有外來的商人，買起糖來，數十萬元不厭多。

因爲有水，所以多魚，漁人提着很大的鯉魚，鮎魚沿街求售，活活的，我們買了一尾鮎魚下酒，鮮美非常，有熱帶的水果，如芭蕉龍眼之類。

我們承親戚朋友的招待，同時這個地方也有使人留戀處，所以住了二天，歸途，又儘量鑑覽應接不暇的山水，所美中不足者，是穿山洞，火車鑽入黑漆的山洞中，受着煤氣和濕氣的薰蒸，簡直使人透不過氣來，小的山洞一二分鐘即通過，大的山洞須十餘分鐘始見光明，由昆明去時是下坡，較快；回程是上坡，悶在山洞中的時間更久，更難受。

歸來時經過宜良附近的楊宗海，適下午四時左右，寬闊的湖面，波平如鏡，夕陽映着湖水，發出燦爛奪目的光輝，襯着蔚藍的天，碧綠的山，海邊的樹木村莊，羅列極藝術，環海一條公路（這條公路通路南，可以去看世界著名的石林）細細如、、條黃色的綠帶，如此絢麗的圖畫，非其時非其地是萬萬看不到的，於訪盤溪的歸途中不期覩此，我們在山上俯視這幅圖畫，恨不得令火車暫停行駛，看一個飽，但是「機械」是不懂得「自然」的，牠頭也不顧地匆匆跑走，直奔昆明。

火把節考昭通日期訂誤

欽潤

游國恩先生三十一年一月所作「火把節考」，可謂淹雅矣。然其「雜考」「日期」條，小有訛誤。其文曰：「滇中以舊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爲「火把節。」」斯風相沿，固是如此。又謂「昭通在八月行之，其日期獨異，且無定期」之語，蒙竊不謂然。細查之，乃游氏引續縣志所載，誤陽曆八月爲舊曆八月也。徵諸事實，蓋昭通「火把節」日期，爲陰曆六月二十四日之夕。故前志卷十一「風俗志」「十二月村市節序表」，已明書「六月二十四日，火把會（文問按：今皆言火把節，少有稱會者。）與滇中各處相同；鄉中燃炬照田祈年，以火之明暗，占歲之豐歉云云？據此正之，庶與今昔事實相符，而免傳訛也。

五〇—一八四

旅途隨筆

戈衍棣

前記

時代是太偉大了！動的戰鬥的人生。只要我們睜着眼睛，走到祖國的任何角落，都會發現很多新奇的事蹟，使你受着莫大的感動，無法保留在自己的心裏，急願把牠盡情的傾吐出來。這種盡情的傾吐，我知道是「早熟」。當雷馬克伏在戰壕裏的時候，會寫出西線平靜無戰事嗎？然而片斷的素材，我既不敢私藏屯積，我們的旅途又是那樣的遼遠，健忘的人，在沒有走完自己的旅程以前，零星的把牠記錄一點，也未始沒好處。讓我在旅途中寫一點旅途隨筆吧！親愛的讀者諸吾，您們想知道一些關於川湘黔鄂四省邊區的事嗎？下邊是我走過那裏的記錄。

夢想不到的恩施

恩施雖然是清季的施南府治，可是幼年在中學讀地理時，課本不會發現過她；即使偶爾翻翻地理，也只能注意到沿着長江的巴東秭歸那些縣份，恩施是我夢想不到的。在我夢想不到的地方，我住了整整的一週，發現了一些與旁的地方不同的事蹟，同時更證實了「夢」只會在人所經驗的範圍裏翻筋斗。生活經驗好比是西天大佛爺的手，「夢」不過是孫行者，任孫行者有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大佛爺的手心；因此我願寄語富於夢幻的青年朋友們：「與其教您的理想在腦子裏像孫行者似的翻筋斗，倒不如出來多走走路」。

「前方有什麼吃什麼，後方吃什麼有什麼」，這是陳辭修將軍述說前後方不同情形的名言。恩施雖然是我們的後方，但是不同於其他的後方城市，很小過分利得的大腹賈和暴發戶汽車夫。古老的城牆和屋舍；在城市當中新開成一條寬闊的馬路，士兵們挑來了石子鋪在路上，人們在馬路上走過沙沙作響，沒有黃包車，也見不到滑桿，街上都是靠自己脚走自己路的人。黨政軍在恩施的機關很多，論理公務員應當如恒河沙數，可是平素在街上却很少見到他們的踪影。飯舘里沒有酒吃，菜數也受限制，「杯觥交錯」的應酬是沒有的。全城最熱鬧的地方要算公共體育場。每當午後太陽偏西的時候，這裏便活躍起來；各階層的人作着各種競技和球賽，小脚的老太婆也領着自己的孫男孫女來看看熱鬧。

是一個薄陰的清晨，我坐在木炭汽車上離開了恩施。以產茶著名的五峰山，五個山峯像人爲的五個碉堡，整齊排列着，烘托出恩施一個健壯的背影。

木炭車上

從恩施開往咸豐的木炭汽車，相當的破爛，篷頂棚上還有好些破洞。我們担心着下雨，不過下起灰塵來也並不比下雨好受一點。剛上車的時候大家還快活的交談着，幾位到步校去受訓的青年軍官，他們更是健談，說着軍隊上的一些瑣事。後來天熱起來使得大家一個個的去瞌睡，誰都沒有心去欣賞山野的初夏景色——蒼翠的松林夾雜着火紅的杜鵑。不曾入睡的只有兩個穿灰棉軍服的青年人。他們沒有打綁腿，赤着脚穿一雙膠皮底的布鞋，一個是修長的身體面色黃黃的，他那個頸項顯得特別的長，另一個身材較短，面部也稍黑。兩個人沉默地倚着一個藍被單的被蓋。我問他們是那個部隊？那個黑一點的說：「我們是聯中的學生，到來鳳去。」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那個黑的是涉川人，身體長點的是黃岡人。

「所有湖北省的中學都屬於聯中，有廿幾個分校，學校供給一切的費用，這衣服也是學校發的。」——指着自己的灰棉軍服。

「苦大家倒不怕，就是書太少，課本也是兩人共一本，我們寫英文的時候也只有用毛筆……高中就只恩施有。」說着車子停下來上水，倒驅走了人們的睡魔。幾個青年軍官又加入我們的談話，都是報告着自己的經過。兩個聯中的學生靜靜的聽着不開口，似乎那時候的一切與他們很隔膜似的。這也難怪，他們才是初中二年級的學生，過去的事他們當然不大清楚，可是今天的事或未來的事，他們或者比旁人也不少知道。我非常奇怪，為什稍長幾歲的人，就那末喜歡說過去呢？好像過去的歲月中他們都是英雄。

一個晚會

住在咸豐鄂洲旅社裏等車，白天去參觀省立民教館，走進遊藝室發了下圍棋的癮，可是沒有找到對手，使我牛晌難過。一天很無聊的過去，同車的幾位青年軍官也只有躺在屋裏睡覺。我自己還倒翻了幾頁「罪與罰」。看到那個窮大學生殺人，精神很不痛快。我們開晚飯的時候，黔江開來了一輛客車，一位年青的太太帶着一個兩歲的小孩，也來住在鄂洲的樓上。小孩子不認生，向着我們要東西吃，做母親的再三的笑着子步起，因此大家熟習起來，知道她是一位副團長的太太，從衡陽來，過江到×戰區去找她的丈夫。大方活潑，是一位典型的湖南女子。大家在堂屋裏上下古今談的非常高興。有個人提議舉行「一個晚會」，得到大家熱烈的擁護與贊同，很快的將兩張方桌拼起來，大家圍坐在四週，兩盞油燈，一壺淡茶是旅館裏給我們預備的。潘太太帶來一隻口琴，受訓的青年軍官帶的有胡琴，是這個晚會上的樂器，大家輪流着表演節目。

五〇—一二八六

潘太太說：「我們先生是高教班的，你們也是軍校學生，論理你們都是小老弟，（笑）所以大家用不着客氣。我的口琴是在衡師練的，幾天已經有二年不會吹了。來的時候才又買一隻……」笑着開始吹個「八百壯士」可是小孩子爬在她的身上搶口琴，使他的曲子吹得愈加生澀。幾位唱平劇的軍官，也多半是有眼無板。最後大家合唱一個「義勇軍進行曲」，倒覺得痛快！

散會時我們到門口看看，天又在下着濛濛的細雨，大家担心着明天走不成。

川湘鄂交通的樞紐——黔江

從咸豐坐汽車到黔江，應當用不到半天的時光，可是我們一群運氣不佳的人，經過了兩次換車三次拋錨，到下午三點多鐘才到黔江，這樣一來，省出了一頓早飯。

黔江是川湘鄂陸路交通的樞紐，自沙宜棄守以後，更增加了他的重要和繁榮。縣城非常的小，吸一枝紙煙，便可從東門走到西門。因為地方小，過路的人多，就越發顯得熱鬧起來，各色各樣的人物在旅舘裏走出走進，游蕩在街頭，擁擠在車站。嘈雜的聲音，從天亮一直到夜半，這種繁榮的現象不但是咸豐沒有，就是恩施也沒有。三年前這小小山城裏的居民，他們是否會夢想到今日的繁榮？

教育方面，全城僅有三屯中心小學一所，學生因為人口增多，大有收容不下之勢，五百多小孩子在下課的時候，好像蟻群在院子裏活動。教職員有十多人。「體罰」還是他們教學生的最後的辦法。我們見到十幾個小孩子被老師處罰，半圓形的站在旗桿下，其他兒童就圍着看笑話。先生提一個竹板走來，面部也沒有什麼表情，在每個人手心上輕輕的打十多下，只有一個小女孩子掉了眼淚，大概是為了羞，而不是為了痛。另外一兩個調皮的孩子，在挨打後，還偷偷的向參觀的使鬼臉，教人看了好笑

中街的兩旁，已經在植樹節栽上了兩行楊柳，有的發了新綠，有的在行人的無意折損下，枯喪了牠的生命。滿街汗流浹背匆忙的行人，誰會注意到這「十年成蔭」的新柳。

怪不得張獻忠

石門坎是川鄂兩省的分界。有人告訴我，「湖北的山頭圓，個個分離，四川的山頭尖，山山相連。」在我留心的看過，也沒有發現這種顯著的區別。可是我從恩施到黔江這幾百里地的行程中，發現了另外一件事，是川鄂相同的；木炭汽車走在山嶺叢中，一個人的視線看不到半里以外，可是每當接近一個縣城或市鎮時，用不到問人就會知道。看吧！只要是樹木茂鬱的地方，絕沒有縣城或市鎮，一見童山濯濯，樹木稀少的地方，無疑的不是縣城便是市鎮。為燒柴的人多，樹變接近縣城或市鎮的山便沒有了樹？明顯的是「燒柴的人多，

種樹的人少。」

黔江鄉下的住民，最近有的將整個山林賣給機關或學校。買山的買得之後，便大興斧斤，樹不分大小，一齊砍掉使得可愛的青山變成了童山，童山一天天的增多，青山一天天的減少，試想青山完全毀滅的時候，人們還有柴燒嗎？而且這樣無情的殺伐，也太對不住自然。怪不得殺人如麻打着「替天行道」的大纛的張獻忠創造出殺人的理論——「天生萬物以養民，民無一德以報天，殺，殺，……………」

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我們不僅應當利用自然，更要愛惜自然，培育自然。自然健壯，我們這些寄生自然裏的兒女們才會健壯。

鷄蛋傳染痲瘋

河口場離黔江六十華里，對河便是馮家壩（屬酉陽。）有人說這一帶有痲瘋病，過路時飲食上要當心。我很疑心這是誤傳。因爲痲瘋是一種熱帶病，論理黔江不會有。不過黔江農民生活困苦，也或者有使這種病發生的可能。山裏的住民常常是終年吃包穀和紅薯，沒有蔬菜更沒有鹽；衣服的襤褸，住室的汚穢，使人不信可以生活下去。

我們到河口場正是那裏當場。深山裏的人，也抱着鷄來到這裡作他的「物物交易。」一般人都是着淺藍色的服裝，穿破爛長衫的人比什麼地方都要多些。臉上都缺乏血色和笑容。有兩家義民開的麵舘，他們的全家倒是興高彩烈的作着生意。

這裏更有一種奇怪的傳說，說鷄蛋與蜂蜜是最容易傳染痲瘋病的，因爲鷄子喜歡吃患者的痰，蜜蜂喜歡吃患者的糞，便因此牠們生的卵，釀的蜜，便有痲瘋的毒素，當你吃了他們的蛋和蜜後，就會有痲瘋病的發作。據一位姓朱的西醫說絕不會有這種道理。可是我們因爲有這種傳說，對吃鷄蛋存了很大的戒心，每次吃蛋，心裏不安。至蜂蜜更一次沒有吃過。想來也可笑，這裏有沒有痲瘋還不一定，便對蜜蜂和鷄蛋懷疑起來，豈不太「慎重？」我到河口場便特別留心這個問題。

問過很多住民這裏有沒有痲瘋，他們都說有；可是眞正見過的很少。有一個小學生告訴我，前一二年發現了一個患痲瘋病的乞丐，附近的住民就把他趕到離河口場五里路遠的一個山洞裏去，然後把山洞塞死，這痲瘋病的患者就結束了他的生命在洞裏。可是現在孩子們在洞口附近經過的時候，還都有點害怕，沒有人敢在那裏停留，因爲痲瘋病留給了他們一個可怕的陰影。

阿蓬河的渡船

我們住在兩河口的一夜，天落了大雨，第二天山洪暴發，汽車不能渡河，我們在這小市鎭上停留兩天。

「兩河口」顧名思義，當然是兩個河的匯合的地方，大河是阿蓬河，小河就叫小河，沒有特有的名字。兩河均處深山大谷中，都是典型的「幼年河」，平時水很小，下過雨後，山洪暴發，波濤洶湧，可是不過三天，便又波平水淺，成了一條線似的小溪。因爲橋在改修，所以汽車一定要上渡船。

車不能渡河，越積越多，河的兩岸排着長長的兩列汽車。任旅客們怎樣着急，天並不放晴，雲霧迷漫着壓迫旅客們的心。他們困倦的靜散在石板路的街頭；使得這個小鎮改了舊觀；各色各樣的人擠滿了茶肆飯館，某軍的一群眷屬也滯留在這裏，女人和小孩子的喧雜，更使得兩河口失去了牠的平靜。

第二天的下午，水勢稍小，從湖南來的一輛商車，載着滿車的貨物，搭那車來的一位連長，强要渡河。可是車上的貨物車主又不肯卸下，當車子上了船時，渡船漸漸的沉下，船夫們急忙拿來很多繩索把渡船繫在附近的樹幹上；無如河水越來越猛，七八條繩索一齊冲斷，船翻車倒，倏時被洪流打得踪影不見。據說阿蓬河下流廿多里便衝過了山，因此無法打撈。

翻船的故事在街上傳播着，旅客和住民紛紛的冒着細雨來河岸觀看。另一隻渡船趕着修補，山洪還在怒吼，向人們煊赫着牠的威力，橫在牠身上的那座新橋，嚴肅臥着，似乎無視於牠的洶湧。

酉秀黔彭的種種

酉（陽）秀（山）黔（江）彭（水）是川東的一個特殊區域。牠像四川的一隻脚伸入四省邊區。酉陽離成都二千多里，省府對此地確是有點鞭長莫及，更加以境內多山地瘠民貧，因之「棒客」出沒，民風强悍，所以四川有句俗話：「養兒不用媽，酉秀黔彭走一遭」，意思是指這個區域的危險與困苦。其實這裏有很多的富源未經開採，就是農產品也不見得如何缺乏。秀山耕田最多，酉陽龍潭附近也是田疇平整，水旱得收，馬喇湖附近之產米更是量多質美，兩河口一帶的蠶桑業，如多加提倡，亦極有希望。至雜糧之生產，又是隨處可以播種。惟居民不甚勤勉，多處荒山未加開拓，他們把種田叫做「種陽春」，這句話頗有田間詩味。

川境木材的產量，較湖北境內豐富。高山上都是大的森林，我們的公路橋樑多是就地取材。桐油和漆而外，還有一種棓子，可以做染料，也是酉陽有名的產品。××一帶產鐵，居民早已用土法開採。水銀的產量也很豐富，將有國營機關出現。深山中有虎、豹、狼、猴子、等野獸，居民亦多獵取。豹皮斑紋可愛，售價低廉，虎骨做成戒指等裝飾品出售場間。還有一種野產的金雞，羽毛之艷美，非人工所可染製，如用以作裝飾品，堪屬名貴，惜無人收買製造。打金雞是在夜間，獵者伺樹下，當他啼喚的時候，以火槍射殺，據說白天是無法捕捉的。

水陸交通，從酉陽的龔灘有小舟沿烏水至大江，惟灘礁過多，

而兩岸高山壁立拉縴困難，所以行船是很不方便。龍潭方面則可沿酉水以至沅陵。龍潭是這個區域的經濟中心，市廛闤闠；並有省立中學二所，省府因爲酉陽縣境的遼闊，計劃在這裏增設一個龍祥縣治。

秀山縣城已半燬於敵人的轟炸，而街道仍十分整潔算這個區域裏最富的縣份。離城五里坪塊鎮的小河裏，有個蓮花狀的石頭，水小露出水面，水大也露出水面，隨着水而增高或降落；居民言之鑿鑿，却無人知其道理。境內鳳凰山，風景秀麗，尤宜避暑，算是這裏的名勝，因交通不便，也還沒有人去經營。

所謂特種民族

「川境無苗，」這似乎是四川人引以自豪的一句話，其實百年前，苗胞是居留在四川邊境的。我們離秀山後第一個汽車站名「石耶司」（屬秀山）從這個地名上可以看出這裏是苗胞居住過的。但是現在爲什麼「川境無苗」呢？有位秀山姓尹的老先生告訴我說：「是在咸豐年間川境多匪，（？）由清朝的地方官倡導一種「趕苗奪產運動，」因此秀山一帶的苗胞，被迫轉入湘黔邊境居住，」這一個專制政府的錯誤措施，雖未見諸史籍，大概不會沒有，不然爲甚麼石耶司這樣的地方沒有苗胞的孑遺呢？過石耶司便入貴州松桃縣境，沒有大山，都是邱陵地帶。貴州平坳是三省交界處，是有名的三不管的地方，以前土匪在這裏出沒無常，今雖稍戢，而過路人仍存戒心。到茶洞已經入湖南境，苗胞絡繹負載於途，他們多數能講漢話，每當汽車停下，便有好多人跑過來窺探這現代交通工具，他們驚奇着不知從什麼地方發問。問他們知道不知道同日本鬼子打架，他們點點頭表示知道，並用手向天空裏指着，在說明他們曾親眼見到鬼子的飛機。問他們離永綏還有好遠，他們答不出。因爲他們只知「花園」這個名子，而不知道永綏就是「花園。」

永綏住民有百分之八十是苗胞，縣城裏街道相當的整潔。我在吃飯的時候，很幸運的遇到一位苗胞教育工作者，——田祖洪君，他是一個廿七歲出身苗籍的青年，曾畢業於湘西特區師資訓練班，艱苦的做着苗胞中的初級教育工作。每月的薪水吃不飽飯，有時還積欠兩三個月。可是田君獻身特區教育的精神並不稍示鬆懈，畢業後四年來沒有脫離過工作崗位。他認爲苗漢的分別，是因爲文化水準不同，絕不是什麼血統種族問題，如果將苗胞的文化水準提高，則苗漢極易交融爲一體，還有什麼特種民族問題？田君這種見解是非常正確的。本來中國古時對民族問題有個最合理的見解——「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那時候中國文化程度高，四隣文化程度低，現在雖已時移勢殊，但這個原則依然可以用於國內外。田君對所謂特種民族問題的觀

念，深得這種見解的精髓，是很難得的。

苗胞對漢人很尊敬，他們也知道政府關心他們；他們把漢話叫做「客話」。據田君談以往很多會講客話的苗胞，對不相識的人，不願承認自己是苗人，可是現在這種現象漸漸的少起來，現在知識高點的苗胞，雖則自己一切已經漢化，然而依舊承認自己是苗胞。這不是故意作苗漢之分，是說苗漢沒有貴賤上下之別，苗漢兩字的存在，就好像國內有不同的姓氏同其意義。公路通後，苗胞的知識逐漸提高，抗戰以來他們對服兵役工役也會踴躍參加，實際生活上苗漢已經融為一體，今後的團結當無問題

我離開田君時，他送給我一條黑竹手杖，上有他親手刻的黨員守則，另外還刻有一短篇自傳，字極精小，是敘述他自己的身世，和他獻身教育的決心。他認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教育力量的不够，如果能振興教育，啓發民智，則一切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湘西文化城——所里

上下矮寨是川湘公路工程最艱險的一段。廿里路的高山還叫做矮寨，是說「山高寨矮？」還是為了減輕人們心理上的壓迫，激人想不出原來命名的意思。上矮寨的山上樹着川湘公路死難員工紀念碑，使人對之肅然起敬。多少人的生命才換來了這條絡川湘的康莊！我們的汽車盤旋下山，彎急坡陡，馳駛在懸崖邊際，令人心悸，有幾次非打倒車轉不過彎去。原來上山難下山更不易。下得山後大家鬆一口氣，回頭看看壁立的高峯，大家異口同聲的說：「矮寨真不矮。」

下矮寨後，很快的便到了湘西文化城——所里。所里屬乾城，是苗區裏很有名的市鎮，以往是苗漢互市的商業中心，現在已經變做了一個文化城。當你走近所里時，隨處可以見到三三兩兩的穿着樸素服裝的青年男女學生。他們似乎非常恬靜，愉快而健壯，沒有湖北聯中的學生那樣窮苦。這是因為這裏生活程度較低的關係。最高學府是國立江蘇商學院，中學則有「乾師」「九師」「國立八中」等校，車站及街上很有幾份壁報，應時的小書店，文具店也有兩家。

所里的街道很狹，房屋擁擠。自從抗戰以後，這裏增加了有三千多外省住民，最多的是安徽，約有千人，其次的是廣東，約有六百人。車站上開設了一些廣東式或下江式的旅館飯館，街上來來往往的也多是外省人，因此使得所里舊有的情調完全改變了。我幾不置信這是山叢中的苗區市鎮。惟有當場的時候，苗胞們及附近住民走來互市，才增强一點她的舊日的色彩。苗胞的土布，最受這文化城的學生們歡迎，他們買去做成了自己的襯衫或短褲，更有用粗做成西裝穿的，這享受是在上海得不到的。

這裏可惜缺乏一家印刷所和一家報館。因為這兩種傳播文

化最敏銳的東西沒有，所以這裏的一切還不很活躍，各個教育機關的聯系也不够。此外我覺得這裏應當有一個青年俱樂部，免得致一些青年徘徊在街頭，遊散在田野。

不諧調的沅陵

沅陵是清季的辰州府，湘省府在這裡設過行署，是一座山城。酉水和沅水在這裏匯合，是湘叡川鹽交流的一條孔道。他的外形很像我們的陪都重慶，假如把沅水和酉水當做長江和嘉陵江的話，汽車站就是重慶的海棠溪，你走過車站隔江遠眺沅陵時，就好像從海棠溪看重慶。

沅陵城裏街道很狹，除順河的一條大街外，其他的道路更是崎嶇不平。下午警報解除後，街上異常擁擠。這裏也是外省人很多的地方，城外土著居民其爲窮苦，衣著亦太破爛，走進城來，服飾似乎與外省人相差一個世紀。淺藍的肥衣褲，揹着一個筐子，說話很崛強，他們同西裝革履燙髮高跟的人們走在一起，顯得非常的不諧調。

沅陵城的對岸有一座伏波宮，是住民紀念東漢雲台廿八將中無名的伏波將軍的，香火極盛。住民求福、求子、求雨都到這裏來禱告。他們以爲伏波將軍是萬能的。清朝太平天國的軍隊由湘入川時，沅陵未陷，而當時的府吏以爲是伏波將軍保佑，尙撰文立石以紀其事，真乃大大的荒唐。宮內伏波將軍之塑像，高丈餘，莊嚴魁梧，令人起敬。

過河的渡船分兩幫，有下江幫與本地幫之別。以前曾鬧過不少的糾紛，現在已經和平解决，相安無事。一個本地幫的船老板對我講過這末一段話：「大家都要吃飯，只要不妨礙我們活着就可以；讓的，因爲大家都是中國人，如果不是日本鬼子佔了他們的家，我們請還請不到他們呢。」

世內桃源

從沅陵坐汽車經壺頭山而到桃源鄭家驛，壺頭山是七十二歲的老將伏波將軍征五溪蠻殉國的地方；那時候壺頭山還是蠻烟瘴雨不宜人居的地方，所以他當時曾作歌曰：「武溪一何深，飛鳥不降，獸不臨，吁嗟乎，何毒淫！」可是現在的沅陵以下，已經是人殷物阜，是一個可愛的世內桃源了。

桃源除大量的產穀而外，還產金子，茶葉，棉花，桐油等。縣城當沅水左岸，已經被敵機燬去大半，公路雖已破壞，幸有沅江可下達常德，上溯辰沅，交通上尙不十分困難。境內紋石山產一種紋石，質堅透明，生有各種細小動植物的花紋，用以做圖章及各種裝飾品或玩具，堪稱上品。

傳說中的桃花源，在離縣城卅里的水溪市旁，有桃花潭，桃花

洞，桃花溪，會仙橋，集賢祠及陶靖節先生饗堂等。山亦以桃花源爲名。公路未破壞前，桃花源旁特修一桃花源車站，以便遊人入覽。從公路走向桃花源去的路上，倒眞正是「桃花夾道」，且花多爲重瓣。進門時有「洞口桃花，秦時明月」八個大字，字體秀美洒脫，毫無俗氣。會仙橋是桃花源中最爲幽靜清涼的處所。桃花潭與桃花洞都沒有什麼可看的桃花洞是個兩米多長可容二人行走的一個石洞，穿過去不過是山的另一面，找不到世內世外的分別。桃花潭是在桃花洞前的一個深泉，清冽可飲，亦無何異境。總之，桃花源不是陶淵明說的那個樣子。如果想着桃花源記上的一切去遊桃花源，你一定是失望的。要是拿看一般名勝的態度去看桃花源，其清幽深邃，則一定使你滿意。朋友，你將怎樣去看桃花源？

騰衝的溫泉

李俊輔

有人說過「中國的溫泉以雲南爲最多；雲南的溫泉以騰衝爲最多！」我想這話也許不是誇大吧！

騰衝溫泉，據調查統計，全縣共有四十餘處，未經修理成池的尙不在內。就中以硫磺塘，黃瓜箐，黃坡等處較爲著名。

「硫磺塘」在騰城東南約三十里，即騰誌載「一泓熱海」，爲縣屬八景之一。出水處廣約一丈有餘，深不可測。終日沸騰，澎湃作聲，熱汽迷濛，水被熱力冲激，盪起數尺。池的邊緣，都是水成岩自然結成圓形，質白而極堅硬。因爲溫度太高，居民在左近用石範爲男女二池，導引熱水，注入山泉，調劑溫度，以供沐浴。聞當地人說：「從前池的面積比現在還大，水勢的冲激力比現在還强，曾有牛一雙跌入池中，趕速救起，僅餘骨殖數根」。確實，若在池邊小立，眞有點使你驚心駭目！像這樣的沸泉，恐怕國內也不多見能。

「黃瓜箐」與「硫磺塘」是一支山脈，相距亦只五里，在一山箐內熱地上範爲數池，導引清水流入，便成溫泉。池的設備比「硫磺塘」好，惟地形褊窄，不易擴充，空氣不甚流通，充滿「硫磺氣味。此水浴身，對皮膚瘋濕諸病頗有特效。每屆秋末春初，附近百十里地的人，都來此地住下，作長時期的休養，（騰人多稱洗澡爲洗水）很多的去熱地躺着，利用水蒸汽發汗療疾。

「大董」距城十里，是騰衝有名的鄉街子，風景極其秀美。「黃坡」是「大董」左後方的一個村落，溫泉去村一里，熱水自山間石峽內流出，溫度適宜，可作淋浴，無需冷水調劑，也沒有硫磺氣味，清澈見底，相當安靜。溫泉但只露天池子一個，定規每逢街期爲婦女沐浴時間，我國游歷家徐霞客先生在他的游記上曾經詳記着此泉。

可愛的騰衝！你不幸而被寇氛暫時的籠罩住，你忍耐着吧！勝利不久來臨，我將重行投入你的懷抱，滌盪這滿身的塵污。

陽朔記遊（有引）

悯厂

黃塵澒洞，紅桑變遷。迺奔走以避秦，東奚襄而游桂。灕江之水清且漣，七星之巖巍以峩，江山依舊，覺風景之全非，人海數沱，感浮生之若夢。惟環酒醴，滌我塵氛，恨不能閑享予游興。嘗聞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卜居於此者垂六載矣，欲尋羊角，（陽朔山昔名羊角）徒神往以無從，曾覓鷄頭，（關鷄山在象鼻山前春間曾往一遊）慰閑情於聊勝。不期夏至，竟有朋來，纔作相見之歡，克遂遨遊之願。一舟雙槳，萬水千山，王摩詰畫中之詩，都來眼底，司空徒詩中之品，湧至胸前。茲游之樂，樂以無涯。爰記小詩，并附短引，聊所以志鴻爪，而不暇計工拙也。

破曉出門趨定桂，（定桂門）灕江橋畔覓船娘，半篙象鼻山前過，兩岸鷄頭水映行。（關鷄山分峙兩岸，鷄頭映水，舟行其間，若見鷄之行於水也。）孱劍未隨輕槳在，燕臨共壽引杯長。纔知飲啄皆前定，忘却烽烟有戰場。

此去陽江路未遙，大墟過後酒旗邀。（大墟距桂三十里，街長六里，商業甚繁。）幾分夏景山猶黛，四顧嵐光媚不嬌。村外灘聲聽欸響，天邊月影照今宵。（月色清朗，山光秀麗，船頭叠嶂，飄然欲仙。）泊舟記取黃牛峽，一夜清幽遠市囂。

山雨欲來風動樹，老龍噓氣忽成雲。月隨漁唱閑歸去，雷共潮聲醉後聞。（午夜風雨大作，繼之以雷，舟爲震撼。）人似浮生如寄夢，客從偶聚最情芳。搖來恍悟莊生蝶，底事還膺物外氛。（一日之中有日，有月，有風，有雲，有雷，有雨，天時時變，不圖游山玩水時遇之，頓動身世之感。）

（以下轉入六八頁）

西南夷——「百濮」之種類及其相互關係

范義田

本文要點：（一）百濮包涵氐，羅，苗，越四種。（二）雲南兩主要大族——氐族與羅族。（三）巴氐種之巴，蜀，苴三部與雲南之巴苴，望苴，樊施。（四）白氐種之明月驛與雲南之古白國及明家。（五）羅族與古代荊楚民族之關係。

引言

雲南貴州及與西康連界之民族，漢時稱西南夷，以其在四川之西與南而言。其族古通稱百濮，其義爲部落散居，不相統一；此卽由其種類複雜之故也。然要而言之，百濮之種類凡四：一曰氐，一曰羅，一曰苗，一曰越。氐與羅爲高原系民族，卽西戎氐羌種。苗與越爲海洋系民族，卽東夷族與馬來種之混合。而我國最大之漢族，亦卽西戎與東夷之混合也。高原系之氐羌，漸漸南移，北自甘青，南達雲貴，爲漢時洱海以西至怒江之「嶲昆明」之族，及滇池以東之「靡」「句町」「勞浸」諸族。四川盆地之「巴氐」族亦南徙，巴氐分爲巴（樊施於）。蜀（望帝族），苴（葭萌族）三部，卽蠻書所載滇中各族：巴苴，羅苴，望苴，施蠻，茄明諸種也。隴西之「白氐」，晉時一部南徙川滇，卽蠻書所載滇池洱海兩區之白蠻，滇載記等書所稱之白子，白民也。羅族爲羌族之一系，自西康南徙，直達緬泰越之邊，卽尙書禹貢篇所記梁州之「蔡蒙」及「和夷」也。「蔡蒙」皆爲草，乃指西康之高原人民；「和夷」據水經注洹水條引鄭玄注：和之義爲山道盤桓；蠻書載「夷語謂山爲和，」今又曰谿夷，其義亦同。其族分佈之地點皆曰「蒙」曰「和」，今滇皆有之。羅族之一部並沿金沙江及漢水而下，分佈湖南北之間，爲春秋之羅國與盧戎，後併於楚；當戰國時楚莊蹻入滇，（史記西南夷傳）東晉時湖南貴州之間僚人及群蠻西徙時，（晉書李勢載記及蠻書），其族又折向西南，分佈川滇之間。故雲南民族，與古代巴蜀荊楚及甘青康之族，皆爲一系。苗族與越族已有混血，古時所稱之「交阯」，自黔桂境內之苗族皆包括在內，晉時自黔湘西入川滇之僚人，亦以苗族占主要成份。擺夷族屬於百越系，爲海洋之文身民族，東漢時永昌哀牢國曾統屬其衆，三國時之李恢及南詔之異牟尋，豐佑，並曾徙其族於滇西及滇中。其族一部已與氐羌同化，風俗頗有唐時六詔之色彩，今車里之阿卡及僰樂族，與氐種明家極爲接近；南詔蒙氏時曾服屬緬泰諸族，今車里土司，猶以蒙爲名號也。

以上各族，爲高原系之氐羌實佔雲南土著人民之主要成份，有順橫斷山脈向南遷移之痕迹；苗人則自湘黔之苗疆西徙；越族則自印度支那半島北上；此西南夷之大概情形也。以下各節，當分別

說明各族之部區及其互相間之關係，

百濮中氐、羅、苗、越之種類及關係

一、氐族之部區及其種類

氐為西戎之一大族，與漢族羌族均有血統上之融合，在雲南民族史上占有重要之地位。與氐族同占重要地位者，則為羅族，羅族與氐族亦互有融合。雲南民族史上之爨與僰，或烏蠻與白蠻，即氐族與羅族也。茲特分析其部區與種類，以闡明西南夷所包涵之民族成份及其分合交雜之跡。

甲、氐之部區可分為四：

（一）陝甘及青海之部份。其稱號為白氐。漢以前居敦煌間之大月氏，自漢至南北朝時之湟中小月氏，武都白馬氐，先零羌及沈氐，皆其種也。周時驪山之姜姓犬戎王，戰國時洛川之大荔王，上郡之義渠王，漢末之百頃王楊騰，晉時之武興王楊茂搜，北魏時之宕昌王梁懃，五胡十六國中之前秦國主苻堅，後涼國主呂光，趙宋時之大理國主段思平，皆出其族。

（二）四川及鄂西之部份。就其首領稱號之不同，又別為巴、蜀、苴三種。（1）巴——在四川嘉陵江流域與湖北沮水之間，周時為巴子國，與楚為鄰，戰國時稱王。其族一稱「板楯蠻」，以其挾板楯而戰（見通典），一稱「白虎復夷」，以其在秦昭襄王時射白虎除民害，秦復其租賦。一稱「賨民」，以其從漢高祖定三秦有功，復其租賦，令每人歲出賨錢四十（賨者，免除租稅傜役之謂）。（2）蜀——在岷江，涪江流域及嘉陵江上游一帶。其歷史甚古，戰國時蜀王稱帝，號曰望帝，與巴同族。其族號曰青衣。（3）苴——蜀之北部，在隴蜀之交，白水之濱。蜀帝封其弟葭萌為苴侯，邑號曰葭萌。（漢置為葭萌縣，今四川昭化縣）

巴蜀苴為氐人之主要部份，上古即與華族混合，為開化最早之農業區域，史載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雅龍江），昌意之子顓頊之後為蜀叟（老童）。顓頊之孫大禹生於汶川（今西川茂縣），夏后啟使孟涂居巫山，聽巴人之訟，仲康使胤侯（其國在四川廣元縣）伐羲和。周時有巴子國，蜀王於戰國時稱帝。秦滅巴蜀，仍留其舊王，巴王世尚秦女。及漢時，巴蜀已成為中國之內部，遷籍其人力物力以開發西南夷，漢武帝發巴蜀卒治道通南中，並徙巴蜀人實其地。漢晉時代南中官守，多為巴蜀人。故雲南之民族及文化，與巴蜀之關係最切。晉時李雄據成都稱帝，國號成，其先世即宕渠之賨民也。（宕渠今四川渠縣）唐時南詔之親兵，其族曰「望苴子」即望帝苴侯之族也。

（三）雲南貴州之部份。其稱號曰僰，或曰濮，即漢時犍為郡之古僰侯國，越嶲郡及滇池之僰僮。唐時之八詔，其中如石和城及施浪詔、浪穹詔、鄧賧詔、越析詔之一部，皆施僰族。南詔國與宋時之

五〇—二九六

大理國，皆僰人建立之國家而有羅族之融合。蠻書言：「六詔並烏蠻爲八詔」，又言：「南詔，烏蠻別種」，蓋南詔與越析兩詔之主，系出羅族（烏蠻），其餘並氐種（白蠻）也。因羅與氐兩族已有融合，故即用氐人之稱帝王爲「詔」者，以爲尊號也。（見晉書桓玄傳及苻堅載記，當另文釋之）。

（四）湘黔桂之部份。其稱號爲百濮。百濮所包括之成份，爲巴氐，苗人，羅——三種及越族之一部，其相互關係，另於下節述之。

乙，氐之種類，分爲三種：一曰白氐，（月氐），二曰青氐，三曰巴氐（蚺氐）。通典曰「氐有白氐，有青氐，有蚺氐，漢人以其服色名之」。而諸種亦復流徙交雜自隴蜀以達滇黔皆互見之。

（一）白氐（月氐）——白氐原居秦隴之西，其衣尚白者，蓋由於生活環境之故。古稱塞上之草皆白，鳥獸之屬亦取保護色而爲白羽白毛。國語周語謂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山海經記：「鳥鼠山渭水上源及陝北延水一帶鳥多白雉，獸多白狼，白鹿，白牛馬。」其地之氐人以白色爲衣亦人類模倣自然及有保護色之意，如漢書　越人身上刻畫龍文，以避水害者也。犍爲及越嶲之僰人，僰與白之音互爲通轉，字亦通用。大理國段氏，其先爲武威郡白人，其國爲白國，國人爲白子，（見南詔野史及滇載記）。「白」字並又寫作「僰」。明家族白國之傳說歷史，稱白古通，亦作僰古通。今滇西明家人尚自稱曰白子；在滇東會澤以東諸縣及滇南最東，鎮沅、元江諸縣者，稱白兒子，漢人呼之曰阿白。羅氐兩族合組之軍隊，南詔野史稱曰爨僰軍，元史兵志作寸白軍。是「僰」「白」即一音之轉，其中並有自北南徙之隴西白氐也。

大月氏即白氐之族，秦漢以前居敦煌間，漢初迫於匈奴，徙葱嶺以西，君臨大夏（今中亞細亞浩罕一帶），南服罽賓（今阿富汗）。東漢時，征服印度，爲印度共主。當其在敦煌時，西有白種人烏孫之鄰，兩族接居互有血統交融之成份，烏孫中雜有黃人之血，月氏中亦雜有白人之血，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記曰：大月氏「人民赤白色」是也。大月氏既西徙，留居者稱小月氏與諸羌雜居青海東部湟水流域，互相婚媾。（以上見史記張騫傳及後漢書西域傳。）然則，白氐之稱曰「白」者，其一部份或象以膚色而言也。

白氐在秦隴之間所居之流域曰白水，爲嘉陵江上源。白水有二，源出西康松潘境者稱白水河，東南流入甘肅文縣，與源出甘肅臨潭縣西傾山之白水江相會又東南流稱葭萌水，至四川昭化縣與嘉陵江合。宋書曰：「白水自西傾山至陰平界，氐居水上者爲白水氐」。其族延佈於岷江雅龍江、金沙江瀾滄江諸河谷，即史記西南夷傳所載：自嶲以東北徙莋都最大，再東北冉駹最大，再東北白馬最大，在蜀之西一皆氐類」者是也。白馬，即武都郡白馬氏，濱臨白水江之大族魏書氐傳曰：「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也。其南北分佈之部族路如下：白馬氏之南，爲

白狼國，東漢時內屬。（見後漢書西南夷傳。今西康雅安縣以西之攙氐羌之集合。）白狼之南金沙江之北爲白國北方，後南詔異牟尋破吐番後置以爲驗。（今永寧，永勝之地）麗江有白馬寨、元史地理志謂白馬氏之裔居此。洱河之南，有白水蠻，見唐書南詔傳；其地又稱白崖國，即滇載記所稱明家古代白國之國都也。（白崖在今彌渡縣，元江上游稱白崖江）。今元江以南之明家族白兒子與羅羅族和泥（又稱窩泥），所奉之宗教稱白馬教，即原於白馬氏也。

白氐月氏，「白」與「月」音義皆同其族奉明月爲神，所居之水曰「明月峽」，（四川廣元縣北及巴縣東，湖北宜昌縣西，皆有「明月峽」之稱。）又晉時建寧郡治味縣（今曲靖縣），有「明月社」，氐叟會盟之處也。（見華陽國志南中志）。巴縣之明月峽，李膺益州記謂「峽首西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如滿月」；宜昌之明月峽，輿地紀勝謂：「倚江面崖石白如月」；今劍川海子（劍湖）邊有捕魚村落，於金華山崖壁上以白石灰塗一滿月，經約二丈，每年塗飾一次，謂月照海中，則捕魚可以多獲，即明月峽之實蹟也。又凡廟宇正殿後牆上正中以白石灰塗一滿月，廟宇爲宗教集會之所，此亦明月社之遺也。而滇中陰曆六月廿四日之「火把節」，其俗興於六詔，此固與明月峽明月社同爲氐人捕魚民族之原始崇拜，夜間燃火把捕魚，其作用與明月之光相同。至於南詔野史所載南詔火焚「明樓」故事乃因故俗「火把節」之紀念而爲此政治陰謀，非「火把節」由焚明樓而起也。

其衣尚白之遺風，在唐時，則南中白蠻之婦人以白繒爲裙襦，（烏蠻則以黑繒，見蠻書。）南中唐時之西爨白蠻固以氐人爲主要成份也。今西康松潘茂縣之地，有稱爲羌人之村落，信奉巫教及道教，神壇祝文全用漢式漢文，其人衣白麻布衣，牆上嵌白石爲神主，祭神作白色祭台，插白旗，即白氐之遺族。滇西劍川關坪一帶之明家婦女，衣飾亦均好白色。至四川人之好包白首帕，則亦白氐之流風餘韻矣。

（二）青氐——蜀國之屬，稱爲青氐，蜀王爲青衣神。其族與羌族羅族有混合，唐時東爨烏蠻，其衣裙爲黑色。也其人爲古代水濱捕魚之族，故衣青色，與草青水碧相混。山海經謂：「氐人國：人面魚身，無足，」即言其人捕魚，以魚皮爲衣，常居水中，不見足也。（山海經所記爲初民社會傳說，上古人之語彙，概爲形像化。）其所居之水，曰青衣江。方輿紀要曰：「蜀以青衣名江者三：一在漢嘉，漢書公孫述據蜀，青衣人不賓是也。一在青神，以蠶叢氏而人神之也。一在南溪，與青衣國鄰」。漢嘉之青衣江，即古沫水，亦曰平羌水，源出四川蘆山縣，於樂山縣會大渡河。蘆山，樂山之名，均與羅族有關係。漢時於蜀郡之西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青氐與漢同化之早，即此可知。青神縣之青衣江，在成都之南，成都古有蠶叢祠，祀蜀王，俗稱「青衣神」也。南溪之青衣江，在今四川南

漢縣，卽古夜郎國之境也。

（三）蚺氏（巴氏）——蚺氏卽巴氏，山海經「巴蛇食象，」郭璞注曰：「今南方蚺蛇吞鹿，鹿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蚺蛇又名髯蛇或南蛇。水經「益州葉榆河，過交趾麊冷縣北」注曰：「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獸鹿，獸鹿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紋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蚺蛇無毒，體長二三丈，頭部長，不似毒蛇之爲三角形；背面黃褐色，有斑紋，腹面白色；肛門兩旁有小突起，爲後肢退化消失之遺跡。筋力强大，能絞殺人畜食之。產南方，故又名南蛇。」（見辭海）是「巴蛇」「蚺蛇」卽一種。史記西南夷之犍駹，（在今西康茂縣）雕題如龍，龍爲蛇之大者，犍駹是卽蚺氏也。巴人食蛇，並以其皮爲衣帶及刀劍鞘之類，故通典以蚺氏亦因服色爲名也。

二　百濮中之氐，苗，羅，越諸族之關係

（一）濮與越之混合——百濮之成份爲巴氏，苗人，羅人之混合，虞舜所徙之三苗，卽指此三種而言。其族在桂粵滇之南部，又與百越族有融合，禮王制謂：「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雕題爲文身之海洋民族，卽百越也。交趾者，注謂夜臥時足相向；此爲山居之民，今居山間之苗族等，猶有此風，夜間燃火於中，群以足向火，環繞而臥也。秦漢之際，林邑國（今廣西之南及安南北部）其王系出蜀王，爲南越王趙佗所滅。（見水經温水條注）而南越與巴蜀之交通，早發生於秦漢之前，如唐蒙於番禺得食蜀蒟醬，而說漢武帝通夜郎是也。漢初南越王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見史記西南夷傳，桐師，今保山。）晉時以永昌爲交州；李雄併南中，亦於南部置交州。凡此皆足以證明濮越兩族之交通與混合，發生甚早。故通典以永昌徼外之擺夷族，列爲諸濮，稱曰文面濮，赤口濮；而華陽國志則稱之爲閩越濮也。

（二）氐與苗之關係——巴氐與苗之一部份，其互有融合，來源尤古。巴與蜀爲同姓之國，故青氏與巴氏皆爲濮族。而「百濮爲百蠻別名，」（逸周書孔晁注）故巴氏後漢書稱爲巴郡南郡蠻。虞舜時，徙江湘之間之三苗於三危，其族包括巴氏在內。三危山在敦煌之南，接於岷山，卽今祁連山脈一帶，故隴西及河湟之間，古代已有氐苗雜居。春秋時西戎東入伊洛，陰戎與允姓戎之祖皆爲三苗。（見左傳）苗人在湖湘之間，武陵山婁山北連巫山一帶者，漢時稱爲武陵蠻，漊中蠻，澧中蠻，與南郡巴郡之氐人雜居。苗之渠帥有雷氏，相氏，潭氏；零陵蠻有羊氏，陳氏；其族相呼曰「姎徒，」輸布爲賦，謂之「賨布。」（見後漢書南蠻傳。）與巴氏廩君之族五大姓：巴氏，樊氏，瞫氏，（瞫，或作潭，）相氏，鄭氏，其大姓多相同；姎徒

與賨之稱兩，苗與巴氏亦復一致。足證氐苗兩族，在四川之西北與東南兩面，古代均有融合也。英人戴維斯曾就語言性質研究西南夷，以明家人與苗族中之猺人同屬一系。按諸我國歷史所記，亦可以證明其說之相當正確。

南蠻之中以苗人占主要成份，古亦稱僚（其中並雜羅族。）其族之社會特徵：一，大多從漢姓，如氐人然；二，用銅鼓；三，奉槃弧犬爲神。唐時湘黔之間，有東謝，西趙，南謝三部最大。其在滇粵之交者，唐宋時稱爲西原蠻及桃花蠻大族爲儂姓，宋姓，黃姓，唐宋籍其民爲壯丁藉以守邊，而其部族亦與南詔及大理相結以自重。（見新唐書南蠻傳及太平寰宇記。）所居多在巖洞故又稱「洞人」或作侗。峒，又或稱僮人，其壯丁曰洞丁。其族又有稱爲傜者，當即從唐宋時給兵役而來也。今貴州廣西之僮人，其語言有與明家語完全相通者，則僮者，即㸐僮之類也。又有稱白苗者，其祭祖殺牲之禮，與禮記祭義所言古祭禮大體一致；而人死以棺木擱置巖穴間，則與㸐僮相同焉。今大關與鹽津之交，地名豆沙關，有棺木擱置巖穴間，人骨較常人爲長大，俗呼白人墳，其地卽古㸐侯國之境。又會理與永仁之交，金沙江南岸，古亦有同樣之墳，太平寰宇記會州下：「會斷川在瀘水之南，上有深巖，巖中多仙人葬，莫測其來。遠望如窗牖之間；其棺內多碧骨如珠，人取之多不群」按此所謂仙人葬，莫測其來者，卽華陽國志所記：「會無縣濮瀆得住狼縣，故濮人邑，有濮人冢，冢不閉戶，穴中多碧珠」者是也。濮人卽㸐人，亦卽僰（郎浪）人，其葬與豆沙關所見者同屬一族。而其俗今尚行於貴州之白苗中（置棺處稱「停喪洞」）其爲同族關係，此亦一證。氐羌之族，漢時稱「叟」，其能言議爲衆所服者稱「耆老」（見華陽國志南中志）「耆老」之稱，卽源於「叟」，另有專節論之。「耆老」又轉爲「佐佬」爲「哀牢」。洞溪纖志謂：「佐佬有棺而不葬，置山崖上，或臨大河」華陽國志南中志載哀牢有五王戰死，葬後爲虎所食，當亦有棺而不土埋之故。今大理蒼山下有大理國王段氏之墓曰「白王洞」，俗又稱「白王墳」，但有洞穴而無塚，大理段氏世系相接，自宋迄元，而無塚墓遺跡，其僅有者則爲洞穴，當亦人死以棺置巖穴間也。是苗蠻之中其稱曰僚，曰傜，曰白苗者，與氐稱明家爲同族，或兩族互有融合者也。

然苗族雖多，但以湘黔爲主要活動區域，在雲南之歷史上，並無特殊之政治活動。宋仁宗時，有儂智高起於廣南，南攻廣州，北陷邕寧稱皇帝後，爲狄青所破，遁入大理，（時在西紀一〇五三年）大理段氏殺之，函其頭於宋。（見通考）儂氏既敗，其族或改姓趙氏、列爲編民。役有儂士貴爲宋之特磨道將軍稿州團練使，降於元世祖，改其地爲廣南宣撫司，其在雲南歷史上較爲生色之活動，僅此一段。故本篇特略而不言。

（三）羅與氐之關係——羅族有羅羅及㸐濮之稱。雲南之

五〇—二〇〇

濮主要包括氐羅兩族而言。氐亦稱爲白濮，即晉唐時代之白蠻。羅亦稱爲黑濮即烏蠻，又稱烏濮，而與氐人有融合；通典載永昌徼外諸濮有「黑僰濮」（僰與白通）即羅與氐之混合種，羅爲黑濮，氐爲僰濮，合而稱之，則爲黑僰濮也。其名稱之見於蠻書及滇繫者，如樸子蠻人普蠻等黔桂之間及雲南之南部，滇越滇緬之交皆分佈之羅族之分支甚多，有羅婺，和泥，羅蘇，力蘇（通作栗粟）麼些等種，其中並包含氐羌兩族。漢時越嶲郡有蘇祁叟，嶲即西南夷傳之「嶲昆明」，嶲又音支今西昌之羅羅又稱支夷；而氐之「氐」，又作「支」，又稱「祁」；且蘇祁，支夷和泥，羅蘇等；皆氐羌混合之支派也。

羅爲羅族之通稱其主系也。其分佈金沙江流域者，東達洞庭湖之西春秋時與楚同姓之羅國，其故國在今湖北宜山縣，後徙枝江縣，再羅徙；楚文徙之於長沙今湖南之湘陰縣。其族與巴氏有融合，巴氏渠帥七姓；羅，朴，督，鄂，杜，夕，龔，羅姓即羅族一系也。其在岷江與大渡河之間，則與青氐有融合，與草原「蔡蒙」之族接居，稱曰「和夷，」禹貢所謂：「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者也。

羅國與荊楚有同族關係。周成王封熊繹於楚，熊繹之先原姓芈；羅與楚均姓熊荊姓芈。上古代與華族已有種族上之融合，即華族分佈於長江流域之一系：顓頊高陽氏之族也。所謂同姓者，即氐族部落時代，由同一氐族之發展，或若干氐族以婚姻關係而聯合，而稱或同一之種族也。南中氐羅混合之部族自漢以來，有爨姓世世爲會長大首領，以迄唐初。據南朝宋時之爨龍顏碑（碑額曰：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稱其先爲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之裔，後南北轉徙，自河東展轉入南中。爨與滇，皆楚國之族也。通典亦稱：自滇以西，皆楚莊蹻之後。按戰國時，楚將莊蹻入滇，建滇國史記西南夷傳稱其爲楚國之後；滇之東靡莫勞浸之屬，與滇同姓；滇之西爲昆明，亦與滇相爲依附。故予以滇與浸俱爲荊之一系，爲荊字之音轉；滇之南又有句町，西又有媦縮，町與縮亦與荊爲同音之字，諸部之首領，皆同屬一族也。（句町諸部落國，俱見漢書西南夷傳。）洞庭湖以西，長江沿岸春秋時之國家，荊、楚、羅、夔，（夔國在湖北秭歸縣）均爲同姓國，奉高陽氏顓頊帝爲始祖，而爲華族與西戎之混血。屈原爲秭歸人，其離騷述先世曰：「帝顓頊之苗裔兮。」史記楚世家曰：「楚之先世，出自帝顓頊高陽。」班固幽通賦，述其先世曰：「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注：「高頊，高陽氏顓頊也。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爨龍顏碑即以爨爲班姓之後，其所記世系略爲：「少昊顓頊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子文銘德於春秋，班朗紹縱於季漢。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彪刪定漢記班固述修道訓。爰暨漢末，采邑於爨，因氏族焉。」其世系之大體，即本於班固之幽通賦。蓋南蠻羅族之首領大族自不必

皆為楚世家一系之發展，然其與楚同屬一族，而為古代華夏族之南方一系則跡象甚顯顓頊。高陽氏之氏族，為三代以前向長江流域發展之華戎混血種，其後氏族間互有合併，擴大而為種族，故皆以顓頊帝為其始祖也。

羅國為羅族最早建立之部落國，後併於楚，文化已與中原合流。故成為其族之代表稱號。（屈原楚些。據楚詞補注，謂些為巴峽間人禁咒語尾，而巴峽間即為羅族分佈之地。）唐宋時，黔中為羅殿王之部，世受封為王。（羅殿又作羅甸）在金沙江沿岸一帶及雲南北部者，皆通稱羅羅。羅又稱盧，原為蘆字，所居之水即稱瀘水，金沙江為瀘水，怒江緬片馬一帶亦稱瀘水，南盤江上源稱瀘江是也。蜀漢時，越巂太守馬忠率郡夷，郡夷皆鴟視，（見華陽國志蜀志）所謂鴟視即唐書謂黑夷為深目之特徵；而武侯「自越巂渡瀘」其地在會理，江名為瀘，正以盧族分佈其地而名也。盧之義又訓為黑，故黔中之水，又曰烏江，曰黔江也。羅族之分佈雲南南部者，除稱為黑濮外，亦有羅婺，羅黑之稱。其分佈江漢之間，與巴氐融合者，亦同其名號曰巴苴。至於部落名稱，則不分東西，不區南北，皆稱為蒙，轉為邛，為茫，為明。明又同為氐人之稱號，是又羅與氐兩族已有融合之故也。（南詔為蒙氏，烏蠻，又稱烏蒙，東川及建昌稱邛部，元江以南，瀾滄江以西均有茫部落。漢唐之昆明蠻，包括氐羅兩族，滇西之氐人通稱明家。）

（四）滇中各族之雜稱——雲南之地，在巴蜀之南，百濮之西，南越之北，故為各族交會之區。其族稱之見於歷史及尚流行於今日者，如曰棟蠶，則蜀王蠶叢氏之族。曰姑復，則巴氐族之白虎復夷，白虎之切音為姑。曰巴，曰苴，曰濮，曰羅者，則氐與羅兩族也。南詔之人名地名，其見於蠻書及新唐書南蠻傳者，多稱巴苴，蒙苴，孟苴，羅苴，皆顯示氐羅兩族之混合。其曰驃苴，驃越，越賧者，則又有緬越擺夷諸種之混合也（越賧即騰越，原作藤充，言其地盛產藤，瀾滄江上有藤橋，見蠻書）。至滇緬兩族之交融混合，除由於政治上之關係，自漢至明初緬甸皆為中國之屬國及領土外；其種族上蓋與氐羌同為一系。如漢時南中大姓有雍姓孟姓，（「雍」「孟」一音之轉，乃種落之號稱）。而後漢書西南夷傳稱撣國王雍由調入貢，東觀漢記稱撣國王雍由入貢，唐書驃國傳稱國王雍羌獻樂，其王皆雍姓，又今緬甸境內猶多孟姓，孟之音又轉為莽又緬甸境內地名多稱「莽」，蠻書稱烏蠻謂城為「莽」；又「多」稱「茫」「茫」亦為滇中氐羌族之部稱。其種稱除稱驃苴者外，又有蒲驃，苴與蒲均為氐人，驃為緬人。南詔尋閣勸稱「驃信」，其意為帝王，信亦為氐人之稱謂，大理總管段氏稱信苴；驃信者，南詔既服屬緬甸，故兼緬王之號也。

又氐羅苗三種相混合，而以羅苗之稱為通行。氐人之與羅相混者，亦通稱羅羅；與苗相混者，亦通稱苗子；其區別當於語系中求之。

黑石山冬景

隋樹森

川東地方，冬天一到，直至第二年的暮春，天空常是陰沈寒鬱，磅礴着使人窒息似的氣流；晴朗的日子，很是希罕。加以有時濃霧瀰漫，有時淫雨連綿；雨落的時間一久，那陰濕之氣便直像要滲透了人們的皮膚。就是雨停了，天又未必晴，空中常是迷濛濛的凝結着一層雲氣。這樣的陰天和雨天，一連便是十天或半月，也是常事。你想每日仰望高空總不見太陽，不見蔚藍的天海，而要在暗淡愁慘幾乎就要崩潰下來的圓穹之下討生活，如何能不使人厭煩？

昨夜滿天是燦爛的星斗，那張懸了許久的灰蒼蒼的天幕，在黃昏後悄悄的揭開了。今朝長空一碧，光明潑刺的太陽露出面來。半月以來總是陰，現在忽然澈底的放晴，對比之下，眞能使人們的感覺發生錯誤，覺得宇宙間從來不曾如此光明燦爛，從來不曾如此有生氣。是的，久陰忽晴，山川草木都像是由沈睡中醒覺，都像是由垂死中恢復了健康。放眼看去，簡直的整個換了一個世界！我正想趁此良辰，約一位初到白沙的朋友，去鑑賞黑石山的勝景，不料他竟先來約我，要我作遊山的嚮導。今天是怎樣一個適於野遊的日子，那還消說。

兩年前的暮春時分，因為要避空襲，我便隨了工作機關，從陪都重慶搬到陌生的白沙來。定居之後，一個宿雨新晴的上午，我曾應當地某紳士之約，遊黑石山。那一次因爲是生路，所以坐滑竿去的。滑竿在曲折的山路上走，我放眼四顧，在目光所及的地方，無論是高崗是幽谷，都塗着一層濃綠。生機勃勃的早稻，茸茸紛披的蔓草，蒼翠矗立的樹木，都爭着在亂山間佔地盤，不肯留下一點兒空隙。滑竿沿着石徑往山裏跑，忽而一陵，忽而一谷，陵與谷的差度雖不很大，景色却總在變換，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路程還有多麼遠，不知道，前面有些什麼景色，也不知道，黑石山到底是那一座，依然不知道：我簡直走入迷陣了。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天在叢山中所得的最初的印象。

現在這異鄉人却與初來時不同了：黑石山的方位我認得清清楚楚的。這座山離我們的寓所石珠巢約有十里，遠遠望去，可以看到那被濃密的樹叢遮蔽起來的山頂，青黑而深邃。我先把這山頂指給朋友看，告訴他要以此為目標。於是我們在難得的陽光下，開始在坡度不很大的起伏的崗巒中走，不久也就把山中那曲折的路程走完了。

黑石山的山麓有很大的一片橘林。春天，清香淡雅的橘花，形成了玉帶似的，把山麓都圍繞起來。秋天，「橙黃橘綠」，當然更如詞人所說，是不應忘却的「一年好景。」現在已是仲冬時分，橘柑

都擠得靜淨，那纍纍滿樹的金黃色的果實，壓得枝幹都低垂下來的景色，已經看不見了。但在地下卻狼藉着許多橘柑的殘骸留給人們回想它往昔的繁昌。

穿過橘林，拾級而上，便是雄踞在黑石山頂的聚奎中學了。經過校門再向前走，便可以見到一個風景區。

這個風景區，是在聚奎中學的左前方。從那雜亂着散布在山上的若干顆巨石間的通路走過去——這些巨石中，有一顆上面刻着很大的紅字「函谷」，有一顆上面刻着「一夫當關」，形容得都很恰當——便是一個斜度不很大的山坡。幾十顆高達一二丈的黝黑斑駁的巨石，棋子似的散布在這大枰——山坡上。它們在這裏不知經過了多少歲月，被濕氣和蒼苔侵蝕得黝黑，被風息和雨水冲刷得失去稜角了。黑石山大概就是由此得名吧。這些巨石到底是怎樣來的，我不會精究地質學，無從知道，同時對於這方面的求知慾又很冷淡，直到現在也不曾向專家請教過。縱使請教專家的解釋自己又未必相信，所以還不如不請教之爲愈也。它們一顆顆的散布在山坡上，好像是自天而降，不過又不像是殞星：殞星似乎沒有這樣大，而且也決不會幾十顆殞星一齊都落到這裏。山坡上到處有花草樹木，無論春夏秋冬總有花可看。紫薇很多，春天開花的時候，樹枝被細碎的紫花一節節的圍繞起來，可以看到無數條紫色的花鞭。現在是冬天，寒梅又正在怒放，一點兒也不寂寞。山中很和暖，松柏蒼翠，綠竹猗猗，梅花怒放，所謂「歲寒三友」固然十分暢茂，而此外我們叫不出名字來的雜樹不會落葉的也不計其數。地上到處有青草，野生的雛菊不時在眼前顯現。冬天也看不到荒蕪蕭疏清寒的景象。

在這叢林和巨石之中，有一處值得遊山的文人墨客憑弔的地方，是白屋詩人吳芳吉的墳墓一坏黃土，前面立着很別緻的刻有英文的墓碑，墓旁的山石上，刻着聚奎中學學生的紀念文字，但並不多。墓之前後，有兩叢薔薇，正在伸着無數的臂膊與腰肢，在地下向四外延展。墓後的一叢長在高崗上，墓前的一叢生在低坳中。我想這兩叢很大的薔薇開花的時候，在詩人墳墓的前後輝耀，一定十分好看。現在詩人的墓旁幾十株梅花正在盛開，也不寂寞。盧冀野先生有「黑石上梅」詩兩首，其一云：「萬樹依然繞墓門，一輪圓月想溫存；（白屋詩人有句云：「萬樹梅花月正圓，簑衣灑昨好漁船」）平生不是林和靖卻有梅花解報恩」。便是寫的白屋詩人的墳墓。山上到處有石頭，大概將來總有人會把詩人的墳墓用石頭砌得更輝煌一點，使其更爲黑石山增光生色吧！

回到山坡平坦的大路上，順着那條路向下走，便是新本女中。在走近校門時，來一個向後轉，再仰頭看黑石山的景色，最有意趣：全山被雜樹掩蔽着，數不清的黑石散布在山坡上，正像巨大的坦克，但是你不必担心他會開下來，雖然它的確有點要滾動似的山

坡上的素梅開殘了的淡紅，盛開的粉紅，初放苞的綠紅，東一片西一片，錯亂的渲染在林間，像在狂笑，像在歡舞。梅林後面，是一片高達數丈的深邃凝綠的樹羣。這些樹雖然氣象有些蒼老，顏色却仍是綠的。它們一齊籠罩在金黃色的冬陽之下，織成了一幅燦爛的錦繡。

穿過新本女中，順着山路再往前走，便是高洞岩。那是黑石山另外的一個風景區。

高洞岩離新本女中約有半里。有一座觀音廟建築在岩旁——那實在是一個懸崖。這廟共有三間，一部分廟基突出於危崖之外。夏天廟裏有人賣茶賣麵，遊客在此品茗消夏，頗可得臨眺之樂。現在兩座神像寂寞的守在這兒，常來光臨的只有荒山的野雀了。站在廟裏向前看是一個很大的山壑。這巨壑相當的深，底面比較還算平。一條小河從廟對面那高一層的谷中奔流而來，自峻岩上向前面這較深的巨壑中滾墜，便形成了一個瀑布與深潭。這小河名叫驢子溪，水量並不大。瀑布的高度大約不到兩丈，却相當的寬。河水蓬勃澎湃自高而下，遠遠望去，形成了一片白練。有時太陽一照，便發出斷片的閃光來。河水傾瀉下去在潭中打一個旋兒，然後又浩浩漫長的山谷紆迴的向外爬流入宏闊的長江。瀑布終日自高而下毫不喘息的飛奔，用雷霆萬鈞之力襲擊那水潭，那水潭總應該有相當的深度了。現在是冬天，水量較小，如果在夏季大雨之後，山洪奔發，那疾馳飛躍匆匆忙忙要完成他那旅程的小河，水量有時很大；瀑布也就更為雄偉壯觀了。那一股蓊擁激蹶的狂流，形成了瀑雷，終日在空山中怒吼，也足以令人驚心動魄。有時黃昏或深夜，在十里之外的石珠巢附近，還可以竊得到呼呼像是火車開動的聲響，那就是隨着山風傳來的瀑雷了。瀑布之下，水潭左側有一處懸崖，懸崖下面是深進的一個石洞。大自然處處可以利用，有一家人就在這懸崖的直下方築了一道竹墻，把敞着的崖洞遮蔽起來以之為家。這家人自然不會是出世的；不知那些時常表示「志在山林」的人們肯不肯在這懸崖的下面定居，每天與那怒吼的瀑布對話？

我們出了觀音廟向前又向下走到深潭旁邊去觀水，驢子溪的水勢現在很小，河底下的石塊有許多都露出來了。夏天水大的時候，河身瀰漫，長江裏的小船自溪口逆流而上，可以直達於此。現在河水如此清淺，小船無論如何也浮不起來了。河兩岸的山坡並不荒涼，右側較陡較高的一面萬竹瀟瀟，臨流映碧；左側較平的一面，還有許多田畝。溪水兩旁有三兩個樵童和農夫，從容的在冬陽之下工作。荒谷中點綴着這幾個人，別有幽趣和生意。

踏着山路轉上去，走到瀑布所從來的那較高一層的河身一看，那兒也是山谷，但河之兩岸比較開闊，岸上長着許多竹樹。這裡是夏天洗澡的好地方；強烈的陽光射透了河水，可以把河底下那

光滑的石頭晒暖，坐在那石頭上洗澡自然是溫和的。夏天山水橫流，溪中混着相當濃的黃土。現在却是一溪清淺，殘破的石橋的橋座和一部分河身都露出來了。

四川的冬天並不很冷，歸途中看到田裏的小麥，長的比北方冬天的小麥高得多，到處看得見高約尺餘正在開花的胡豆。山上到處塗着綠顏色。地下雖也間有落葉，但不過三三兩兩而已。這氣候，至多也不過是北方的暮秋吧。遙想在北方的故鄉，正是寒風凛烈，冰天雪地的嚴冬。踏遍了原野，也難尋得到成片的綠色。樹木只有光禿的槎椏。土地凍結得堅硬如石。山巔常存着未融的積雪。晴朗的日子雖多，但那裏有這般溫存嫵媚的山景，輕柔秀美的天色，溫馴軟和的風籟？——自然四川的冬天，這樣的好日子並不多；然而畢竟是有啊！

天氣和景色，今天的確太好了。惟其如此，也就使客居的人們更清楚的感覺到「舉目有河山之異；」更深刻的體味到「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更明白的意識到是在遙遠遙遠的異域了！

樹包塔

李俊輔

「茶庵堂」位於寧洱磨黑的中心點，背負着高約十里的山坡，四圍是茂密的森林，在這裏你可以看到「樹包塔」的古蹟。

這裏有居民三數十家，路的右旁有一座建自明代天啓年間的古廟，內供關帝，今已傾圮；再向寺的右前方行進數十步，有一棵兩人合抱的大榕樹，形如華蓋，濃陰蔽天，要是沒有人告訴你，你決不會知道樹根裏會包藏着一座高可二三十尺的古塔。

就此樹蒼老蟠屈的姿態去推測他的年齡，起碼也有數百年的歷史罷。塔的周圍，有寬約數尺，高可丈餘的空間。塔的尖端，有四五尺被樹身緊緊包住，間或露出一二塊古色斑然的石塊，供人摩挲。近根有一洞，可以上下出入，是一個空襲最好藏身的去處。惜乎我到此盤桓瞻覽的時間，未帶照明的工具，不知塔上有無文字可供我們的考據。惟聞當地人說：「前三百年塔包樹，後三百年樹包塔」而已。

從醫學的立場談重慶南溫泉

陳炎冰

一　前言

南溫泉，是重慶附近有名的風景區，而目前的重慶，正是抗戰建國的新都，是黨政軍首腦人物的集中地；所以，今日之南溫泉，已成爲陪都要人唯一的生活調劑地和比較安全的防空場所。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昔日的南京，是北伐成功後的首都，而南湯山，是北伐英雄在首都的享樂地。（勵志社俱樂部；）今日之重慶，是抗建時期的新都，南溫泉，成爲新都抗建首腦的防空區；因爲南溫泉不獨有三個良好的溫泉，而且附近還有幾處很安全的岩洞。

我有時這樣的想：南溫泉不但是戰時安全防空的遊樂勝地，而且也可作爲抗戰傷病將士的療養場所；可惜目前這個在抗建期間含有重大意義的南溫泉，不得發揮其偉大的醫療作用，以惠及於抗戰傷病將士，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你不相信麼？請查從前的歐洲大戰和今日的反納粹戰之各國軍醫院多設置於溫泉地帶，便可知溫泉對於傷病將士治療的重大價值了。我很希望賢明的當局和先進的醫學家，對於這個有醫療價值有抗建意義的南溫泉，虛心來研究，趕快來利用，未始不是國家民族之福！

二　南溫泉的沿革和交通

南溫泉，位於巴縣南泉鄉，離重慶約四十里。巴縣誌載：「孝里五甲，縣南五十里介石場西，地名溫泉場，場後有觀音寺，源出建文山。塘周圍五丈，水深四尺，性溫，浴可療疾。男女二塘，有亭覆其上。」這就是南溫泉的源起。泉舊名熱塘，原屬巴縣介石鄉，明萬曆五年間，建有溫泉古寺，清末始成一小市場；宣統年間，邑人周文欽氏曾募款修建過二次。民國十四年許湘聲氏將附近場地劃歸公園範圍；至廿二年，由「渝南溫泉公園」改稱爲「巴縣溫泉公園。」

從重慶到南溫泉，是在儲奇門搭重慶輪渡公司渡船，約五分鐘到達長江南岸的海棠溪；由此有二路可通南溫泉：（一）如時間寬裕，想瀏覽渝城郊外南山的風景，那就乘轎子，登眞武山老君洞側，繞過文峯塔廣益中學至黃角椏；此一路山徑小路，松竹參天，風景奇雅，別有一番景色；由黃角椏再行十里的山田小路，到老廠，又十里則登山路徑崎仄，再行十餘里，才到達溫泉，約共費時四小時。（二）如果取其便捷或要當日回來的話，自然以搭海棠溪上而川黔公路起點的遊覽車爲方便，遊覽專車休假日約一點鐘開一次，由海棠溪到溫泉約二十里，搭車半小時可到；或在溫塘站下車，轉坐遊覽小艇，沿花灘溪直溯而上，賞玩沿溪風景，更覺開心；由站至溫泉，爲程五里，約半小時可到。洗了浴，玩飽山水，還有充分的

時間來得及趕回渝市。

三 南溫泉附近的風景

南溫泉，是新都的風景區，凡到過重慶的人們，祇要你去觀光過一次，便會懷戀不忘。抗戰以來，面目更加一新，大有車水馬龍之勢。那些得到長居於此安樂土的人們，自然是享盡人間清福，就是住在隔江的渝市居民，每逢春秋佳日或星期休假，約集三五知己，或者情侶雙雙，作一日之清遊，也是調劑生活的理想場所。如果站在醫學的立場來說：南溫泉附近的地形氣候風景，對於保健和療病方面，確具良好的條件；尤其是對於黨國勞形的黨政要人，和抗敵負傷的忠勇將士，是一個理想的休養療傷的場所。

關於南溫泉風景的讚美和描寫的大好文章，在報紙雜誌上面發表過不少，曾經玩讀過這些文章的我，自己想說的都被他們說盡了，再也不能從腦汁中絞出什麼更好的詞句來素描了。因此，我祇好介紹國府前主席林森先生所題的南泉十二景來給大家作爲遊覽風景的指針吧，即（一）小塘溫泳。（二）虎嘯懸流。（三）弓橋泛月。（四）飛瀑歸舟。（五）花溪垂釣。（六）石洞探奇、（七）五湖占雨。（八）三峽奔雷（九）小塘水滑。（十）峭壁泉飛，（十一）建文遺跡。（十二）仙女幽岩。此外，還有「王向氏詩碑亭」，「遠蓉女士墓碑」「周文欽先生墓塔」，「高崖老祖廟」等地方，也值得一提。

四 南溫泉的外觀

南溫泉四面皆山，五峯環列，故有「五馬歸槽」之稱。溫泉源有三處，即大溫泉，子溫泉，小溫泉，現在再分別來說說：

（一）大溫泉　在南泉公園的前面，即公園事務所對面，系歸公家經營。大門口前鐫有「溫泉」二字的橫額，左右各建一亭，極爲注目。內部左爲男浴室，右爲女浴室，各隔成若干小間，分特別間和家庭間兩種，家庭間可攜眷共浴，室僅容二三人，設備頗講究；特別間砌石爲池，約四尺見方，專供個人洗滌；後面是室內游泳池，可男女同浴，池長約十五公尺，闊約十公尺，水深七呎，淺處僅三呎，池面舖以粗石；泉水從石隙中源源湧出，水溫約攝氏四十一度，終年不變，發出硫黃臭氣很濃烈。大池外附建男女浴間各一，專爲鎮上男女苦力們享用，不收費，這雖然是公園事務所諸公爲平民所謀的福利，而也是地方上的居民們應享的權利吧。

（二）子溫泉　在大溫泉場尾覺園內，水量狹小，屬私人所有，並不公開。

（三）小溫泉　在花灘溪的中段左岸，係營地阮姓所建；故又名「阮莊」。靠山近水，幽靜絕倫，周圍環境較大溫泉爲良好。內建洋房一所，專爲私人享用；又另設「花溪酒家」可供人旅居，建有溫泉浴池，分男浴間女浴間及家庭間三種。每室一池，均作三

五〇—二〇八

角形，池小僅可容三四人；又有露天游泳池，長約三十尺，寬十五尺，每星期換水一次；因係露天，最適宜於夏季。泉水溫度比大溫泉低些，硫黃臭也沒有那樣濃烈，故別稱爲小溫泉。

統觀上面所說的三個溫泉，兩個是營業性質的澡堂，一個是私人專用的浴室。也有人說：「患皮膚病者浴之極有益，」但是，根本談不到這是適應於治療的設備，老實說：目前的南溫泉，祇作爲有閑階級的遊樂場所而已，何曾有人注意到利用溫泉治病的問題？雖然小溫泉附近已設立一所南泉療養院，但其結果，距離吾人之理想尚遠。

五　南溫泉的成因和成分

據「地質評論」任績君著「重慶南溫泉附近地質」所載：

「……南溫泉附近無火成岩踪跡，但於背斜層軸處有小斷層數個，似此溫泉之成，與地質構造有密切關係；就溫泉水化學成分觀之，不見砒及硼酸等質，則其應爲地表之水下降受熱而復上升，並非眞正之岩漿水也……。」這是證明南溫泉是由於地表水滲入地下經過長期間保留在地深層處，感受地心熱力及溶解各種岩鑛，然後再沿地層間隙湧出，便構成這個溫泉，其適合於這一條件的溫泉必具有特殊的地質構造；查我國多處溫泉，其成因是屬於這一類。（請參考中華出版的拙著「中國溫泉考」和「溫泉與醫療」）

關於南溫泉的化學組成，曾由「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於民國廿七廿八年共分析過三次，頗爲詳細；現在把它抄錄出來，作爲參考：

28年2月8—20日	28年4月18—29日
無	無
無	無
41.5C	41C
13° C	
同	同
同	同
微代甜味	微代澀味
1.0041	1.0036
0.031	0.050
0.199	0.200
0.060	0.200
0.001	無
1.500	0.380
19.800	27.610
0.400	
無	無
145.000	156.900
無	無
1.480	
6.400	11.000
5.200	3.400
2715.250	2750.000
3.830	2.100
0.570	0.400
36.400	22.950
780.800	782.000
191.200	196.000
53.300	39.160
1374.000	1378.000
29.260	30.720
1.130	1.140
1875.770	1889.640
145.000	156.900
1730.770	1732.740

南溫泉分析結果表

	分析時間	27年9月3—21日
物理檢查	色	無
	混濁度	無
	水溫（泉源）	
	大氣溫度	
	嗅（冷時）	H_2S臭極著
	嗅（熱時）	H_2S臭極强
	味	微代甜味
	比重	1.0025
化學檢查（單位為百萬分之一）	游離氨 (N)	0.026
	蛋白質氨(N)	0.141
	硝酸鹽 (N)	1.000
	亞硝酸鹽 N)	無
	耗氧量	2.610
	游離 CO_2	25.740
	溶解氧	
	酚酞鹼度	無
	甲橙鹼度$CaCO_3$	197.500
	銅，錳，鉛，鋅，鋰	無
	H_2S	
	懸浮物	23.000
	不揮發性懸浮物	12.000
	全固形物	2645.940
	Al_2O	1.600
	Fe O_3	1.600
	SiO_2	29.600
	CaO	748.400
	MgO	186.900
	Na_2O+K_2O	64.400
	SO	1368.000
	Cl	17.600
	F_2O_5	
	（全硬度）$CaCO_3$	1803.010
	（暫時硬度 $CaCO_3$	197.500
	（永久硬度 $CaCO_3$	1605.510

六 南溫泉是「含硫化氫的石膏泉」

我們根據上面這個化學分析表，可以知道南溫泉的主成分是「硫酸游子」和「鈣游子」，可能結合成為多量的「硫酸鈣」（石膏，似無「游離硫黃」的存在，而僅含有百萬分之一·四八〇的「硫化氫」；因為有了這微量的硫化氫的緣故，就可能的放出很濃烈的臭氣，至使一般人一嗅到這種硫化氫特有的腐卵樣臭氣，便異口同聲的說這是「硫黃泉」，這就是人類對於溫泉的原始的分類法之一。如果依照萬國溫泉協會的溫泉分類法來說，他是這樣的規定：「泉水中含有（一）氫硫游子（HS^-）或（二）氫硫游子與次亞硫酸游子（$S_2O_3^{--}$）或（三）游離硫化氫（H_2S）而該泉水一公升中，用碘溶液能滴定其硫黃總量達〇、〇〇一克以上者稱為硫礦泉(Sulphur Springs)」。但是南溫泉的化學組成中，硫酸鈣的含量比硫化氫多，故不能稱為單純性硫黃泉；因為依照溫泉分類法（萬國協會）的規定：「泉水千分中含固形成分一分

五〇—三一〇

以上，而以陰游子的硫酸游子（SO_4^{--}）和陽游子的鈣游子（Ca^{++}）為其主要成分，結合時在鹽類表構成硫酸鈣（石膏）者稱為「石膏苦味泉」，簡稱「石膏泉」（Gipsquellen）。」由於上面這兩種規定，便可決定南温泉是屬於「含硫化氫的石膏泉」（Sulfatische Schwefewasserstoffquellen），是無可疑議了。

七　南温泉的醫療作用

關於南温泉的風景，早已有許多人寫了很技巧的文章讚美過；南温泉的地質構造和化學組成，最近也有學者分別研究發表過；惟獨對於牠的醫療作用，迄今還沒有人去實驗研究；雖然巴縣誌載有「泉性温，浴可療疾」。但是，這句話是我國幾千年來對於一般温泉的傳統的經驗譚，並不是有誰熱心特別去研究體驗出來的結果。可以說：南温泉的發現，雖然未能考究他是經過了若干年代，但是，他確還是一個無人問津的「老處女泉」，因為他直到如今尚未遇着熱情的知己來真實地發揚她蘊蓄日久的「處女性作用。」

所以關於南温泉的醫療作用的問題，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中國學術之不發展，就是由於政府之不提倡，學者之不爭氣！

我自己也覺得慚愧，數年來總是在温泉理論研究範圍內兜圈子，而還沒有踏上温泉實際研究之門；雖然過去也遊玩過好幾個温泉地方，當時祇是像走馬看花般沒有深刻的認識。

南温泉是新都人物的安樂土，而新都又是最高衛生機關的所在地，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實驗研究的報告；但是，在未得到這個報告之前，我願意厚着臉皮引用理論的根據來解答這個實際的問題；雖然自己也明白有時理論未必能符合於實際。

根據上面這個化學分析報告，決定南温泉是屬於「含硫化氫的石膏温泉」，那麼，如果說明了含硫化氫的石膏温泉的作用，豈不是可以了解南温泉的一般效能麼？但是，南温泉還有南温泉的個性，這是一定要實際體驗之後才能認識清楚，因為「紙上談兵」「不能算是「陣地實情」。

現在姑且綜合温泉理論上的見解，擬出一個「南温泉醫療作用表」，以供療養者的參考；雖然不免有閉門造車之差，但願不致枉費一番腦力！

重慶南溫泉醫療作用一覽表　民國卅二年五月

陳炎冰擬

項目	內容
泉類	含硫化氫的石膏溫泉
溫度	攝氏四十一度
水量	
化學分析（單位爲千分一）	全固形成分總量　二、六四五

主要成分	
硫酸根 (SO_3)	一·六六八
鈣 (Ga)	〇·七四八
鎂 (mg)	〇·一八六
鈉、鉀 (Na + K)	〇·六四四
硫化氫 (H_2S)	〇·〇〇一四
游離酸 (CO_2)	〇·〇二五七

飲泉療法

作用

石膏：（一）能增加尿量，排泄尿酸，故有溶解尿酸排除結石之作用。（二）抑制腸管之蠕動。（三）石灰質沉着於病的組織內，有凝固消炎之作用。

硫化氫：（一）旺盛新陳代謝，增加胆汁，尿，汗等之分泌。（二）促進血色素之再生。（三）能降下血糖，有類似胰島素的作用。（四）對于金屬中毒有排泄之作用。（五）梅毒者組織內之硫黃含量較低下，故飲泉可以補償之，且能協助驅梅療法而增加其效果。

飲泉法

一、親臨泉源處，汲取新湧出之泉水。二、一日飲量爲一百至三百公撮。三、因石膏能妨礙消化，而硫化氫之味不佳，故宜用開水稀釋，餐後飲之。

適應症

慢性腎臟炎，膀胱炎，慢性腸卡他兒（慢性下痢），肋膜炎，慢性關節炎，結核，腺病，糖尿病，膀胱結石，尿砂礫，呼吸器卡他兒，喘息，貧血，脾腫大症，軟骨症，僂麻質斯，梅毒，慢性金屬中毒，（鉛，水銀，砷）。

禁忌症

消化不良，便祕。

泉浴療法

作用

石膏：有乾燥皮膚，抑制分泌，消除炎症之作用。

硫化氫：（一）消除皮膚緊張，軟化表皮角質，鎮靜疼痛搔痒，殺除病菌，（二）有刺戟興奮之作用。（三）有匡正病的新陳代謝，變換體質之作用。

泉浴法

一、普通一日一次至二次，（午前六時至八時餐前入浴，或午後二時至三時餐前入浴）。二、每次入浴十至二十分鐘（入浴時，脈搏超過一百二十次時應停止入浴）。三、飽食後，饑餓時，疲勞時，均不宜入浴！

適應症

慢性皮膚病（脂漏，濕疹，禿髮症，膿疱疹，乾癬，痤瘡，毛囊炎，癬，疥等），腺病質，痛風，僂麻質斯，呼吸器卡他兒，喘息，梅毒，生殖器疾患、婦科病，神經痛，麻痺，運動器障害，外傷（銃傷，切傷，刺傷），骨折後疼痛，瘢痕痛，骨瘍，骨疽，痔疾，皮膚潰瘍。

禁忌症

急性熱性病，急性器質疾患，重性結核，重性腫瘍，重性心臟病，重性腎臟病，咯血，吐血，高度血管硬化症，高血壓症而有腦溢血之顧慮者，脚氣，頭痛，眩暈，癲癇，興奮性逆上性患者。姙婦，月經時，應短縮入浴時間，或暫停入浴。月經過多者亦不宜入浴。

吸入療法

作用

石膏有消炎及減少分泌之作用。硫化氫則有祛痰之效。

適應症

慢性上氣道卡他兒，慢性氣管支卡他兒。

注意事項

一、逆上性，心臟或血管弱者，應用低溫浴法，並短縮入浴時間；同時用冷溼布敷頭上，以防腦充血。

二、如入浴時全身感覺溫熱太甚，或入浴後發汗過多，均爲有害，應十分注意！

三、以治病爲目的者，應受有經驗之醫師之指導！

八　尾語

話又說回頭，南温泉不獨是戰時要人的安樂窩，而且也可以建爲抗敵將士的療養院；我們根據上面這個「南温泉醫療作用一覽表」，便知道牠是有治療外傷——銃傷、切傷、刺傷——的偉大效果。目前我國的軍醫院，多設在城市的附近，祇利用藥物和手術的治療；但是，外傷種類中，有些是非普通藥物和手術所能治療的，徒令病期延長，增加痛苦，這是一種莫大的損失；如果把軍醫院建在適宜的温泉地方，利用温泉來治療各種經久性外傷，不特經濟簡便，而且確可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試看目前德國的 Wisbaden泉，Aachen 泉，端士的 Baden 泉，法國的 PLombieres 泉，英國的 Bain 泉，都建設了有名的陸軍温泉療養院；從各該温泉療養院發表的治療報告來看，的確成績斐然。我國温泉遍地（至少有六百餘處），政府尚未注意到這個問題。你們知道麽？目前淪陷區內的温泉（如遼寧的熊岳城温泉，湯崗子温泉等），早已被敵人設立戰陣醫院了，倘我國大後方的温泉，祇能作遊樂之用，說來能無痛心!?

我敢大聲疾呼：「請求政府趕快先把陝西的華淸池；雲南的安寧温泉，四川的南北温泉，改建爲陸軍外傷醫院，以救治抗敵受傷的忠勇將士們」。不知道這一呼聲，可能得到應有的回響!?

雲南益華商業銀行
衡陽分行

——營業項目——

調劑金融　發展生產
輔助商業　促進建設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欵——手續簡便
滙兌——迅速便利
倉庫——穩妥安全
資本雄厚　信用卓著
服務週到　手續敏捷

總行：昆明市南屏街
衡陽分行　衡陽市中正路十四號　電話一三六號
分支行處　桂林　柳州　成都　貴陽　下關　麗江　宜賓　昭通
（通匯地點：遍佈全國）

陽朔記遊

（從第四八頁轉來）

忸广

石隙閑花誰解語；林間野鳥自呼名；故鄉尙有黃山在；離亂何堪萬里情。

禹王一治萬峯橫，海國礁留集大成。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實際爲一雞耳，不過集其大成而已。波映羣山皆倒影，萬山倒影，逸趣橫生，奚過詩有羣峯倒影山浮水句。峯迴密谷共傳聲。攜來旨酒飛觴飲，買得鮮魚就鼎烹。看山飲酒，買魚共食，樂哉樂哉。磨米當年人尙立，經磨米山，有石如磨石，人立其傍。笑言爲我製香羹。

漫游今已過興坪，興坪距陽朔三十里。碧浪黃流一漾清。一路碧流，至興坪水易黃色，一例清洌。坐鎭已瞻前鎖鑰，陽朔山鐫山河鎖鑰字。消閑還整一棋枰。過興坪後，山似平坦，着象棋遣興。游人未醉偏思睡，同游有好眠者，偶一睡醒，惺忪雙眼，尙謂睡覺辛苦。亂石橫江似列營。江多亂石，如排陣圖。看到水窮山盡後，轉灣過去又花明。途中時見此景，客詠古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即此江之景，驚其奇也。

四月南風已放榴，陽朔圖書館前紅榴盛開。篷萊夙約泛江流，爲尋古跡來羊角，在圖書館讀陽朔縣志，陽朔山古名羊角山，後改今名。欲畫仙踪覓虎頭。惜無畫家顧虎頭同游。三五朋儔舟共濟，萬千邱壑鏡中收。此游攝影凡十二片。黃雲正是橫瀛海，得此幽閑慰我游。

漫天甘雨賦隨車，乘汽車回桂又遇雨。紅豆花前記茗茶，道經西大訪某教授，相與啜茗，校有紅豆樹。雙轆飛輪爲送客，滿船良友各歸家。希從舊侶驪歌後，還有凌虛鵬足加。縱使天涯雖去遠，一堂如聚送非遙。同游諸客，有將有遠行者。

忸丁初藁．時癸未浴佛日

五〇—三一四

黔東侗家習俗瑣記

馬若達

三十年夏，隨着工作，來到貴州。因爲做的是農村工作，所以下鄉的機會較多，在這兩年多的當中，幾踏遍了黔省東西南北各路的鄉村。每於工作之餘，附帶着搜集有關苗夷等民族的材料，現已零零碎碎的記滿了幾本小冊了。

貴州所有侗族，大部分居於東路天柱，錦屏一帶，尤以天柱爲最多，在全縣十二萬五千餘人口中，約佔百分之七十。按侗家較之苗夷水仲等族進化較快，在黔省各種特族中，最接近漢族。近幾年來，鄉村教育，逐漸普及，不久的將來，或可期於同化。茲將侗族現在一般民性，語言，生活，習俗等，瑣記此篇，介紹給讀者。

一 民性

1. 好鬬——民性强悍好鬬。彼此稍一不洽，即起衝突，以至於鬬毆。有時因細事而鬬爭，互不服弱，打得頭破血流，甚至釀成人命。鄉間農夫農婦，吵鬧咒罵，更是常有的事。

2. 喜訟——鬬的結果，就是訴訟，不問自己理由之曲直，鬬敗了，定要起訴。平素在家省吃儉用，打起官司，請人寫呈作稟，不惜揮霍。記得去年九月，余在天柱時，曾有鄉嫗，因鄰寨耕牛，蹂踏其田間棉花十一株，遂向牛主提出賠償。當時由保甲調解，以國幣五元賠償其損失，彼仍不干休，非進城與訟不可。結果在城內住客棧，吃伙食，買狀紙，寫稟帖，用去四十餘元，所得代價判的是由牛主賠他損失五角而罷。諸如此類，實不在少。此外爲婚姻訴訟的也很多。

3. 吃酒——不分男女，都喜飲酒，且多豁拳令。宴客敬酒，非常客氣，尤其是婦女賓主互說些親善的話，表示大家和好的意思；普通是先由主人說起，客人後答，說話音調，一若本地人之讀書聲然。說畢，跟着就猜拳叫令。所有宴會，非酣醉不止。家境稍富裕者，都存有酒一二缸或數缸，有的當年釀酒不飲，留待明年再吃。

4. 鬬鷄——居民鬬鷄風氣很盛。好此道者，畜養雄鷄數隻，備作賭具。常集廣場上，以蔑蓆圈不同主人之雄鷄二，令其彼此格鬬，以賭勝負，參加者四周擁擠不堪，其情形與鬬蟋蟀無殊。

二 語言

侗族語言，與苗族完全不同，較之苗話，亦稍爲好懂，也有與漢話相似之處，然因地域關係，其相互之間也略有區別，如漢話之所謂「方言」者。一般說法：呼子爲「拉」，呼女爲「拉曰」。去說「白」，來說「嫣」，那裏去說「白藕」。「鷄又昧養」是問吃飯沒有，「娘昧言念」是問你有好大年紀。田叫「丫，」耕田叫「犁丫，」牛

叫「朶朶，」狗叫「豆誇，」猪叫「惰木，」猪肉叫「南木。」說話字音，用漢文字寫不出來的約佔百分之八十。與漢話相同的，如稱父親爲「爹」（讀勿一丫，）母親爲「媽，」及姐妹嫂等稱呼，也是一樣的。

三 生活

1.居處——侗家多聚族而居，都稱爲「寨。」普通一個寨，有三四十戶人家，亦有百餘戶的。房屋修蓋，木料居多，卽牆壁亦多爲木板所製，屋頂多蓋瓦，很少用草。若是樓房，樓上住人及存放穀物，樓下則爲廚房，牛欄，猪圈，廁所及堆柴草之用。

室內有一種特殊設備，在其他省分是少見的，卽冬季取煖之「火箱，」以木製成長方形，高約二尺，四面不透風，上面敞口，置牀前，放炭火於內，一家老幼，圍坐其上，正可促膝談心。還有一種「火樓，」大都設在堂屋背後，以土磚及木板砌成，高出地面二尺左右，面廣丈餘見方，中間燃起大火，四周擺些矮櫈，既可炊飯，又可取煖，但煙霧太大，四壁燻個漆黑。

2.飲食——食物以米爲主，農作多種稻穀一季，鮮有雜糧，麥作亦不重視。近年來稻收不豐，一般農家產米不敷食用，多在山坡挖掘蕨根，搗取澱粉作粑代飯。辣椒是菜內不可少的佐料，不但每菜必放辣椒，而吃飯時桌上還要擺「廣椒」兩碟，用以沾菜吃。「酸湯」到了夏天更是不可或缺。夏季喜冷食，早晨多煮飯，留作一天吃，中晚兩餐，不再舉火，飲亦以冷茶。食鹽價昂，鄉間鹹味不可多得。

3.服飾——該區產棉很少，農民入冬仍着單衣，男女除作客外，皆係赤足草鞋。男子的服飾，與漢人無多大差別，女子完全短衣長褲，衣長及膝，腰束寬帶，左衽銀扣；青年婦女，喜穿藍色；女子皆束長髮，不論已嫁未嫁，在未生小孩以前，概梳辮盤於頭上，迨生有子女後，則改梳髻於腦後。婦女亦無耳環等物品之佩戴。

4.婦女勤操作——男子身體多孱弱。婦女則個個健康，內而炊爨，外而田間，如除草，挑糞，挑水及趕場買柴買米等工作，大都皆爲女子擔任；通常肩負百斤重担，日行數十里，走起來很自然，毫不在乎。

四 習俗

1.侗歌——侗家青年男女，皆善於歌唱，這些歌的詞句和含意，多半是情歌，在家是不准唱的，所以叫「山歌」或侗歌。常有男男女女，三三五五的，約集於山坡樹下，席地對坐，一唱一和，互表情愛，以唱歌的多少分勝負，這是他們和她們戀愛的方式。假使別的男子，聽坡上有歌聲，找了去也可參加，唱勝了，並可把女子攔下再唱，唱敗了的男子，氣極而去，有時起衝突，以至爭鬬。此種行爲，本地人稱爲「玩姑娘」，當事人則說是去「奏玩。」男子送女子以手巾香皂，女子送男子以親手做的布鞋等禮物。

2.趕歌場——趕歌場就是逢場期那天，周圍三四十里各寨

五〇—三一六

的青年男女都新衣新帽盛裝來趕場，這個場不是爲買賣東西的，而是專爲唱山歌的。每逢這個場期，山上坡下，滿都是人，到處是歌聲，男一群女一群，歡唱着唱和着，生意買賣，以賣吃食及手巾肥皂等物銷路最暢；而飯店女子皆有情人招待。這種歌場是有定期的，每年只有一次，在舊曆四月初八日邦洞（天柱縣屬）爲最鬧熱。唱到高興的時候，一對一對的各自尋覓僻靜地處山崖或叢林下，權作「期我乎桑中」。

3.婚嫁——男女經幾次「奏玩」，雙方情投意合，女子即告知其母，請人作媒，通知男家舉行訂婚。訂婚後，男女就可以公開往來，擇吉結婚。結婚時形式相當隆重，殺猪宰羊，欵待賓客。夫婦年齡相當的很少，大半女大於男，相差十餘歲是很平常的事。

4.回娘家——新娘在夫家住滿三天，第四天就回娘家，謂之「轉脚」，早晨去傍晚仍到夫家，再過二三天，又回娘家，此去，遇有節令方來夫家住三五天仍返，這時到夫家來好像是作客；倘未來時，亦必夫家去接，不接決不肯來，如果婦對夫不甚滿意，或女方另有其他愛人時，夫家即去接，也不肯來，甚至一年到頭在夫家住不了一兩天。這些新嫁的少婦，在娘家照樣的還可以與別的男子自由戀愛唱歌奏玩，直到生了小孩，就回夫家而應安分守己了。

5.私奔——女子奏玩，到了相當程度，願意嫁給這個男子，而父母不同意，或是已嫁的少婦，每有私奔於她所愛的男子家中的，經月餘或幾個月不歸娘家。迨娘家訪查到或己身懷有孕時，也只得將錯就錯，男家就預備十斤猪肉及其他禮物，夫妻一同到女家去「認親」。

6.納妾——納妾風氣，甚爲普遍，家境稍爲寬裕或略有名望有勢力的人家，藏三妻四妾，是很平常的，不少的二八妙齡女子被一個四五十歲的男子納去爲妾，在女子亦毫不介意，並且認爲很光榮的。

7.離婚——因爲男女的結合太隨便及夫妻年齡的不相當，所以演出很多離婚的。夫婦小有齟齬，就要離婚。動機起於男子，就把女子逐回娘家去；出於女子，則不到夫家或竟私自改嫁。青年夫婦以女子要求離婚的較多。

8.迷信——侗家特別迷信鬼神，一年四季，每天早晚，燒香敬神，大門口天地神位，以及猪圈牛欄，都是要燒香的。猪圈上用白石灰滿印些手印在上面，說這樣猪纔可以長得肥及避瘟疫，人患了病不知醫治，只事求神，病愈說是運氣好菩薩保佑，死去就是命該如此。

9.忌戊——每年立春以後，逢「戊」日必忌，名爲「忌戊。」這一天不動土，不犂田，不臨井，不車水，不施肥，一直到「春社」始免忌。據說是怕冒犯着土神，而遭天旱虫災等禍，致釀成荒年。此外舊曆三，六，九，十二等四個月，值「土王用事」的日子，所忌尤甚。每年這日子前一天，各家都得打鑼使家喻戶曉，切忌着這個忌日，假使有人犯了忌地方不但嚴予禁止，且要加重議罰的。

卅二、十一、一、於貴陽

鄉居散墨

蕭祖華

（一）懷念文化古城——北平

每一次看到我空蕩蕩的書架上的可憐的幾本書，總不由的想到北平，去不知道寄存在公寓主人家的三十五大包書現在怎樣了。

其實經過六年的時光，在好像鬼域的北平，沙灘馬神廟的榮華公寓有沒有了都是一個問題，還那裏能想到書籍和那麼些衣物的下落？不念着他們倒還好一些。

但是蟠結在我心裏而無法忘懷的，倒正就是那古城的輪廓和容色，以及其他的一切。三次居平的時日像一支彩筆一樣，給我的生活上平添了許多印痕。

母親逝世十二年了，父親離開我們也已經九年了，但想起同他倆和妹妹一起居平的三年時光，好像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而我們回家的那一年，我不過方十歲。記得二十五年第三次到平，給鏡尊四姊的信上我寫「在中央公園的一株古柏底下，我怔住了；因爲這棵樹我太熟悉。牠周圍的一切，使我的記憶十分顯朗。我們採着野花跳躍，父親母親坐在這兒品茗納涼，好像聲音還在我的耳邊，四面高臺園囿，甚至假山都一點沒有變，但是父母親呢？我眼眶有點濕了」。真的，在這城市裏，到處有當年雙親領我們同遊的步子；我重新走過一條小巷都感覺親切。雖然，我却沒有勇氣重新訪問宣武門外爛漫胡同舊居的主人，和愛我的侯兄。

幼年的居平生活是舒適的，回想中，好像偶然經過些動亂，「直奉大戰」最激烈了，「宣統被趕出皇宮」也轟動一時，除外便記得「段執政」，和到總理孫先生平之熱烈歡迎和病於北京飯店。讀書生活之外，只記得不時和父母去參加宴會，常去聽戲，父親常領我吃小館，常到最熱鬧的城南遊藝園，或者去西直門外的萬牲園，看守門的長人，看若虎，大象，在裏面遊散上半日。

但是七八年後再來，一切又都走入了另一個世界。

雖然很多部分都已經變了，但是代替着的總大多數是進步和新生的形式。那一副古樸和端靜的市容沒有變，和諧的，優雅的，醇酒似的對人的感吸力沒有變，包藏着若干個綺艷和浪漫的往事的園林和建築，依然是金碧輝煌，令人發生着幽思；所以離開又到來，我所感覺到的吹拂着我的溫暖的氣氛，是始終依然。潛在的一種熱力撫摸着我的心靈，似嬰兒投入慈母的懷抱，而不能離開。時間愈久，這種「愛力」愈渾博深遠，所以我明白，爲什麼留平四十年的美國福開森博士（？），作過若干次歸國的打算都是失

敗，每次要在東站上火車了，而博士夫人的難以抑止的涕哭都使計劃作罷，還沒有法子捨得離開這個城。

可是誰能簡單的告訴我北平的美究竟在哪兒？

二十五年秋季到平，直至事變的前夕，我的居處在景山東街，左邊，每日看得見偉麗的北大紅樓；右邊，景山頂上的雕閣畫欄和茂密的松柏，時時都蒼然臨到窗前來。偶然一登臨，我俯瞰全城，窮目力之所及，沒法看到這個城的邊際，到處都有高大的樹木遮斷我的視線，市聲漂入我的耳朵，好似一曲不同音響的合奏。但在最近處，這一大片紅色的高牆簇起的區域，黃琉碧瓦的殿閣，耀成了萬道金色刺着人的眼，我想起過去五百年中，三個朝代的帝王把這兒作成他們的內院，一喜一怒，影響着中國的萬萬人民。我想到在滿洲人到來的前夕，流寇李自成使這個城沸騰了，崇禎皇帝拿寶劍所傷自己的女兒，「若何爲生我家」，眞是字字的血淚；他在景山的中腰，一株樹上，散髮被面，了結了自己的生命。自後，滿人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年，直至葉赫那拉氏斷送了清廷的命祚，在她的手裏也葬送了中國人近百年的福利和權益。夕陽的光無力的落在「紫禁城」裏的殿脊上，寒鴉噪鬧着歸巢，我想起左太冲的句子：「昔爲萬乘君，今作邱山土」！

大概是民國十三年，人們才第一次有機會，一瞻仰這帝王家的神秘之宮，如今的故宮博物院。

首次開放，父親領着我們去了。人羣流水一樣匯合到後門，五毛錢一張門票，人人懷着一個興奮而好奇的心情流到裏面去。每人手持着一張圖，按畫好的紅線指示的路徑，在寬闊的石板路上走着，經過廻廊，穿過花園，在樓閣亭台之間繞着圈子，處處有陳列：希世的寶貝，令人目眩的貢品，五光十色的皇家物，使人目不暇給。有歷代名書畫的薈萃，和清室帝王的長數丈的彎弓盤馬的畫像。有紙籤標明，這兒是慈禧太后的晏息之處，有溥儀玩過的花槍，有書房，說英國的莊士敦在這裏教溥儀的英文。或者是戲台上經常有譚叫天楊小樓等名伶的演出，慈禧常召皇親貴戚滿漢大臣觀賞個通宵。絲竹管絃無限好，誰計寇兵入大沽？隱約使人想到，一國的政治怎樣被玩弄於一個陰鷙可畏的婦人。

看三大殿，撫摸那「正大光明」匾下莊嚴華麗的寶座，想到過去數千年的專制時代現在才正式的壽終正寢，是多少人的鮮血，換來了我們今天的欣賞。「堂皇哉帝王家」！走出來到護城壕邊，人人吐出這樣一句話。下面滿滯的蓮花，正不知盛開了幾千萬朵。

夏天在北海裏去划船，有多少情侶在這兒度過他們的黃昏。五龍亭漪瀾堂，多少有閒者在這兒消夏，白塔荷田柳陰，蟬聲給這個城添上畫面上的一部。初夏到中山公園看牡丹，冬天時，中南海和北海的冰場，上充滿了活躍的人羣。

但是這些，僅僅是這個城市的聲音笑貌的美麗的一丁點，我

五〇—三二〇

們並沒有忘記北平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文化城」。

八個以上的大學在北平，全國最知名的就有三四個。歷史最久的「老北大」正在景山之東。一院，二院，三院，千餘學生紮䮃在這兒。有自「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傳下來的傳統精神，有蔡元培先生所開創的自由弘廓的學術研究風氣。名教授和豐富的圖書，使這個大學在中國的學府中，像一個長在樹的最高枝上的瓦果，雖然牠的外貌並不夠漂亮，東一處，西一處。已經有人寫了「北大和北大人」，自己並不是北大人，雖然有充分自由出入「紅樓」，聽胡適之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或錢賓泗先生的中國通史什麼的。

春天到來時，常有機會坐汽車去清華園和燕園。一幢一幢的洋樓，高大的禮堂，莊肅的圖書館，在芳草如茵的廣場上，四方八面走動着學生，堤岸的楊柳掩映着院落，裏面大概有一位詩人在詠哦着他得意的詩句吧；或者是藤花滿架之旁，有教授在躺椅上持一卷書和古人晤談。在五百人的大餐廳中進膳，我覺得是一樁樂事，一如我看見「籐影荷聲館」名子；或者在午夜，月光由窗帘中爬到我睡的床上，牆外的平綏車正駛過，一聲氣笛劃破盧空的寂靜。

燕京比較起「水木清華」來，則有些玲瓏的風致，中西合璧的建築給她裝飾上些特殊的色澤。「姊妹樓」多香艷；未名湖畔的風光多旖旎，在空氣方面，更有點濃厚的「洋」味襲人

三四千學生薈聚在這裏，又是一座文化的重鎮。多少光榮的事蹟曾被他們書寫出來。

相距匪遙的圓明園遺蹟，只賸了荒烟蔓草了。但是西山八大處，不是使我留連了又留連嗎？頤和園的一曾遊，又令人與多少歷史的嘆息！登到高聳的排雲殿上，滿湖風光又盡在眼底；銅牛寂寞的伏着，北平城在那遙遠的濃蔭背後，這兒眞是一個賞心悅目避暑祛煩的好所在。在這壯麗的排雲殿，華貴的陳設，耀目的佈置，那氣派和一種未滅的豪華儀象，不知當年前清執掌國政的老婦人怎樣在這兒度過她的歡樂時日來？好像我看到若干支巨大軍艦的圖式被她的笑聲撕碎了，「甲午」的恥辱像海浪撲上了岸，我們一直被日本人欺侮了六十年。

「北平就是學生的世界。」誰知道在這城市裏的學生有多少呢？走在街上，無處不是學生在那兒活動。每個角落裏有着中學和大學。尤其是每年的考期到來，多少學生從全國各處流匯了來。南腔北調，到處可聞。專靠着學生生活的人們，怕不要微笑常掛在口角嗎？

譬如不計其數的「公寓」和它鄰近的小飯館。

公寓的特色是價廉，方便，而且舒適。乾淨的院落裏，每一個住客有一個他的小天地。讀書，閑談，會朋友，甚至於打牌；多半小館子

就在旁邊，可以隨便的叫餃子來吃，或者去要個炒腰花。夥計侍候的挺周到，房東臉上多半像北平晴朗的天空好像永遠表示着樂觀，「李先生，您不舒服嗎？」「王先生，您不要吃點東西？我給您去叫。」客氣和關切，便溫暖了旅人的心。常有的一住二年，三年，或者四年，大學畢了業。

在這兒住着十二點起床的學生，住着從不去上課聽講而躺在床上讀宋元學案的學生，住着些人，後來成了人人熟知的詩人，作家，政客，名流，學者和專家以及其他。不是有人說過嗎？「公寓文化」，是的，偉大的公寓文化！

公寓生活，不能不在我腦裏掠過一個影子。

差不多是每天的，踏過景山前街的乾淨烏亮的柏油路，過北海前門，在我喜歡的「金鰲玉棟」橋上站幾分鐘，望一望白塔和遠近的嵐光荷影，然後去找我的朋友——國立北平圖書館。

人總是那麼多，閱報室，雜誌室，閱覽室，到處座無隙地，看上兩三個鐘頭的書，可以到外面散散步，或者看看廊上的萬年青和仙人掌。有常見的面孔，日久了會談上幾句話。誰知道在這一棟雕欄中西合璧的大樓中，貯着些什麼奧秘，寶藏着多少文化的寶貴典籍呢，浩瀚的書冊，供多少人常年的汲取。風光明媚的春天，或是一天飄白的雪晨，我始終對它忠心，有暇便來親近，並且由他取得一丁點的智慧。當然，實愛着他的更有百倍於我的人，爲了着這寬氣，和文化的發揚，但是誰想到，以後那些書籍的下場！

如果說在這一個區域裏充滿着靜謐的空氣，那麼走出前門大街，便顯然有點繁華和太熱鬧了，廊房頭二三條胡同，和大柵欄的黃金時代雖已成了過去，但走過「瑞蚨祥」的門口，我總想起當日「洪憲皇帝」的「登極」龍袍來。時光是一個會跟人開玩笑的老人，只留給人一個茶餘飯後談閑的題目。

娛樂場所散布在這區城的四周，吸引人最多的當然是京戲。住在平劇發祥地的北平，但是我多麼抱歉，名伶們的藝術我欣賞過的眞是有限。

戲在北平人的生活中，事實上已占了一個部分。清晨，各處老有調嗓子的，多少人都眞在研究，悠閒的文人雅士們都爲自己愛好的伶人編着戲，「捧角」的人們，到處活動着。可惜我却是一個外行，雖然我也熟知着一些伶人的名字和他的拿手好戲。聽梅蘭芳的霸姬，眞覺得餘音繞樑，三日不絕；坐在中和戲院聽程艷秋，那種悲劇的表演和清雅的韻味令人讚賞；到摩登堂皇的長安大戲院，馬連良的聲調更是十分的悅耳。但是，我却常常把娛樂的時間花在了「平安」，或者「光陸」，看「仲夏夜之夢」，看「摩登時代」，或「癡情」，使我的趣味更濃。

眞的我不知道怎樣揣摸北平的「大」，她的大的氣象和大的包容。無論是走在天壇，或站在天安門前的華表下，從西城到東

城，識登在北海白塔上瞭望，多少年的孕育，似乎有一種濃厚的氣氛籠罩在城的處處，走在裏面，是和平，也是從容悠閒溫文典雅的味兒。北平人見人老是笑容滿面地客氣有禮，願意幫人點忙。到商店裏胡亂撿上半天，一樣也不買，照例是烟茶相讓，鞠躬相送：「您下次再來。」走在別處，怕不要白眼相加嗎！

北平人講究着個老三點兒，「吃一點兒喝一點兒樂一點兒」，所以講究「聽」戲，茶一泡，閉着眼睛，輕輕打着板，聽到那傳神入妙處，喊出一聲「好！」講究吃小吃，到乾隆微行曾到過的那家小館，至今那「御座」還擱着不讓人坐；或者上西四牌樓吃「從明朝一直下來燉着一鍋湯」的那家的白肉。秋天，賞菊花，吃碗大的螃蟹。冬天，東來順更是座無隙地，涮鍋子，烤羊肉，熾紅的炭火，外面下着鵝大的雪花！

聽女子們講北平話，那樣巧妙而蘊貼的措辭，音調那麼和諧而溫軟，像一個動聽的音樂，走進人家的院落，乾淨，清幽，盆景盛開着，放着一兩缸金魚。這裏面都可探索出一點這個古城的文化來。

逛廠甸，看琉璃廠的古玩，書籍舖另有一種情趣，夏天聽街頭賣酸梅湯的「叮叮𠾴，叮叮𠾴」，一會兒拉長聲調唱起來了，（想起了曹禺北京人中的那一段描寫）。冬夜，古巷的深處傳來「脆蘿蔔」的叫賣聲，一盞小燈籠，給黑暗的夜，打上一個拍子。

再不然站在街上看「大出喪」，一隊和尚，一隊道士，一隊軍樂隊，五音和奏，竹絲共鳴，不倫不類的行列，給我們一絲微窺，一些慢慢咀嚼的趣味。

我想起在王府井大街和朋友消磨過多少個黃昏，在東西長安街道上，平坦筆直，明亮的柏油路上，兩旁的洋槐散放着花香，樹葉隙中透過來燈火，聽電車自遠處駛來，聽我們自己的腳步聲，這真是使人思戀着的大道，令人陶醉的夜。

但是，突然這一些美全都被摧殘了，自從經過了那一陣暴風雨，我不願想起那些個苦痛的日子，因為一想起，便像擊打着一個烙印，「七七」前後的月餘日子，是永遠咬嚙着我的心。

追憶危城的景像，是足以使人噴射出憤怒的火燄來的，敵機盤旋在空中，遠處傳來的隆隆炮聲，慌亂開始威脅着古城，終於是，像做了一個夢，狂歡的消息散佈了一個下午之後，次日晨，可怕的寂滅幾乎使古城趨於冰冷。醜惡的日章旗懸在前門頂上，猥小矮胖的黃色劊子手的行列，走在我最喜愛的東長安街上，文化城的美被殘踏了，靈魂被汚辱了，陰雲罩在每個人的臉上，心上，多少人掉下了淚。

但是我還在精神的煎熬的空氣中生活了半個月，看了趾高氣揚的敵人狂舞在街上，切齒的憤怒使我失眠，吃不下飲食去，終於找到一個機會離開，加入了出走的人流，走到波濤洶湧的海上，回到我們廣大自由的祖國懷抱。我放棄了一切東西，衣服，用品，我

的三十五大包書到現在整整六年了。

抬起頭看到我空蕩蕩的書架，不由得感到黯然。

聽了新從北平來人的敘述，我不能不發出長長的嘆息。美麗壯偉的學府變成了兵營，故宮之內空無所有了，只賸了荒涼的宮殿；圖書館裏的寶貴典籍一冊也沒有了。「偽大學」好幾個，有文化界的敗類在那兒支撐着，優雅清幽的街市整個換了面目，日本式的建築，日本人的商店，令人作嘔的配置，破壞了這樣一個城市的和諧和韻味，浪人橫行，到處是妓館，舞場和吸人膏血的鴉片白面。

「庚子」加給了這古城一次的受難，看見了東交民巷老覺得是一個不能剔除的汚點，但現在羣魔亂舞的古城，更成了一個什麼世界！我的足跡曾到的地方，是痛苦，呻吟，被壓榨的我們的同胞；被拘囚的忠心愛國，矢志不二的學人教授們；瘴氣，烏煙，充塞在古城的每一個角落，蒙蔽了那些詩情畫意的園林亭台名勝古蹟，我懷疑，難道她的溫馨的吸引力，令人陶醉的空氣，現在還能存在着嗎？想一想，血汚的黑紗披在聖處女的臉上，是誰把這個文化古城，變成了「痛苦的大谷」！

記得臨別，對着晨烟瀰漫中的天安門，我發過誓：「我們一定要回來的！」真的，古城的受難已經六年了，距回去省視的路途，真也愈來愈近了。

什麼時候再投入古城的懷抱，撫摸她創痛的瘢疤呢，我想總在不遠勝利的明日吧！

（二）美麗的青島

我拿美麗來寫青島，好像覺得並不足以描繪出青島的神韻和容貌來，

青島是中國的公園，是夏爽冬溫的避暑名地，是四季常青永遠綠意盎然的海濱都市，用一句話勾出一個輪廓來，她便像一個亭亭玉立，姿態婀娜，顧盼流波的西洋美婦人。有一天在海濱公園的軟草曲徑上我發現了，對面一個西洋少婦走來，一身翠綠的服裝襯托出她的動人的身軀，她有一種什麼光彩吸引着人的目光，給人的感覺是明麗，是英爽，是美的映照，背後遠處一片青山，高高低低的紅色的小洋房，白色的屋頂或者黃色的屋頂，遠處有慢慢吞吞的海波撲着沙灘的聲音，於是我覺得這兩個同型的美溶和而為一了，她就是青島，青島就像是她。

但是曾生活在這圖畫似的都市中的人，總覺得不知道用什麼最恰當的字眼來形容她，似乎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

伸長到膠州灣的頂上，海洋上的和風給了她一種最大的恩惠，夏天最熱時很少出汗，冬天並不迫切的需要一個火爐，所以草木的暢茂生長給她披上了一件綠的外衣，走在高處瞭望這裏也

是樹木，那裏也是樹木，萬風鳴和，人站在綠色的中間，四面來的綠意撲在人的身上。

最能使人看清這個都市的外貌的，就是海濱路，而在街市中，牠也算最美。

從內青島的商業區，走在寬闊的中山路上，這條路應該說是最大最繁華的一條街吧，筆直的走出來，到了海濱路上，棧橋像一直的胳臂伸在海裏，小青島在海裏，我們可以看清牠上面的樹木和那座塔。沿着海濱路往上走，青島的美的面容一一走到眼裏來了。

乾淨的柏油馬路，法國梧桐搖曳在兩邊，到海濱公園的小亭上小坐，遠處的景色一一的領略着，水族館在旁面，裏面發育着多少的水中生物。遠處的海濱飯店矗立起像一個奇異的巨人，在這一個弧形之內，平坦的沙灘上許多個小木房，海濱浴場的黃金時代是夏天到來時。眼前是一片海，我的目力所能達到的最極端只能看到一條暗淡的線，遠處，也許能看到一些海鳥在水面上翻飛，或者一支小航船，扯滿了它的帆，悠悠駛去，白帆漸隱漸遠，帶走了我的多麼長的一個遐想。

所以常常，我坐在這裏聽海，看海。

眼前的岩石像叢生的巨齒，小柏樹喜歡長在牠的左右。海像一個終年不息的搖籃，海水永遠顛簸着向岸邊的岩石上撲打，永遠像一個勇士，從不知道疲乏；岩石的反擊，水沫濺成了一朵花散在四周，退了回去，一聲聲的吼聲，間歇地，有節奏地，傳入我的耳鼓，我注目凝視，我傾耳靜聽，常常，我的思潮也像海潮一樣澎湃，想到海的偉大，也更容易想到宇宙的神秘。

建築宏壯的公共體育場，從華北運動會後，大大的寂寞了，但一年一度，人們却瘋狂似的游嬉在海濱浴場上，夏天到來，避暑的人們來到了青島，海浴場像一個人身展覽會，萬頭攢動的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技術的表演，沙灘上的游戲，可以很不經意的玩過一個下午。海浪蓋過我們的頭上，陽光給我的皮膚塗上一層色彩。

在曲折高低的市內，「提督樓」永遠像一個傲然特出的長者，盛大的宴會常在這兒舉行的。當年德國的管理青島的最高長官就住在這裏。在大學路裏，山東大學却靜穆的成長着，事變開始後，是中國學府中的一個唯一的沒有名字的了。

在山後，萬國公墓像一個花園，遠處的日人的「忠魂碑」矗立在萬林擁抱之中。但是，在港口的突出角上，寂寞的匯泉礮台靜靜的休息了二十多年了，偉壯，堅實，雄勁的外表，仍然給遊觀者一個讚嘆。地道內，德國兵的「一鍋牛肉」還沒有移動它的位置，但是，誰想到，第二次世界大屠殺的悲劇又在德國人的手上扮演了出來。

離開市內約四五里吧，可以到清雅的湛山寺。但是，嶗山的名

字却更爲響亮呀！

每次的旅行，我們都登臨到高峻的嶗山去，嶙峋的亂石，葱鬱的林木在山澗中灌足給我一種最大的快樂，高聲吶喊在空谷，我們聽四面的山鳴谷應，山頭夜宿，準備欣賞次晨日出的美景。天還在朦朧中人們已等待在瑟縮的晨風中了，東方雲氣像一片水墨，海的面容還完全模糊，漸漸一點微光透出了雲隙，不久，更發亮，像猛然一跳一個圓的光亮的球跳出了遠遠的海面，他溫和親愛，沒有刺人的光芒，讓人們看一個飽；慢慢紅霞射出了，我們面前是一個新生的太陽。

走在青島的市街上，點綴成她的韻味的美的，主要是那濃厚的異國情調，在高高低低築在山坡上的柏油道上，常常十字路口會有一塊圓場種植上各色美麗的花草，到處有如地毯一樣的草地，放着些坐椅供人憩息。在住宅區域，來往着異國人，街上，酒吧間，舞廳，音樂聲不時會放出來，到處是狂歡，酗酒，舞女構成的合奏，令人感嘆：這是中國的都市！

在市裡，落魄的白俄之外，日本人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們有學校，有商店，有汚濁的行業，有須中國人時時提防的活動。春天裏，日本人要發狂了，第一公園裏的櫻花開得像一片粉色的海，日本人婦孺日日徘徊在花海的行列裏。從德國人手裏奪來，逼迫又交給了中國，日本人對青島有着隱痛。他們有財產，有工廠，但沒有主權，所以心裏老有着一個鬼祟。

在工程艱鉅偉大的大港碼頭，像一支支鋼管伸到海裏，商輪來往在這裏起卸着貨物，也聯絡着各商埠的交通，青島不僅僅有它的美麗，她還有着一個大的商業上的地位，膠州灣更是一個最優良的海港。所以當年德國人看中了她，日本人更是念念不忘。

夏夜的海濱路畢竟是迷人的，晚飯後，人們都慢步踱到這兒來，在棧橋上，在青島收回紀念碑亭旁，在海濱公園，人們把他一日的疲倦都抖落在這裡，海風從對面吹來吹去了熱悶，吹開了心扉，吹散了頭髮，吹得少女們的衫子飄了起來，好似她們想飛。遠處，也許有一支軍艦，上面有一盞眨眼的燈，環顧背面，掩映在樹木裏的洋房的燈光，密密如繁星。

但是，終於日本人發動了戰爭，當我在別處看報，看見說青島最後的撤退者燃起了爆炸的引線，我幾乎跳起來，我高興，敵人的所有鉅大財產都使它變成灰燼；但是不敢想這中國的公園，美麗的青島的最後命運呢！

默想着，我們的戰士正爲奪回一塊塊錦繡似的失去的土地而流血，驅逐出敵人的時候，我們又可投入青島的懷抱了。我取出我寶愛的照片册，一頁頁翻閱着在青島攝取的景象，我的心飛在月光照着的棧橋上，飛在後山峯頂上傾聽着松濤，飛在嶗山看日出，也飛在海邊，似乎我聽到浪潮的萬馬奔騰般的怒吼聲。

（三）憶錦城

接到郭祝崧兄從遙遠的成都寄來他的錦江夕照的時候，恰好是大寒流橫吹過湖州後的一兩天，氣溫陡降至零度左右，楊柳枝頭尙不曾吐出一點嫩芽，而南山峯頂又着上一層銀粧，戴上那晶瑩的王冠了。

春的姍姍來遲，早已令人望穿秋水，又怎經得這一番勇猛摧殘，好像又回到了嚴冬十二月，瑟縮得連手也拿不出來了，心頭眞是煩鬱得很。

錦江夕照優美的行文和豔麗的往蹟吸引着我，好像有一股溫煦的和風從窗外吹入，牠使我凍結的記憶融解了，一園林一亭台的描述引起了我的縷縷回憶之絲，好像我也正倚着橋欄望那悠悠的東流的錦江之水，於是我的心飛向了千里外居留過三年的成都。

從微風細雨的那一日向成都揮手告別，又將快一年了吧，記得在登上車行將開動的一剎那，我的心像天上的鉛雲一樣沉重，依依的情緒我希望車子再留一天，我可以懇切的在這個古老的城市裏再親蜜的繞一個灣，但是車子沒有不開的理由，於是伴着微風細雨，走遠了，車子一直把我帶走了二千五百里。

數一數記憶的步子，第一步踏入成都的門欄，不正好像是昨天的事嗎?

剛到的第一天，匆匆忙忙的在旅館裏漱洗了一下，換下塵垢的服裝，立刻就去找朋友王君，驚異和高興使我們不知道說甚麼好。夕陽西下時，兩輛洋車載我們在大道上飛馳，他領導我這個陌生者對城市作一個夜的巡禮，路過一片敵機轟炸過的廢墟廣場，嘆息着這種凄涼，到了春熙路，耀眼的電炬和整齊的馬路和樓房，使我感到驚異，離開故都和南京後，第一次見到後方也居然有這樣整齊繁盛的都市。我們盡興的各處遊賞，咖啡館中橘水點心伴我傾談上半夜，旅途上的疲困已被這柔和的夜色消散得無影無蹤，成都正式的納我爲牠的客居者了。

此後，我的足跡便踏到城的好多個角落。生活像一潭池水，有時候平靜，有時候也揚起漣漪，但是這城市却一日比一日和我親近而親蜜。

敵人攫去了我們的北平，多人說成都恰像着北平，所以有工夫時，我便願意搜求一點牠像北平的地方。常有人從重慶來說：「重慶市煩囂紊亂啊，那有這兒這些的美」，所以常常我也好體味體味成都的「好」究竟在哪兒。

有一天，大概是四月天氣，到少城的住宅區找一個人，走入了條條巷子垂柳拂着人家的後簷頭，看起來堅實而雅緻的房屋，大門裝璜得相當漂亮，有挑小擔兒賣糖菓的從巷深處走來，大門「

呀……」然地開了，兩三個男女小孩子從裏面跑出來叫賣東西的，道地的北平口音，於是忽然一怔，我覺得我正站在北平的胡同裏，這兒的環境和點綴，甚至天上的雲彩，完全好像是北平的，我站了好一會，心裏惘惘然。大概有不少人都同樣的有這突然而來的「靈感」，使他覺得這兒確實就像是北平吧，但是北平却太遠了啊！

所以，這些偏雅靜的深巷中，我時去徜徉，寧謐的空氣，融醉着我，信步所之，到街上，可以走入一家小巧而乾淨的飲食舖，東西並不多，三五樣臘腸，薰魚，滷肉，松花蛋之類，大玻璃瓶陳列在櫃上，上面標上了「大麯」的名目，酒裏面泡上一二隻佛手之類，黃澄澄的顏色引誘着人，於是不由的喊出口來：「來二兩！」兩三碟菜肴，可以伴我們異鄉人度過一些微有閒愁的黃昏，一層薄醉撲上容顏，面孔總稍有點紅吧。花生米在嘴裏閒嚼着，慢慢的出神，好像覺得過去曾在什麼地方有過這樣的一個所在似的，對了，想起來了，不正是北平「油酒店」的黃昏的景色嗎？刀削麪的味道是那樣的香濃而可口，自從發現了西御街口的那一家之後，我們幾人便成了經常的主顧了。

自愧不是一個飲食一道的「行家」，但在這兒，有些鼎鼎大名的飲食，却不能不令人作一個「專誠拜訪」，「老成都」的朋友們又不時好意的推荐，興趣促使人不能不一去一快朶頤。雖然說是亂離時代，但是吃的花樣繁多而且講究，不由得使人想到成都人的生活的舒適而有閒，而且也可以看出成都的光輝的過去，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歷代帝都。

起先，我看見了「哥哥傳」，覺得這個名子相當新奇，走過陝西街，「姑姑筵」三個字更足以吸引人，以後有人告訴我關於這個大川菜館的種種，譬如一食數千金和騷人墨客的雅集場所等等，聽起來只覺得有點高不可攀，倒反不如牠正對面的「不醉無歸小酒家」那樣的富有風致，一如外南小天竺街口的「萬里橋東豆乳家」一樣的使我感覺趣味而時常光顧，雖然牠僅是門面一間的小豆漿店。

「賴湯元」生意太興隆了，偏巧地方又永遠是那麼大，候補者在門外站成行列，並引不起店主人一絲擴充地方的意思。故鄉賣元宵的季節，只有十二月和正月間，不像這兒四季都吃得到，純粹一腹糖的餡子過分的甜膩，同時一碟麻醬和着糖，將湯元蘸在裏面吃，更是甜上加甜了。

「吃吳抄手去」，有朋友初到成都來，我總這樣邀請他們，因爲「原湯抄手」和「燉雞麪」的是別有風味，「怪味雞」我並沒有嚐出牠的「怪。」川菜的特色是辣而且麻，但是集大成的却要算「麻婆豆腐」，聽到名聲很久了，只是因爲太遠，一直到離開蓉城的前一月，方才有機緣前往欣賞。幾個人先到一個廟（大概

五〇—三二八

是城隍廟）裏去納涼。面前就是錦江，然後到了麻婆豆腐，一番品味，果真俱是佳品，名不虛傳的麻辣燙，我雖不會「吃得涕淚縱橫」，腦殼上却也是大汗淋漓啊。

北門外我總覺得有點冷漠，有司馬相如遺蹟的駟馬橋，已不免有荒涼之感，昭覺寺雖負盛名，可惜我所有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古木蕭森，遠望一片葱鬱。

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有機會到西門外去，百花潭畔常有我們的足跡；百花滿潭的故事我聽得多了，但是現在所看到的只是一泓深水，我想着如果這個故事真的可靠，當那白蓮滿潭的一刹那是一副怎樣的奇景。登過兩次廞莊，只覺得它小巧玲瓏。到廞莊，便常去青羊宮，銅羊被人摩挲得發光，好開玩笑的同行者，好敲起鼓，跪下亂搖籤筒，籤紙上的辭句，常常令人發出一陣哄笑。

但是每一次我走入草堂寺，不由得便發生無窮的感喟，因為一位不朽的詩人的往事，常常震盪着我的思潮。

草堂寺本是門禁森嚴的，不過四年中兩次，經過特別交涉，我們都得允許入內，循着迴廊曲徑，鴉雀無聲的瀏覽着，氣象肅穆的大殿裏，佛像前燈燭輝煌，地下蒲團排成行列，僧人們靜肅的會食，我們參觀了，看過殿前門傍的一副副對聯，出世超脫的思想給這個地方塗上一層雖距佛國不近亦匪遙的色彩，一張照片照出虔誠的大師瞑目靜坐，火燃倢指的真相，面對着庭院中的花樹，我想着宗教的偉大力量和信仰的無敵上去。

迤邐行來入工部所居處，塑像依然煥新，只是殿中內務整齊如方塊，殿後牆上有石碑四五方，有工部刻像，有詩，有古人題句，好像是經過多年拓印的緣故，好多處已經模糊不清了。

憶工部初入蜀，依嚴武，倒也過了一二年生活安定，意緒暢快的時日，我讀他的卜居詩：

浣花溪水水行頭，　主人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塵事，　更有澄江銷客愁，
無數蜻蜓齊上下，　一雙鸂鶒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　須向山陰上小舟。

又讀他的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　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　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鳥將數子，　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　嬾慢無心作解嘲。

這心境是寧定的，情緒上有一種暢快，各處奔波顛踣之後生活上的安居，能不使一個詩人吐出數年來的悶氣。「陶冶性靈在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才真正是一種快樂。但可惜好景不長，此後便重新步入了崎嶇的路途了。

走出寺來，我心中默默的想，默想詩人的身世；當世少知音，有

識人知道詩人的抱負，他說過：「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又說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我數步一回頭，遠遠望去，寺的方圓無不爲濃蔭所罩，森森然一片，慢慢走着，我口中不由的唸出：「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工部所景仰的人物正是諸葛武侯，在大敵當前的今日，我們不能不時時念到武侯。殷曆元旦的早上，絡繹不絕的男女老幼都在向武侯祠的路上走。瞻仰了武侯的塑像，心想爲什麼這樣多人去叩拜他？還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的感召；「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赤心耿耿，報效國家者的大節，便當然是充塞於天地之間，與日月同在的。恰好這幾日正在讀着三國志，讀到武侯本傳，滿腹思緒，眞不知從何寫起，遙想柏林深處，香火當更盛了吧！

望江樓頭，倒眞消磨過我不少時光，因爲這兒有「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的薛校書的艷跡，遠方的友人們來，總愛談起這段往蹟，津津然樂道之。二十八年秋，椒石三兄由渝歸來，伴隨着去，在江對岸，三兄拿出攜帶的畫紙，爲望江樓勾下輪廓，歸去完成了他的畫，並有詠句。三十年夏，穀蓀四兄赴渝，我們由新南門乘船而下，江風拂面，一路到來，觀薛濤井，登崇麗閣，飲茗快談着故鄉事，也談着「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的薛校書。

眞的，在這個富有古蹟名勝的城市裏，我想到嚴君平，也想到揚子雲，更想到司馬相如和卓文君，想到阿斗，我嘆息，想到孟昶和花蕊夫人，便想到夫人的名句，想到蜀王王建王衍父子，我想到王衍的詩：

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
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

有酒當醉，其奈國破身降何！每當一個月華如水之夜，我走過萬里橋，聽到下面水聲如雷鳴，常好駐足暫停，倚着石欄下望，江水由橋基石墩下撲，白浪洶洶，翻起千堆雪，如箭瀉下，於是我不由的想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我又想到，在這樣一片錦繡似的平原裏，當年產生過多少文人雅士，在成都，自然有不少滿腹文章，錦思斑爛的人物，曾薈萃過，「江山靈秀代有才人」，何況又當今日半壁淪陷，人物畢來。在好幾處的舊書店裏，我瀏覽了又瀏覽，摩挲過一些綫裝的黃色的塵封已久的書籍，這裏面總有不少古人的心血和靈魂吧，自然我不是鑑賞一道的行家，沒有問詢過什麼宋版，明版，或者是收集一點小拓片小字畫什麼的，但是我確知道在這方面講求的，卻大不乏人，甚至一位醫學教授也常常會在這些場所消耗掉他課外的若干個鐘頭。

五〇—三三〇

祠堂街可算是留下我的足跡最多的地方了「這是這兒的文化區，」朋友給我這樣介紹，我也同樣介紹給別人。在這一個書店裏看看，又蹓到那一家書店，注意的目光尋掃我所愛好的書刊，常常花去一個下午的時間而不感到疲倦，尤其是當有着一點莫名的鬱悶的時候，我便信步蹓到這兒來，書店的門大開着，歡迎的是我但把附着我的煩惱却擯之門外幾個圈兒一繞挾着幾本雜誌，我飄飄然的了少城公園的荷池正在旁面紅的白的蓮花也許開得正好，蜻蜓翻飛着，一隻小艇正在佈滿池中的水面金錢上劃開一條道兒。倚着灣柳，我可以注視上半天，常常是踏着月色；路旁花攤上一陣陣噴出的茉莉香味沁洗着人的心脾。

記不清是幾十次了，我去到聚興誠大樓上，到重慶銀行樓上，登青年會，入省立圖書館，或者到伸入少城公園水中的美術協會廳裏去，一次一次的書畫展，攝影展覽，不會遺漏過一次，寸幅千里，筆走龍蛇，有的我不惜一去再去，有的却不免使我掉頭。這裏面有雄豪揮洒有黃山烟雲，有細緻工筆的女士作，也有狀元榜眼探花的聯合作品，巨幅的油像，或是玲瓏小巧的扇面，我都看着讚嘆，目不忍釋。但是我不解，千百的標價上大多數貼上「衷懇觀，」「某某號」定的紅籤，真是一個謎，就只有長袖善舞者懂得風雅！

但是一點書香氣，不時的一些筆墨點染，却給這個城市平添上幾分溫雅不俗的氣氛，好比是一個窗明几淨客室中，書齋窗前綠繞着一爐好香；或者是一位雅素嫻淑的麗人，鬢上插着一朵鮮花。

本來末？蓉城就有着令人留戀之點，但必須是住久了，由你慢慢兒的品味，却决並不是說「一見鍾情！」所以說他有着北平風味呢。雖然街上有點亂而不夠乾淨，或者到冬天天上老是陰沉着臉，使你看見一絲太陽就覺得高興。

好多條街上全是作手工業的行業，竹器，銅器，骨器，皮業，紡織，尤其是那使人醉心的蜀錦，那色彩，光澤，和質料，促使多少人對它摩嗨，使過往人願意挑一段最中意的留個紀念。

走過好些街巷我聽見機抒聲，我停步在陰暗的機房內，我看見梭子飛來飛去，花艷的絲線來往動着，不知織去了過去多少個錦繡的年月，精細的手工人，一針一線，又不知繡出了多少令人看着生出一個綺美之夢的鴛鴦被，不知當年，濯錦江畔浣錦時是一個什麼奇景，碧綠的春水映着五色的絲織品，畫舫三五來去，奏着嘹喨的管絃樂，這上面總不少有貴人有雅士，少不了有麗人相陪，興之所至，銀喉婉轉歌一曲吧，這副情景，是畫也是詩，我想起來了，

錦城絲管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那得幾回聞。

杜工部已為我們寫了，但我多慚愧，我放過了機會領略一次真正的川劇是什麼香韻！

我更憾我沒有機緣參加十年以前便已聽說的「花會」，這些日青羊宮道上當是「車如流水馬如龍」吧，九個陳列館，三十萬的觀衆，工業，農林，礦業，水利，手工業，是顯示給人們看一看「天府之國」的蘊藏力量，善於培植改造，進步便是一股大的動力，擊出去揮倒敵人。實在這個城市附近的蘊藏力量太富厚了，周圍也太美了，清明時節，一江春水自都江堰滔滔而來，成都平原二千七百八十方公里，十七縣的良田都蒙到了潤澤。

於是良辰美景的春三月，開滿了遍地黃金的菜子花，一望無際的綠的田疇，配成了一幅神工難描的圖案，在這張圖畫裏，我常走到華西壩的後面，穿行於茂密的修篁叢，看遠天的雲，看鵝群在池塘中撲動紅掌，或看橋邊的水牛深入水去，只露着頭和兩隻角。往東南望去，一條公路通到戰時的陪都，抗戰建國的總發動機構在那裏，出巫峽到三湘，越雲貴高原到緬邊，處處都是我敵的喋血之處；往北看，雲山遙遠處有唯一的國際通路穿過浩渺的大草原，地下噴出國之瓌寶的油液，千輛萬輛的車飛馳着，運載來打擊敵人的武器。大漠的風往南吹，黃河的吼聲呼喚着客居他鄉的人，所以我回來了，黃河正在我的面前！

成都平原上，想早已是春意闌珊，荷葉亭亭了吧，在這兒，柳絮正飛在我的樟子上，沾上我的頭髮，桃花前兩日還開的正艷！

家庭和睦

仁

名幻術家侯典易的太太述說他們保持家庭和睦的方法，很有趣味。

「每逢我發怒時，典易一定立刻出門，在附近的街道上緩步徘徊，過了一歇，才回到門前，把他的帽子摘下來，開門擲進屋內，倘若我不把帽子扔出門外的話，那末，表明我已息怒，他就走進屋來。有一次，我的固執脾氣，令我對他這種乞和的姿態置之不理。我那天因為他在五分鐘之內，接連打碎兩個電燈泡，便勃然大怒。他看見我動氣，就趕快出門。過了一歇，他擲帽子進來，我立刻拾起擲出門外。過了一歇，他再擲進來，我又拾起，擲出門外，這樣擲進擲出，約有十次之多，而我的怒氣仍未平息。第十次後，典易便不再擲帽子進來。大約過了一點多鐘，有一個信差送來一封信，信封上寫着：「速送侯典易太太。送到後切記立刻退出。」那封信裏面寫着：「賢妻粧次：請容我解釋剛才我打破的那個燈泡，第一個是因為我不小心，失手跌碎。但第二個則是因為玻璃太滑，出於我意料之外，滑出我手而跌碎的。我現在表示十分歉意，請你原諒。我並且答應，以後拿燈泡時不再有因為不小心而打碎燈泡的情事發生。——你的朋友兼丈夫典易上。」

「對於這樣的一個丈夫，我怎能堅持久不息怒呢？」（譯自侯典易傳。）

武當瑣話

秦學聖

宋李薦賦曰：「太華逸民，僕屐荆州；歷楚圍，案載籍，遨翔鳳闕，嘯澈峴首。睨碑征南之阪；捫鹿習池之岫；策筇梅隝之巘；飲馬雙池之劉。雖淯門之可尋，實雄奇之未覩。比懷滄浪，至于鄖郊，臥崗走阜，複沓平坳，布若聚沫，沸若翻濤，藏溪隱木，險于幽都，夾溝爲塹，除比成臯。邑或嚴於鄭制；獸或強於齊獿。雖弗逮乎雁門；已可方於虎牢。第陵陸之可踐，恨形勢之非豪，或一山之巨麗，府列岫以彌喬。卓犖其崛，造天其高，如鳳於羽，如麟於毛，如人之傑，如士之髦。居衆莫掩拔其曹。吾弗知其何山也，丈人曰：此吾邦之武當也。」

武當山舊名謝羅山。晉咸和中有歷陽謝允舍羅邑宰當隱於此因而得名。永樂中賜名太嶽太和山；嘉靖中賜名元嶽。相傳眞武祖師曾得道於此。來以山之名得於謝羅，實未能形容山之偉大，「非眞武何足以當之，故名之曰武當。」

山當湖北均縣之南一百二十里；老河口西北一百八十里。有八宮二觀二十四庵七十二岩二十四澗七十二峯。由山脚至金頂約六十里。形勢雄偉奇絕，高不可仰；嶺峻巉巖，韻粹氣整，實美麗朗都仙人所居之地。

八月七日正當炎夏。清晨雇了一乘滑杆，（當地曰挽子）由山上之草店動身，行不數里即開始登山。因爲不是朝山的時節，所以山上人煙稀少。山路全用青石修築，非常整嚴，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不下百數十里；宮殿台閣百餘處，工程頗爲浩大。道旁蒼松奇檜摩雲翳日；鳥雀之聲不絕，唯不見行人往來，未免有孤寂之感。再看右邊山下，碧野一片如畫如錦；古道邊頹垣矗立尚有敗字數間，毫無一點煙火氣味。抬滑杆的老劉告訴我，那便是「老營宮」。

此間有一句俗語說：「南巖的寶劍，紫霄的杉，人到老營不想家。」明代永樂帝重建武當山，用工人二十萬，爲時十年。在修築期間，工人都因收穫甚豐，不願再作苦工了。所以主持人便在山下修一宮名曰「老營宮」，廣招各方妓女，作爲工人消遣之地。凡工人有錢時都可下山到老營宮去玩耍，把錢花完了又上山工作。據云當時老營宮有「七十二條花花街，」可見永樂皇帝重建武當山之苦心了。

再往前走到一大廟，名爲「磨針井。」廟內正殿神龕下有一古井，相傳武當山的祖師修道時，常用此井之水磨一數丈長之鐵棵，要把它磨成綉花針。所以鄂北一帶有一諺語曰：「鐵棵磨成針，功到自然成，」即由此而來。

又坐上滑杆前進，天氣熱，人煙稀，還要趕着上頂，一路完全是走馬觀花，每到一著名地方，抬滑杆的便停下告訴我一些故事。上

丁太子坡，過去便是一條深谷，下行七里方達平底，有一小溪通過，流水清澈瀠瀠而去，這便是劍河。相傳祖師修道時有五百靈官護駕；一日，五百靈官逃走，祖師乃執劍向地一劃，山裂爲二立成天塹，靈官亦不能飛渡，遂被祖師帶回歷於南巖，此河即因而得名。河上面絕壁懸崖，爬伏而行約八里方登紫霄宮。

紫霄宮乃武當山最大的宮殿，有東宮西宮前殿後殿，規模極爲宏大，莊嚴富麗，堂皇美觀，眞不愧爲「瓊宇瑤宮」。大殿前有碑亭數個高約三丈，內有約二丈高之大石碑，上刻永樂皇帝聖旨等文字，碑置於一大石龜之背上，龜身長約丈餘，高約六尺，刻工十分精細。正殿內有一條杉欀約一尺見方，長約二丈放於高約三尺之二木架上。用手摸這端則那端可聞嗡嗡之聲，一時傳爲神奇，凡來者必摸之，所以兩端凹入甚深。據道人說當日興築紫霄大殿時，此樑由四川飛來，可惜遲到三分鐘，已用了其他大樑，故廢置於此以資紀念。殿內明代銅器及其他遺物甚多，頗足供考古家之玩賞。紫霄宮有道士一百多人。有幾個雖着道裝，但並未正式出家，都是在此隱居的。其間有無家可歸的年老商人；有些是逃避服役的年青農夫。他們完全是自食其力，有的專司唸經，有專司耕種的，也有專作雜役的。分工嚴密，所以生活也井井有條。

十二點鐘過了，我就在那裏午餐，素食卻很雅潔，一老知客陪我吃飯，我講「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給他聽，他則說：「先生不遠千里而來訪仙問道，想必是個達人，祖上有陰德，前世定有仙緣。貧道說來也萬分慚愧，出家四十多年，受盡了辛酸苦痛，如今方悟得「道就在人心裏，並不在深山古廟中。」我聽了他這番古典的議論，好像同他相隔了一個時代，而我確實能理會到他內心說不出的苦痛，這就是「道」誤了他的一生罷！

飯後他說願意請他們的老當家出來與我見面，因爲這個老道人是我的同鄉。老道出來對我非常客氣，着實像見了同鄉一樣。他開口便說：「現在的世道，眞是人心不古！我們山上的田地一切財產都充了公，生活要靠自己耕種來維持，難怪上天要降災禍於黎民，不僅人要受難，炸彈來了就是魚蝦也要遭殃，這是天劫，什麼神也不能挽救的啊！」

離開紫霄峯又往上行，只見大嶽天柱諸峯，挺然森秀；青霄直於上白雲帶其前；紫雲萬片一湧隨地，奇幻變化不窮。四時許已達天柱峯之金頂。金頂外圍乃一皇城，城垣高聳如禁宮之森嚴，一道人說：「此山祖師乃明朝建文皇帝之化身，故山上所有殿堂皆做皇宮而建，金頂乃以皇城衛之。登金頂環顧四嶽，「嶺岫稜擁，如六軍排列，未得暇隙可攻。」層巒嶒嶝，翁蔚鬱葱「植若宿廊之玉隱若寨門之屏」。是眞不登太和絕頂，不知天柱之高也，不得金城玉闕不知武當之雄威。

金頂闊約半畝之地，祖師正殿及神像皆爲古銅所鑄成，光彩

奪目是，有金頂之名神棹。亦銅質地下，為一整塊大理石舖成亦極，富麗。道人拿出很多祭器見示，皆係明代遺物；並有祖師玉印一方，上刻篆字，文曰「一都天大法主寶」，狀極精緻美觀。正殿門口有飛蛾一堆，已死去，據道士云：「每當三伏天氣，則有飛蛾來朝，朝罷即死。」飛蛾之來，確為我所見，然而究竟為何而來，則須要請教於生物學家了。殿旁有道人賣武當山特產「太和仙茶」，我買了一些準備送給遠地的親友。

正要下山，忽烏雲四佈，陰霾蔽天，山木叫號，悲風驟起，馬上大雨傾盆，羣峯頓失。俟雨聲且歇，急伴同橋夫下金頂，至七星樹小店下榻，山風猶咆哮未已。

次晨早起登程，披雲吸露，拂袖沾衣，睇目視之已至南天門。東方曙霧忽開，旭輪湧出，紫霞紅霞，似笑若媚；隔山飛虹倒影，艷麗才絕。

由南天門轉南巖，但見雲來空谷，響流潺湲，道旁青紫分行，黛綠成隊；老道散步雲表山巔，神閒意適，不禁撫思自幼別離家鄉，飄泊經年，雖「地闊天高，尚覺鵬程猶小；」而今日「雲深松老，方知鶴夢之悠閒。」

南巖宮最為富麗堂皇，唯惜曾為火焚，僅剩敗屋數間，內有祖師之臥像，五百靈官亦供於此。絕壁上插有銅劍一口，為祖師鎮壓靈官之用，巖邊有一石樑懸空橫出約五尺餘，前端刻為龍頭狀，頭上可插香燭，凡有許最大之願信者，即親自插香於龍頭上，是謂燒「龍頭香」，一不小心，墮入深淵，粉身碎骨，絕無生還之可能，為此喪命者甚多，故清代官府已明令禁止，至今仍未開放

巖前有二峯崛起，狀極險峻，一名捨身巖，一名梳妝台，相傳祖師修道時，常在捨身巖打坐，觀音菩薩化為一美女，坐在梳妝台上梳頭以誘之。一日此美女親來捨身巖向祖師求愛，祖師大怒，披髮仗劍逐之，竟墮巖捨身而成神了。

轉來由原路下山，回望白雲深處，天柱峯屹然峭立，威鎮八方，於今思之，猶依戀不已，

卅二、十、於成都。

貴陽雜詩（八月十日）

倪小迂

丘陵廣大闢成園，點綴湖濱俯築垣。拾級亭臺巡萬谷，雲天叠翠浪濤翻。（湖濱公園）

南明甲秀著湖樓，樓矗湖平思古幽。浮玉浮生空有跡，橋亭風雨使人愁。（南明湖）

從四川回到三湘

振聲

四川以境內縱橫有岷江、瀘江、沱江、嘉陵江四大川而得名，三湘因湘江分瀟湘，灕湘，蒸湘而著稱；過去夙推為天府之國，魚米之鄉。現在一則號令天下，成為抗戰心臟；一則屏障河山，倚為國族干城。戰前兩省往返，原有水陸兩路可循；水路買棹出洞庭，越三峽而抵巴蜀；陸路取道常沅，衡寶兩途，西經芷江入黔，北行筑貴入川。武漢荊沙相繼淪陷後，水道切斷，公路破壞，入川路線，大部份均取道湘桂鐵路，西南公路。一部份取道航空及三斗坪。

一　渝筑道上

機飛重慶，車返長沙，正當五月南風大麥黃的季節，在陪都儲奇門渡過長江，路進海棠溪車站。同車十七個人中間，十三個人是貴州，湖南，福建從事黨政工作的中訓團畢業同學。磅過規定十五公斤重量的行李，領了衛戍總部頒發的出口證，坐上汽車，司機加足了木炭，發動馬達，再會吧重慶！汽車嗚嗚的叫了幾聲，風馳電掣的駛出市區。麻桑夾道，雞犬相聞，蜀中景色，盡收眼底。向午停車綦江，綦江在綦水西岸，境內多鐵礦苗，經政府設廠開採，深山幽谷中，時見煙囪矗立，鐵砂滿堆，源源供應着作戰最重要的資源。下午繼續南駛，夜宿縣屬東溪，全市長兩三里，中央，中農，江津等官商銀行，均設有辦事處或分行，繁榮較綦江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日冒朝雨過松坎，走完四川，進入貴州，一路崇山峻嶺，過吊絲巖，花秋坪，羊腸曲折，下臨深壑，令人不敢俯視，過去覆車肇禍，旅行者咸視此處為畏途。司機乃凝神靜氣，小心翼翼地操着手上的機輪，過了一個急灣又一個急灣，上了一個陡坡又一個陡坡，一步一留神的走完了七十二灣，於宿鳥歸林時，進入黔北第一個縣治桐梓。這裏雖然是個僻處芙蓉河支流北岸的一個小縣，却產生了周西城，毛光翔，王家烈三個軍人，先後統治了貴州近二十年。城中的西城公園，和貴陽周西城銅像，尚遺留下當年煊赫一時的陳跡，這一帶的米價九百元一石（三百斤，）猪肉市價十一二元一斤，生活程度相當低。十四元一餐的客飯，幾個人拼起來同桌，有雞有肉，湯炒俱全，足夠你大嚼一頓。第三日經婁山山脈，過婁山關，抵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遵義濱湘江支流要水南岸，扼貴陽之背，當入川之衝，為黔北咽喉。有新舊二城，新城建築在公路兩旁，車站酒樓，飯店旅館，商業匯在焉。舊城，相隔四五里，熱鬧不及新城。馳名遐邇之義成茅台酒，及濟水銀耳，同為此處特產。惟索價相當昂貴。茅酒陳釀每瓶一百六十元，次之每瓶一百廿元，普通每瓶最低亦六十元，銀耳則每斤千餘元，數百元不等。日落時駛近貴州第一主川烏江。汽車繞山而

行，壁立百仞，急湍洶湧，奔騰澎湃，車行偶一不慎即有粉身碎骨之虞。本來是隔江可望的烏江市集結果往返繞行了六公里始抵達。第四日上午十時停車息烽打尖，貴州在古時為蠻陌集居之地，息烽與定番，歸化，鎮遠等縣名顧名思義，同含有綏邊靖遠之意。早行四百八十八公里，完成渝筑行程。於下午兩時后抵達貴州省會的貴陽。

二　黔桂征車

貴陽因位在貴山之陽而得名，清係貴陽府治，今改省轄市。襟帶南明河，公路可北通四川，南下廣西，東貫湖南，西達雲南，頻年先後在顧墨三，吳忠信，薛伯陵，吳達銓諸氏秉政下，努力建設，迄今已成為西南公路樞紐，大後方重要都市之一。此間多戰後新興建築，中華路，中山路一帶洋樓櫛比，街道整潔。生活程度，飲食雖不十分昂貴，但一般日用百貨平均較渝蓉桂高百分之卅至五十。風景區在城內有中山公園，城外有花溪，令人留連忘返，黔靈，扶風，南嶽，照壁諸山，尤為遊人樂道。新聞紙在貴陽出版的有中央日報貴陽版，及省辦貴州日報兩種，四開小型明星晚報一種，及籌備中的時事導報日刊一種。聞香下馬，知味停車！在貴陽一陋巷中，有一懸小金字招牌的「培養正氣館」以清燉雞馳名，每雞六十元，每日僅售一二十隻，午前九時即售罄，故需前一晚預定，否則必被捷足者先嘗易遭向隅凡。有鮑牙識風，雖貴為院部長者，過筑時亦必至此一問津焉。侯車旅邸，小住省城，廿五日晨始告別貴陽，乘車東行。走了五十四五公里，過龍里進入貴定縣界。木炭車機件發生障碍，與同學三人，下車步行。經牟珠洞，兩山夾峙，曲徑通幽，茂林修竹中，掩映古刹一座，風送濤聲，避絕塵囂。旋汽車修復，午過貴定；晚息馬廠坪。翌晨汽車改向南行，午過都勻，至獨山。獨山當時因黔桂路鋪軌竣工，即將通車，籌備慶祝，相當熱烈。商業區在城內，街道完全是舊式石板鋪成，市廛並不繁盛，政府當局計劃重新改建市區，一部份已開始翻造。如能依照建設計劃，全部實現，必能成為國內新市區模範。公路兩側，一般投機商人，刻正鳩工建造大飯店，大旅社，車水馬龍，預料最近將來，必能取金城江地位而代之。「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橫過貴州，由黔北到黔南，七天中差不多每天都滴着雨，整天的爬着山路，第八天過南寨至六寨，進了廣西界，沿途所見風俗習慣，易頓八桂情調。車壞路局特派救濟車送往南丹，再由河池另派客車來接。不巧途中遇雨，乘客什九衣履盡濕。抵河池時，天色尚早。離金城江祇二三十公里，一小時可達的行程，司機諉稱機件損壞，託詞不肯復走。雖經衆人向他說好話，竟未允再開；祇得下榻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河池因北鄰獨山，南當金城江，夾處中間，商業蕭被以上兩地所奪，有江河日下之趨勢。宿一宵，凌晨開車，走完了四百四十一公里的最後一程至金城江。

三　湘桂歸途

金城江是黔桂路通此後新興的一個市集，雖名金城，却沒有城牆，缺少了湯池之險；有的僅是柳江上面一條大橋，配合着數百間用竹頭木板泥土混合搭成的簡陋茅屋。我們因爲趕搭開往柳江的火車來不及作一番巡禮，祇坐在汽車上走馬看花的看了一個輪廓，便匆匆離去。據說這裏有平劇院，有鐵路飯店，笙歌徹夜，仕商雲集，確曾盛極一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自黔桂路接軌獨山後，金城江無疑的將還他本來面目，失去它在交通上的權威地位。八日顛簸公路，一朝換乘火車，迅速雖不及飛機，但較之木炭車舒適得多了。我因感觸重感冒，抵柳江後，即入立魚峯下軍醫院醫療。住三天，臨行前夕乃入城觀光。柳州據柳江中游，當湘桂，黔桂兩路之衝，左胞邕寧，右盼桂林，形成一天然的斜角平行線，自越南陷敵後，亦地爲西南軍事重地，我們鐵軍名將張向華將軍，坐鎮於此。城環柳江，成一圓形半島。南岸曾遭敵機轟炸，商業均集中於北岸，廣州灣未失守前，湘粵川黔商賈，羣集此間，輸勝物資，巨廈林立，貨物雲集。柳侯公園爲城中唯一名勝。珠江餐室浮泛柳江水面，彷彿上海南京路外灘之水上飯店。邀兩三知己臨流品茗，清風徐來，滌淨塵寰，確係消夏納凉勝地。征塵甫卸，又搭湘桂上行車經雒容，永福兩縣而抵桂林。此爲舊遊地，年來奔忙抗戰，曾先後五次臨此。桂山不變，灕水依然，但港滬的服式風氣大爲流行。華燈初上時，中南路，桂東路，桂西路，中北路一帶金碧輝煌，裙屐翩躚，茶樓戲院，則酒綠燈紅，座上客常滿；城開不夜，其繁華喧囂直堪媲美戰前十里洋場的上海。連夜困於蚊蚋臭蟲，第二天在臥車上沉睡了十小時。抵衡陽因湘江水漲，浮橋暫不通行。循碼頭自趙市長君邁，喊出建設新衡陽後，第一個首先改築，旅客上下稱便，划子用力划了雙倍的時間攏江東岸。晚色朦朧中，編車衡陽東站，搭粵漢路特快車，與湘江並行北抵湘潭，買棹長沙，順流下駛，輕舟似飛。討厭的是船上賣唱男女，濫彈老調，向人伸手。重慶正在管制人力，調節勞動，連人力車伕，轎伕，都嚴加限制，而現在長潭及開往濱湖各線航輪上，尙存有許多年富力強的男女，不務正業，滋擾旅客，且向旅客作類似敲竹槓的需索，浪費人力，妨碍船行，負市政與水上治安責任者，應設法即予取締救濟，使人人能爲抗戰盡其應盡責任，負其應負義務。

「三湘壯行逢春色，巴蜀歸來對月明，」從四川回到三湘，横跨黔桂兩省，坐了西南公路的八天木炭汽車，乘了黔桂鐵路，湘桂鐵路全程粵漢路北段的三天半火車，搭了三四小時的汽輪登山涉水，間關萬里走了一千八百六十六公里；於湘鄂大捷聲中，緊續於小別數月百戰無恙的長沙。此間麓山似黛湘水似鏡，全體軍民，正在聞鷄起舞，枕戈待旦中，余旅次雖感疲乏，覩此頓感無限感奮。

加爾各答的斷面

思慕

在國民大會領袖被捕，孟買，加爾各答和印度其他各地的印人，以暴動爲抗議的時候。我想起也曾印過我逃難的足跡的加城。最近看到敵機接連幾次濫炸加爾各答市區的消息，我更憶起我曾小住兩週，聽過空襲警報的加城。

在馬打拉斯，——我們逃難的一群只停留了一天，但因爲道個臨時的組織，有了在市內游覽一周的決議，「盤纏」鬧恐慌的我們一家也只得順從衆意，聽導游人的擺佈。坐馬車在城裏兜了一個圈，並循例的參觀動物園和博物院，——平平無奇的設備。到了加爾各答，高等難民個人的財力相繼力開始發揮效果，臨時團體失掉牠的存在價值，我們已能自主地看錢行事，不必強充闊人，因而在加爾各答雖有十幾天的勾留，除了看過一回印度電影以外，差不多什麼地方都沒有游玩過。可是，以窮難民的身份，我的所見所聞，也許還有些獨特之處，讓我把現仍存于記憶中的加城花絮，掇拾一些供與旅誌讀者。

加城的中央火車站是沒有馬打拉斯車站那樣宏偉整潔，但是一出了車站，加城的巨人似的面影便屹立在我的面前。還沒有入市區，新建的恒河的大鐵橋首先吸引我的注意。遠遠的望去，牠雖沒有黃河鐵橋那樣的長，但那向上拱起來的弧形的橋架，在陽光下閃耀着的銀色，却顯出牠異樣的壯麗，這是黃河鐵橋或珠江鐵橋所不能比擬的。這裏的街道，比較馬打拉斯整齊。雖沒有美國城市甚至上海那樣的「摩天樓，」但備有電梯七八層樓的建築物却觸目都是；這使我想起柏林的樓房來。以建築物的平均高度來說，加爾各答是可以睥睨東方一切都會的。

爲着要「候機，」而旅館又給自緬逃難來的白人和華僑搶貴了。（每天每人五六個盧比，管三頓飯和一頓下午茶）我們只住了兩天旅館，便約同幾個還不算闊的難民，租一層民房來住，那是在新建的七層樓的第二層，有三個寬敞的房間，一個廚房，房租每月八十個盧比沒有什麼押頭小租。如果住兩週以上，那就比住旅館合算得多。雖然夜間席地而睡，燃燭取光，但也夠自由舒暢。

我們住的那條馬路，有不少這樣的高樓大廈，可是恰在寓所的兩旁和後面，便是一些收買廢銅爛鐵的窮小販的棚舍，湫隘，破舊骯髒，與那些矗立的鋼骨水泥的現代建築物，恰成尖銳的對照。後面過去不遠，就是加城的「唐人街，」那兒更是牛糞垃圾的陳列場，比起美國僑華電影中的「唐人街」來恐怕更壞一點。

我們在加城逗留的時候，緬甸中部的爭奪戰剛在開始，但加城已發過兩次的空襲警報，在佈滿着高而堅固的建築物的城市

裏，剛從沒有甚麼防空設備而遍處平房的爪哇逃出來的我們，聽見警報自然不當怎樣一回事。可是，印度居民却很驚惶。有一回，深夜發出的嗚嗚警笛聲使同居的上下樓的印度人都奔到戶外。經過兩次的警報以後，不少印度商人提早停止營業，到北部的山岳區避著去了。

加城的交通是相當方便的，有好幾路的電車，公共汽車，此外還有馬車和人力車。電車還便宜，在星期日和假日，化六個安那就可以坐電車環游全市。公共汽車比爪哇貴一點，一段不遠的路便要一個盧比。够神氣的雙馬車是加城馬車的特色，但不容易坐得到。

在這樣現代化的都市中，有幾種畜類却佔着重要的位置，說好聽一點——使加城添點田園的風味。「神牛」旁若無人地在大馬路踱着牠的方步，嚙食路旁的垃圾。烏鴉和餓老鷹在低空中，在屋頂無忌憚地飛，有時者，甚至在你的身旁掠過。據說烏葬是加城一部分居民的風俗；烏之成爲「驕子」，自不足怪。而馬路上的死耗子呢，也不見得比昆明少。殖民地的市政，到底是「美」中不足呵！

說到吃，加城可以說是「羊肉的都市。」由於居民的宗教信仰的關係，(居民主要爲回教徒)羊肉是最通行的食品。據「老加城」(久居加城的僑胞)告訴我，加城一天就殺好幾千頭的羊。點心差不多都是羊油做的。進到印度人的住宅，羊肉的一股臊味，先撲出來。吃的東西倒也不貴，在印度人的飯館裏吃飯，幾個「安那」便可以吃飽。我們首先是在一家中國飯館包飯，一天兩頓，每人一個盧比，菜還不壞，也不算貴，——如果我們不是窮的話。爲着更省一點錢，我們便得自已弄飯。牛肉眞便宜，一兩個安那便買得一觔，一個盧比可買鷄蛋五十枚。自己買來，隨便的燒一下，很是不俗。渴的時候，懶燒開水，化一個安那買一個嫩椰子，呷牠的甘露似的水，也頗寫意。

類于北平東安市場而規模大百倍的「新市場」，是加城市面的一個值得提起的特色。但是，在別的地方，筆者已有描寫過，這裏不想再贅。在「新市場」外頭的一條街上，有不少的化裝品舖子，在市招上公開地標明賣節制生育的用品，在封建氣味還那樣濃厚的印度社會中，却容許這樣「開明」的市招，是一樁令人難以索解的事。

加爾各答，我祝福這個偉大的東方的大城市，永遠站立在自由的陽光裏；我更希望加城經過這一場的戰亂而蛻變，把牠的外表和內部的矛盾與不和諧都克服過來。

五〇—三四〇

盧森堡

馮朱棣

莫塞爾河 Mosel 源出法國東境之伏歇山 Vosges 北流爲德國及盧森堡國之界河；至來密希 Remich 以北，東流入德國境。余自第凱爾希 Diekirch 沿莫塞爾河南行，過來密希，盧森堡東境之小村也。公路沿河，路旁丘陵起伏，多植葡萄。附近一帶，以產白葡萄酒馳名。河面架橋，通對岸之德國境。河不甚廣，水色澄清，綠蔭夾岸，幽邃清獄，迥異恒境。西向赴孟村 Mondorf，位盧森堡國之最南端。過橋爲法國境。村內綠樹葱蘢，花木扶疏，全村似一公園，多別墅及博場。由孟村折向西北，以抵盧森堡大公國之國都，城名與國名同，亦稱盧森堡 Luxembourg，有居民五萬。熱鬧市街，爲車站路一帶。房屋高峻整齊，市容較之歐洲各大國京城，自當遜色，但較之挪威京城奧斯洛 Oslo 東車站一帶，似過之也。

本市地勢特異，多深凹陡削之窪地。就此勢之高下，分上城及下城。上城建於三面陡削之高原上，下城則建於深凹中，架橋其上，以通上城之往來。故上城熱鬧街市間，必有大橋。初蒞此處者，必以爲橋下流水湯湯，舟楫縱橫，迨據橋俯視，不見水影，僅見綠樹毿毿，屋瓦鱗比，蓋斷崖削壁窪地間，別有街衢也。國內陝甘間之黃土地帶中大道，常在深溝中。余曾經洛陽郾師以東之大車道，均兩旁高崖壁削，一徑中裂，土人稱之爲溝。盧森堡橋下之窪地，彷彿似之，而高峻且過之。盧森堡人稱此種窪地爲 Tal，於義爲深谷，余則稱之「溝」，殆無不妥也。上城下臨阿爾采推溝 Alzzete Tal 及彼得魯斯溝 Peirusbachs Tal，溝內卽爲下城，亦卽舊城。國內杭州之分上中下三城，僅就方位以定區域，並非眞有上下區別也。重慶之有上半城及下半城，係就山坡建築，無顯明界限也。此處則上城據高原，下城幽居深谷中，界限分明，略不相混。

市內一切新建築，以及火車站，汽車道，均在上城。溝面就巖石、陡削處，多築高架大橋 Viadukte，

本市奠基於九六三年，最初由西格弗里特公爵 Graf Siegfried 造堡壘於懸崖上，始名 Luetzelburg 厥後變遷，稱 Luxembourg。十四世紀爲開發時期；其後更迭隸屬法奧德等國；一八六七年始獨立爲大公國。乃將堡壘夷爲曠場，僅於阿爾采推溝及彼得魯斯溝中，尚留其殘跡。一九四零年德軍侵入，女公出亡。

自車站經車站路抵高架大橋，橋橫跨彼得魯斯溝上，右側懸崖，有十四世紀所建之古羅馬神 Quirinus 小祠。橋之他端爲聖靈場。廣場一片，可資散步。下臨阿爾采推溝，由此可望上城及下城。場之末端爲宮橋，橋旁懸崖上，有古代之深窖以及堡壘殘跡，卽爲十世紀中西格弗里特公爵所建盧森堡堡壘之一。堡毀於十六世紀

中入內遊覽，可以覘中古時代中歐武士之遺風。

過宮橋爲聖米迦勒St. Michael街十三世紀所建之聖米迦勒教堂在焉。經此赴魚市有博物院兩所，一爲歷史博物院Musee historique陳列本市羅馬時代之史蹟，一爲自然歷史博物院Musee d'Histoire Naturelle搜集各種動物礦物。左入水街R.des Eaux即抵十六世紀所建之公宮，即一九四零年前女公所駐地也。

左經王后街R.de la Reine，以抵威廉廣場Pl. Guillaume，有荷蘭王威廉第二之銅像（非德帝威廉第二），南行爲聖母教堂。向例每年耶穌復活節後之第三至第五星期日，供聖母靈跡圖於此，來此頂禮者甚衆。右經威廉街，以入大街grand' Rue。大街西端爲美麗之公園，嘉木葱蘢，彌望盡綠，下臨深溝，圍以石欄，據欄遠眺，可望見隔溝儲蓄會LaCaisse d'Epargne之壯麗建築。由園旁拾級下坡曲折可抵彼得魯斯溝，溝中樹木成林，可窺下城一角。林梢有大橋如虹，橫跨溝上者，爲阿道爾夫大橋Le Pont Adolphe橋長數百公尺，正中之大環長高均達數十公尺，雄偉異常。在橋下閑眺後，仍由石級穿森林上坡，越公園南行，過阿道爾夫大橋，橋而經阿道爾夫街及自由街，以回車站。

本市在承平時，每遇週末，附近德法比等國遊客，蝟集於斯。市內一部分收入多吸自遊客。一入夜間，金吾不禁，各種遊藝以及娛樂賭博，盡情放縱，各旅館及餐館，均擁擠異常。戰後市況頓異。離此，乃西南行以赴厄什Esch。

草於盧森堡國之安希推那赫 Echternach

本誌下期要目

旅遊中的道德問題……唐渭濱

阿爾卑斯山……姜蘊剛

粵漢沿綫的溫泉……陳其英

海南島之黎苗……胡兒

梓潼名勝記……李致剛

由湘桂邊區歸來

施琳

我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只要有機會，我總是盡可能的去爭取那旅行的機會。不管是名山大澤，通都巨城，或者邊僻小城，奇風怪俗的地方，我都願意去。當我得到一個機會由桂北經過高山去到湘西，我是感到多末的高興呵！

經過了很匆促的準備，我們便起程了，同行的有七個人。走的這天，氣候很好，沒有太陽也沒下雨，在桂林說起來，這總算是很好的氣候了。

事前我們向桂穗公路局工程處交涉好了材料運輸車，走的那天，早上八點鐘上了車，車子跑過了平穩的桂林城內，便駛向郊外了。

桂穗公路是剛剛修了不到四年的公路，它原來是敵人進攻南寧，桂南形勢緊張時，趕修起來的軍事路綫。它是一條貫通湖南西部至貴州東南部和廣西北部的唯一大道，全長四百五十二公里，當中經過無數的山和水，在工程上是相當宏大的，不過因爲是應急趕修的，許多橋樑都不堅固，一兩次大雨大水，很多橋樑都被冲斷了，由桂林至貴州三穗的交通車也就停了下來了。

這條公路，雖然在軍事上已失去了重要性，但在交通和商業上，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政府當局是會注意到這一點的。

車子跑了五十公里，到了義寧縣的宛田村，因着前幾天的大雨，公路沿途有許多地方山崩了，有幾座橋也斷了，車子不能前進。

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們：「從這裏進去，完全是山，有許多地方，連東西都買不出，山中大部是苗人和傜人，瘴氣也很重。」這消息使我們起着兩種不同的感覺：一種感覺是畏懼旅程的艱苦，另一種感覺是，也就因爲艱苦，更好去經驗經驗另一種生活的滋味。

「不要怕，前進吧。可以看到邊區人民的生活，看看那些苗傜同胞，是過着什麼生活」一個同伴向我們打着氣

「看看苗婆子是大脚呢小脚？」另一個同伴也湊着興說。

當然只有前進，但是橫在目前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將近三百斤的各種行李需要人搬運。而人呢，村子裡簡直看不到什麼人往鄉公所交涉的結果是：

「對不起，此地正在收禾，他們每天得廿五塊大洋（這邊的人都把大洋——國幣和小洋——桂幣，桂幣一元合大洋五角——分得很清楚）真不好請人…………」

鄉長雖然年紀並不大，說起話來，倒蠻結實，一點都不含胡，這裡充分的表現出廣西民族性。

交涉了近兩個鐘頭，結果還是對不起，另外一條路，祇有直接

向老百姓辦交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有三個人應命了。條約是七十五塊大洋一擔，每擔六十斤，逕至龍勝。（宛田村至龍勝只有六十里。）

開始向艱苦的旅程步行了，這旅程的確有點艱苦：路小而且崎嶇，又是在大雨之後，路便像一道小溪，水在上面輕佻的飛跑着，小石子在裏面跳躍。路在半山中，下面是咆哮着的小河，上面是密密的叢莽，看不見什麼人家和行人，叢莽中時時有些响動，這更使我們想到那些野獸。

「這山裏面有豹子，去年吃了兩條牛，」擔行李的指着前面的高山向我們說「人少不敢走的，人多才沒關係，」

由宛田村至龍勝的廟坪，祇有三十華里，我們於午後二時動身，到達目的地時，已是星高月明的時候了。

沿途都是大山，樹木野獸很多，村落甚少，當大家載着極疲乏的身體達到廟坪時，更感到山地旅行的不易。

找到兩個小店主人時，是經過了很多功夫和口舌的，出了很高的價錢，才買得每人兩個粽子來解決飢餓的晚餐。

龍勝和三江

龍勝和三江，是廣西最北部的兩個縣，縣城都很小，住在這兩個城市裡，為人民的生活，和熱鬧都市一比，完全是兩樣。兩個城，都在大山叢中，住居民族又異常的複雜。這完全由於地理環境所形成的原始的經濟形態，決定了他們的畸形的社會生活，他們賴以生活最主要的是米、包谷、藥材、和手工織染的紗布疋。

龍勝是桂林以北一個很小的縣，城很小，只有兩條街，全縣都是山地，人口不到八萬，城內只有住戶一百五十餘戶，人口一千左右。商店很少，比較能夠營業的還不到十家。不過街市寬大清潔。這使走了幾天山路的人，到了此地，有一種舒適的感覺。

龍勝的出產，以桐茶油為大宗，全縣油榨，共有×百座，假定每座每年工作時間為六個月，每天每座平均出油一百斤，全年可出×百萬斤，這大量的桐茶油，都行銷外縣。產米僅能自足。其他如杉木、竹、香菰、玉蘭片，均為龍勝的特產。

龍勝到三江，要走兩天路。三江是和湖南，貴州兩省交界的一個縣，比起龍勝，它要大一點。榕江的較大支流緩緩地流過去。由湘西來的貨物，多半從此地到長安，再到柳州。城內的人口，約有五千人。商業在桂北，算是居第一位了。

和龍勝一樣，這裡的住民，傜民和苗民約佔三分之二，漢人占的比例很小，不過不論在那方面，漢人的努力是占着絕對優勢的。

邊區人民的生活

邊區民族的奇異生活，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在龍勝的

宜衕，那天正是趕墟的日子，一條小小的街上，擁擠着人。在這些人裏面有三分之二是婦女，她們赤足，有的穿着草鞋，短衣短裙，担負着很重的東西而都表現出濃厚的樸實和誠信。頭上的裝束，都是一樣的圍着潔白的白巾，穿了白色的上裝，沒有衣領，胸口以下是縫好的用兩顆藍色或青色的紐扣，胸口上面沒有紐扣，另外用一塊花布遮着頸至奶下的健美的胸脯。褲子是青色或藍色，膝下面用紅色絲綫刺繡了一個很簡單的花圈，健康美麗。當地人告訴我們，這是住在山谷裏的傜胞。

從羅勝到湘西的靖縣，附近五百華里的土地上，都住着這一類的同胞。

九年前一位姓劉的所著的嶺表記蠻上，關於邊區人民，有着極詳細的記載。它告訴我們：廣西的最古的主人翁，本來是此等民族。秦漢以後，代代經過漢人的移殖，生活影響土著民族的生活，大多同化。同化程度，隨地理環境為轉移。平原城市附近，多整個同化，其人數約佔全族十分之五；山谷僻地的大半漢化，其人數約佔全族十分之三；高山深谷的，大多未化，人數約佔全族的十分之二。

邊區民族大多是住在深山大谷，文化低落，交通阻滯，遂養成一種健壯，勇敢，堅忍，服從的性格。登高履險，矯捷如飛，雙足堅厚如鐵，長於步行。

在我們經過所看見的僮族，因為多與漢人雜居，又互為婚配，身材容貌和漢人相差不遠，但性情強悍，鷙烈，異有「靜如處女，動如脫兔」之概。

苗傜侗族，大多是生活在萬山叢中。無論男女，因山地農產不豐，每天都必需作到十小時以上的工作，吃的又不是米麥，在風雨、煙瘴、飢寒、豪紳土劣的欺侮下，民族性格在先天、後天、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有着嚴格的鍛鍊。因此他們的性格，很自然的會具備着堅忍、耐勞、褊嗇、頑固了。

他們雖然有着強健的身體，但因男女關係的隨便，飲食的惡劣，病時無醫藥，不洗澡，不講究清潔和環境衞生的原故，又加上煙、酒、瘴氣的侵害，一般男女，到了四十、五十，都老死了。一個漂亮的女人，到了三十以後，就憔悴不堪了。

邊區民族，對於子女的兩性關係，都採放任主義。尤其在「苗山」「傜山」區域內，男女的婚姻嫁配，完全由男女雙方同意而成，父母不能加上一點強迫的成分。普通結婚年齡，以二十歲為最普遍。但未婚以前發生兩性關係的頗多。

戀愛為他們結婚的必經過程。在此過程裏，男女雙方自由擇配，不受任何人阻礙。若兩性戀愛程度達於極點而須締結婚約時，父母若強烈反對，男女雙方便實行「奔婚主義」。男女奔到親戚的家裏，過了幾天，使人告訴雙方的父母，告訴者即為媒人。父母得到信息後，亦無法再行反對。

他們的聘禮，因地理環境的關係，各地不同。傜人以鹽菜、牛、糯飯為聘，僮僮以酒肉、檳榔、鹽菜或豬、牛、犬、馬為聘，苗侗同以酒肉，蒸飯、雞鴨，間或用豬牛為聘。聘金多寡不等，以各個家庭經濟狀況來決定。

在結婚風俗與形式上，也各不相同。苗傜人結婚，多在冬季的暮夜舉行。結婚的晚上，新郎不至女家迎娶，只使他的姑嫿，姐，妹到婦家迎接。迎婦者當中選擇一漂亮而年齡與新娘相同的，盛裝在前面引導，新婦在後面，衣飾所有，都穿戴在身上。在新婦的後面，跟着迎者送者數十人至數百人。這些人都是雙方的親戚朋友，全體走路，後面便燒着火炬，放爆竹，吹蘆笙，擊銅鼓。遍山遍谷，都為之響應。新婦緩步前進，毫無一點羞態。到男家時先到男家的鄰家休息，巫者說某時吉，到某時入門，不舉行交拜。男家盛宴欵待，新婦只嚐一點。第二天一早，送新婦來的女伴即擁新婦回娘家，男家派親眷數十人送去女家也欵待男家賓客。在酒宴中，雙方都派長於歌唱的人，唱歌比賽。歌調內容，女家先向男方索取「賣骨金」，男家也援引故事拒絕。經此之後，雙方愈唱愈譃，有嘲笑的，有詰駁的，有怒罵的，有慫恿的，有調和的，莊諧間作，奇態百出，至緊要處，閧堂笑倒，最後，男家致聘金，歌詞內容，亦言歸於好，雙方又互相讚美。

另外有一種「抛球婚姻」的風俗。青年男女，每到正二三月的「子日」，便成群結隊，到一定地點，分為兩隊，各持紅綠色帶結成的圓球，互相抛接。接後，解球復帶量長短，若男女尺度相合，即成配偶。若是女方不接男方所抛的彩球，男性便可以到女性隊伍中，扭摩女性身體，以為笑樂，反之亦同樣。

另一種未開化的蠻女，於結婚的第二晨便回娘家，回娘家後，仍然和原來的情人保持關係。第二年插秧時，男家使人歡迎回來，到男家住一夜，又回娘家，以後，非逢節日不到男家，只住兩三天可去，一直到懷孕產子，或不願再過此種生活，才與夫同居。到這時，女家父母，牽牛羊，備家具，送女。男女的夫婦關係才算成立。

其他奇怪的婚姻形式，還甚多。雖然他們的生活非常落後，文化非常落後，但婚配的自由結合，倒是很健康，很自由，為被迫壓在封建勢力的舊禮教的青年男女所望塵莫及的。

侗人村之夜

由三江出發，途程的指標是向着湘黔桂的邊界方面，「在那裏山谷和村莊，住着侗人。最近在邊界上有了土匪……」當我們離開三江二十里到達一個名叫光輝村的時候，一個漢人同胞關切地告訴我們。

但是，路在前面，目的也在前面，不能因為有一些困難便停止下來。懷着一種冒險的心情，穿過村莊，穿過田疇，我們走向三省的邊界。

五〇—三四六

經過的莊子，都是侗人居着的。在她們衣服和裝飾品上，深深的表現出他們和她們生活的晴影。

婦女們都圍着青色的，或者黑色的有着極細密的綉紋的自織圍裙，上身穿着同色的短衣，赤足。兩耳下向，垂着銀質的裝飾品，髮髻上插着一把木梳，（有錢的用銀質將木梳上面包好。）她們用着好奇的眼光望着我們。

她們不懂我們的話，我們也不懂她們的話。假如我們多問幾句，她們便將因染布疋而成藍色皮膚的雙手搖搖（侗族婦女的手十分之七都變成藍色她們的衣服完全由自己做成，由種棉至穿上新衣，這一全過程裏的工作，都是婦女們作成的。）

我們沒有方法傳達我們的言語，使他們了解。只有循着生長在滿山滿谷和路兩邊的茶林向前進行。靜靜的，茶樹泛濫出來的清冽的香氣，瀰漫了原野，强烈地向行人的鼻腔內輸送進來。

我們進行着，但愈走愈深入侗人住的地方了。這條路經過的行人很少，當我們走進馬鞍山的村子，村內都是侗人，他們同樣的過着舊歷七月半的節日，我們在三江吃了早飯一直餓到晚上，向他們買東西什麼也沒有，伙舖也沒有。

將剩餘的米在船上的鍋裏煮着，大家圍坐在船停泊的沙灘上。

小江沒有三丈寬，水流很急，吼叫的水聲，衝破了沉重的岑寂，又蓋過了一切細鳴的虫聲。河對面是長滿了樹林的深山，山裏時時傳出一聲兩聲不知名的野獸的叫聲。

大家都屏息着。望着深山皎潔的月光，望着被月光撫摸着的在沙灘上輕輕搖動着的自己的影子。

「這好像電影片裏的非洲的山林風景！」

有人這樣說着

煮飯的火在靜寂的河床裏閃着光亮，襯托出馬鞍山下的侗人村，像睡着的一匹凶猛的野獸。

河對面的森林裏，被月光映現出各種不同的影像，像活的野獸，躍躍欲出的樣子。這風景，更增加了旅宿在沙灘上的旅客的恐怖。

「山裏沒老虎嗎？」

「很少，很少！那上面有土匪。」一個船夫吃吃地答應着。

圍坐在月光下的沙灘上，吃完了含着恐怖成份的晚餐以後，拼攏了四隻小木船，每艙三個人，用呼呼的甜睡聲，去抵禦恐怖的侵襲。

通道和靖縣

經過了侗人住的地方，越過了令人胆寒的土匪橫行的橫嶺，我們幸運地毫無一點意外的到了湘西，還被人目爲神秘的地方。

銜接我們訪問的縣境，是湖南最小縣之二的通道。通道是湖南三個小縣的第二位，鄰接貴州和廣西的邊界。在縣的行域內，還有着時時鬧糾紛的屬於貴州的「插花地。」全縣人口，過去十年有六萬人，現在還不到三萬人。

城異常小，一個很小的圈子內住着縣府和縣政府有關的機關，城內沒有街，沒有商店，城外有一條崎嶇并不清潔的街道。

全縣人口中，土著民族（即苗傜侗僮）佔了三分之二，文化是湘省最低落的一個地方，中學生非常少，高中生只有一個，因此縣城裏的人稱他為「狀元。」

離開通道，乘船不到一天，便到靖縣了，靖縣在湘西，雖然是一個很小的縣城，小縣城的第三位，可是在這裏卻充滿着活力和蓬勃的朝氣。

靖縣在過去是州，它管屬着幾個縣。雖然現在它是一個小縣，可是街道的建設，和商業的發達，比較我們所經過的縣城，它應該是「第一把交椅」了。

城的南門，被一條江水依偎着。這條江，經過會同，洪江進沅水而流入洞庭湖。出產的水菓，楊梅，梨子，柿子，石榴，都非常有名和可口，產金量的豐富在湖南也是首屈一指，去年每月產量平均為五百兩。

全縣人口，十五年前有二十萬人，後來減至六萬人，現在又增加到十萬人了。

文化在靖縣，仍然非常低落的，據本地關心文化者的精確統計：全縣中等學校畢業生，前後三十年，還不到一百人。大學生只有一人，最近經檢定合格的教師，祇有二十幾個人，報紙僅有一張用石印印出的三日刊——靖縣民報，發行最多的份數，還沒有超過三百份。

不過，最近一年來，因着榮譽隊伍的來靖，靖縣已起着顯著的多方面的變化。三千多人的集體行動與意志，與及化合廿四省的文化的交流，在靖縣，無形的已起着領導的作用；而這三千多人的努力，與宏大的計劃，不但在靖縣，就是在湘西，也會起着很大的經濟上和政治的作用的。

卅二，於桂林

五〇—三四八

坪石姐妹石探險記

易宜由

我們幾乎每週都有一次野外的地理考察，雖說是有相當的辛苦，但總配不上說是『探險』。可是最近這一次（十二月一日）的考察，我經過生平從來未有的行旅艱苦，在那茫茫迷途的荆棘叢林中，爬過高山和溪谷，甚至有尋不着出路的恐怖，終於實行了探險家脚下的沿溪流找出路的遺訓。像這樣艱辛的考察，配上一個「探險」的字樣，也許不致不妥與過甚吧！

首先，在這裏還得介紹一下這兩個陌生的名詞——「坪石」與「姐妹石」。

坪石，它在今日也許比較聞名一點，因為它在戰時一躍而作了粵北文化與工業的中心。它的位置恰在粵北的牛角尖裏，三面都是靠近湖南的省境。自古為湘粵交通的孔道，粵漢路未通以前，是湘米粵鹽水陸轉運的樞紐，所以市肆很盛，實為商業與軍事的據點。粵漢路通車以後，忽而失了它的重要性而漸形蕭條了。可是今日它却又復興了，長約二公里的舊式街道上，裝飾了不少的繁華景色，特別是文化人所需要的商品，日益具備完全了。

姐妹石這一個多麼動聽的美名，但是誰也不曾聽過它的名兒吧！到過坪石的人不甚多，甚至在坪石住過一兩年的人，也是對它生疏的，它雖是有秀麗的風景，但因艱難的路途與缺乏人為的設施而與世人絕緣了，所以它只是以秀麗的姿態，靜靜地站立在坪石東南七公里的萬山叢中。甚至在它旁邊的土人也從來未去問津過。

十二月一日的正午，我們的系主任——吳尚時教授，率領我們全級同學到姐妹石去考察。事先，我們對姐妹石也是生疏的，經過吳主任以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圖指示給我們看了以後，才明白它的正確位置與理想的立體雛形。

離開了這一個武水邊的美麗村莊——塘口，便步入綿綿之山區了，粵北這崎嶇不平的山地，真使久居平原的同學們有些行走不慣，這侵蝕過甚的地區，找不出一點較大的平地與村莊，處處所見的都是層層的梯田與光禿的山巒，有時發見一個小小的獨家村或數家村，那簡直要使人驚喜了。

坪石近區的地質，以世界稀少的紅沙岩而著名，地層經長久的侵蝕，做成許多奇形的沙岩地形，岩層的構造也由侵蝕面可以看得出來。沿途吳主任指示我們觀察近區地層的一致趨向東南傾斜，所以我們今日行進的路線愈遠，所見的岩層愈新。

我們走了二公里，忽然發見一個美麗的村落，村的四周幾乎都有小山環繞，山坡上有不少紅葉的樹林，村前一條平滑的道路，

是利用東南傾斜的整塊岩層做成的，這倒別有風味。那村旁山岩下的小溪流，現在雖然水已乾枯，但同學們仍舊說着想象有水時的可愛，有一位同學還說着打算下學期來這村莊裏租房子住，這一片愛好的心，竟忘記了已有二公里以上的距離的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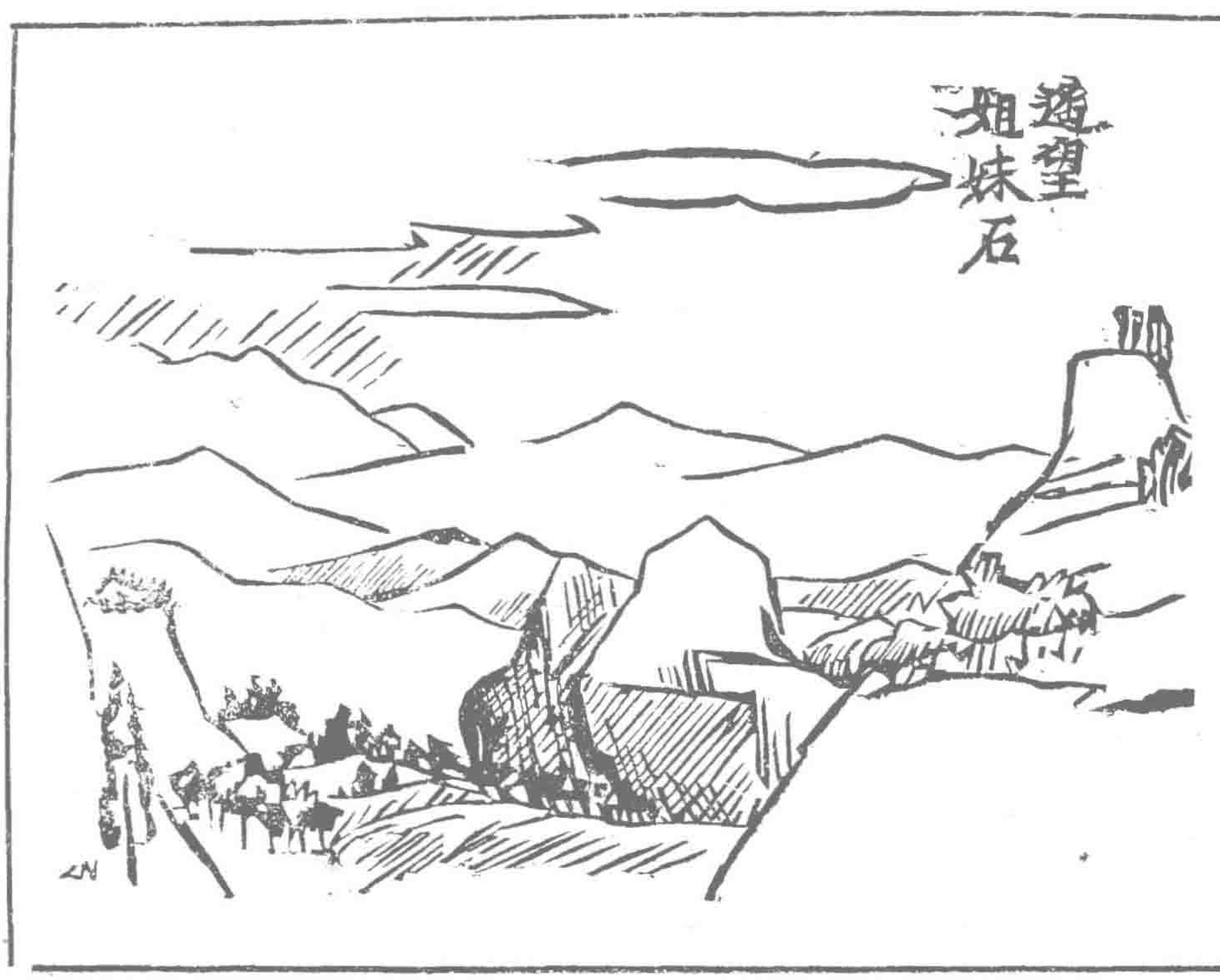
過了直冲，我們在鸚鵡岩旁坐着休息，各自描繪那塊狀沙岩地形的勝景，這一座壯偉的山，輪廓有點像西岳華山的姿態，懸岩上生長一叢松林，增加不少景緻。我們繪完了，迅速地收拾用品，又繼續前進。

不久，我們在山谷行進的道路終止了，便開始爬那山間陡峻的小道，因爲坡太大，使我們非常費力而流起汗來，吳主任素以爬山著名，確是我們這一羣年輕力壯的青年也趕不上，有的竟相差幾百米遠，我幸而還隔得近，但他仍不時休息着等我們。

我們到這一個分水的山坳，兩旁的山拔海約三百三十餘公尺，我們都坐着休息，用望遠鏡窺視前面的萬重山巒，據吳主任說，在那萬山群中峽谷正面突出的便是姐妹石。我們又把這幅山景繪下來。

這一個山峽裡，確實是人跡罕到的地方，曲折的小道，幾乎使人不能辨認，重重的山坡上，滿目都是荒凉的，找不出一點人爲的景色。這與西北高原的自然景況有什麽不同呢？也許只是拔海低得一點，沒有那潔白的雪峯，地形的起伏與荒凉是無有比不上的。

再沿着山谷東南行，途中發現有茅棚，棚外有新砍的松柴，也有已燒成的木炭，此等地區除瘠薄的梯田生產以外，還是唯一的生產方法，可見民間經濟的貧苦。



沿着軍用圖所指的路線，到達一個小村——冷水井這村中，只有三兩戶人家，村前村後幾被山群和樹林圍困，視線望不到遠處。我們問他們姐妹石在什麼地方與去的途徑，他們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要我們出些錢雇他們帶去，但是我們却無錢可雇。他們很驚奇我們的行動，並且留我們住宿在那裏，他說：「天快晚了，去姐妹石已來不及，你們回坪石也會天黑的。」

真的時間已經三點，但太陽却在地平線上不遠的地方了，我們又恐怕錶的誤時，便決定東行過姐妹石側而返校，暫不登山。東行的路，漸走漸不能識辨，姐妹石有時在樹叢空隙裏可望見一角，我們被這龐大的自然界包圍着。

我們彷彿都有『好馬不吃回頭草』的感覺，「路」尋不着也好，沿着一定的方向走去，總該會找出一條道路來。

我們在熱帶雨林下原始叢林式的雜樹叢中爬了半點鐘，終於找不出一條任何的小道，我們各自爬着，在這崎嶇的地形與荊棘的叢林裏，彼此以傳口音作為唯一的聯絡。忽然在一個林隙裏望見姐妹石最奇形的一角，我們都禁不得要笑起來，不約而同地拿出筆來把它繪下來，我們雖是「速寫」，但困在荒林中尋不出歸途的當時，費時的耽擱是多麼危險啊！可是那時我們却忘記了。

後來繼續在這密密的叢林中探尋出路，但終於不可能，天色漸漸接近黃昏了，去路渺茫，我們的臉上臂膀上和脚上，都掛了斑斑的傷痕。

回頭是大家不願意的，而且路途又是很遠。吳主任沉着拿羅盤定一下方向，又細看一下地圖；可是迷途已久，不知現在所處的位置，而地圖又不是絕對的可靠。時間已不容許我們再行慢慢打算，吳主任提出到河裏去順水而行，我們都很贊同，於是我們從荊棘的叢林中，一齊跳下河去。

冬天的溪水本是冷的，何況又是密林陰森山谷中的溪流呢？我們幾乎感受不了這刺骨的冷，真不愧是從「冷水井」流來的溪流，同學中有一兩位想避免走這冰冷的水，但在岸邊又找不到一條可走的路，處處只有叢林。

我幸而不怕水冷，竟一人獨走在前面，不料因河底苔類作祟，使我滑得跌在水裏，把手錶也浸在水中。我迅速地爬起來，把錶揩乾後再聽聽響聲，幸而還在不斷地響着。

「呵！前面有橋」！我第一次在溪流裏發現人為的物體而狂呼，他們都異常驚喜，也許都有這麼一個心理：「我們今天至少已經得救了」。

我在橋頭的叢林中爬上去，打了幾個寒戰，不穩定地站着喚呼他們。苦與樂的心情，這時候，正交流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頭。

這是一條小小的木橋，橋頭看不出甚麼道路來。我們僅能依着指南針指向回校的方向走去，匆促地跑了約一公里又到了龍

路可走的境遇，但我們不再冒險而爬山，因為天色快黑了。在折回的路途中，忽然遙望着對河有一個老農夫，得他的指示，才得着一條回校的路徑。可見行軍的單憑地圖，不如軍民合作的效力來得大呢！

我們一路急步踏上歸途，飽嘗着夜的威脅與寒氣的逼人，尤其是弄濕了衣褲的幾位同學。彎彎的明月，鮮紅的野火，照着我們跳下重重的山坡。後來在朦朧的氣氛裏，終于在　點鐘時摸到了歸宿的處所。

——完——

隔年芙蓉

施莉俠

悔廬後庭有芙蓉臘梅各一株。芙蓉雖已開花。而不似去年鮮艷。去歲余曾有「芙蓉寒艷人天冷」之句。前夜偶步後庭。見帶月芙蓉。仍不失其嬌媚。余尤愛其花紅白兼半。乃成七律一首。

一載相思笑我狂。冰霞嬌態最難忘。飛來柳絮裁清服，留得桃花作醉妝。放蕾欣逢秋月朗，減容恨乏臘梅芳。休懷牆角遲開樹。白袂紅裳銀樣光！

月下芙蓉二首

施莉俠

點綴清秋第一芳，廣寒引得素華光。楊妃艷麗梅妃秀，白縞紅綃半面妝！

霞貌冰姿是此花，嫦娥又贈水般紗。四圍野草難為伴，惆悵臘梅未吐花！

三十二年十月上旬於悔廬

武夷山懷抱中的崇安

儼然

展開地圖翻上一番，在閩浙界上有一段仙霞嶺，閩贛界上有一段叫大杉嶺也叫武夷山脈，都是南嶺的正脈，崇安這個閩北小縣，便是武夷山懷抱中的一個名城。因爲它每年擁有百十萬元的茶產資源，閩人咸有「金崇安，銀浦城，銅邵武，鐵南平」之謂；近年軍事倥傯崇安又位在閩贛交通的孔道上，於是便被大家從新記起，像瓦礫堆中的一顆瑩石一樣！

武夷山，這個久負靜寧勝名的仙山，是騷人墨客最感興趣的地方。「武夷九曲」雖是一個風景名稱，那只是文人的詠嘆，詩人的吟誦，都免不了一番指首畫脚，故事誇張。其實武夷山也是因了它產出無限量的名茶而享得盛名。記得今年九月，西冷畫社展覽部周禮先生道經武夷山，在崇安舉行了第二十六次展覽，他曾特地赴武夷山遊覽寫生，歸後謂「大失所望，白送千變洋鈿」！「看景不如聽景」，遊覽人往往會上了騷人墨客渲染誇張的大當。據我看來，武夷山除產茶以外，其他並無自然界上的美趣可談，「武夷九曲」也算不得「奇觀」！

去年五月我們到達崇安，在此地住上一年光景。間曾遊了一次山。雖然沒遊過九曲的全部，但我至少是同意周禮先生的感想。攀藤葛，披蒙茸，結果是白費氣力；既沒有自然界奇幻變異的美趣，所以我始終不想再「玩」一次水，倒是武夷茶吃了個饜足！

現在我們想撇開騷人墨客「遊山玩水」的心情，來談談武夷山和它懷抱中的這個「金崇安」的現勢！依我一年的感覺，在這名山勝蹟中找些有意思的東西來說說吧！

「金崇安」的衰敗，遠在近十年以前。抗戰後，經過「七、九」一次大轟炸，眞把居民攪得個「死生不得，啼笑皆非」！因爲戰亂是一時的。人們慣會在激蕩中覓得苟安。可是崇安卻在戰事恐佈時期過後而走上抗建的大道。這里除具有天然形成的一種退守形勢，同時因產武夷茶，財政部特在這里設了一所茶葉研究所專門做茶葉改良示範的工作。頗使居民於殘喘驚怖之餘精神振奮！

我們若從那盤踞高崗的官署，那蟄伏蓮邐的市街，那屏嶂廻環的谷道，那微波淸淺的崇溪，那灰頹了的殘塔，花橋，浮屠、碉堡、雉牒與那伸展的公路蜂峙烘托在霞光中的武夷山古老的姿勢中，去看它示意給我們的歷史、風土、宗教、文化和經濟政治的意義，觸目醒將的過去我們試想「金崇安」的前途與將來，還是給我們的是無限希望。

一、人生的一段旅程，

崇安自一條三里長而比較整齊的街道，——中正路——從

汽車站到横街頭、沿崇溪上溯，臨山傍水，可算清幽，菜館、旅館、行棧、茶莊、布店、商號、銀行、郵局、澡池，形成了街面的繁榮。這是一種戰時暴利而又不景氣的虛有繁榮！去年這里曾是鶯歌燕狂，現在却是秋風落葉，灰頹了桃紅，蕭條的商業。即使那換取巨額外匯的茶葉，也頹喪得無力祇苟延着生命。大家在苦惱中支持着，僅有的一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少的商業也是僵持在限價，議價，平價而弄得有價無物。弄得沒法維持，以致流弊百出，爭奇鬪勝。歡笑的倒是一些特殊人物！

在這歡笑聲中，這條中正路，實在無商業可談，一到傍晚，便陷于冷寂，黄昏之後，倒成了公務員與學生的跑道遊憩地，一條滿好的散步談心說笑的路綫。昏黄的電燈光從門縫中透出來，照着路上的冷寂；人們也慣在這冷寂中找到自己的樂趣。崇溪河畔，該是如何使人留戀懷想的地方！我們便在這裏，意識到一些人生趣味。它象徵人生一段旅程，我常這樣想。

路由城磚，石條，卵石，炎雜錯亂，形式多樣而一致，造成了路面的凹凸崎嶇與坦蕩平衍，彳亍而難行。

我們習慣散步（却不同都市的逛馬路），每天要從頭到尾走上一遭，坦蕩平衍處走來有洋洋洒洒之感，大有明月清風的意味。石條拼響處，倒也增進行路美趣，雖有時石條縫裏濺出泥汚，弄得褲脚骯髒不堪。這正如人踏上世途，撞釘吃癟，心意灰然。更有時走上了卵石的路面，崎嶇蹣跚，大有「行不得也哥哥」樣兒。於此我們雖感痛苦而於此也最富有人生情趣，是徘徊呢？是畏縮呢？是猛進呢？是鬥爭呢？是改道易轍呢？還打起精神，突破困難向前行進呢？

每天走在這條中正路上，我便這樣懷想：

人生是一個旅途。中經平坦崎嶇，險阻，如世態世情，周折挫磨，在所不免。顧盼之間，常能使人灰心失意；步履艱難，每使人躑躅不前，或改道異途，挺身涉險，失足易跌，悔恨無及。這條路的兩旁紛紜複雜的事故，構成了酸辣苦甜的況味，也好像互相在諷刺，在謾罵。我們散步在這條路上，即如踏在這生之旅程中。這條路便是一種象徵，一種縮寫，一種素描！

但這些示意我們的是：人生畢竟有一個可遂到的希望，而且前面就是光明，只要有勇氣，有愉快的心情，有高尚清楚的目的與認識，有敏慧的抉擇，用决心與魄力去爭取去克服，理想的境界就可成爲事實。一個人生是如此，一個民族的命運，一個國家復興的前途，又何獨有異呢？說來未免誇張，拿來敬告我們崇安的青年友伴，鼓起勇氣踏上這個旅程吧！

在我，中正路給我有這個啓示！

二、清獻公的偉績

翻開歷史，我們再找尋一些遺跡來說明崇安。也許人們習而不察，目前崇安仍殘存一條川流不息的清獻渠，這是一件有價値

的遺蹟所謂「清獻」，即清獻公趙抃，一位歷史上的功臣！凡清獻祠清獻橋，清獻渠都是爲了紀念他的豐功偉績才如此命名的。

清獻公趙抃，宋時浙人。他第一稱心的德政，即爲崇安闢建興利除弊的大渠。據說：當時崇城南郊土曠荒蕪，缺少水利，他相度地勢，導引西北郊陳灣陂之溪水，濬渠貫城而過，灌溉南郊民田廣畝，使荒地變良田，造福民生，增加生產，繁榮地方，民衆咸受其惠，渠成因名之爲「清獻」。其他橋津，祠院均然。

今雖先賢已逝，清獻渠則仍長年不息。清獻渠除了水利之外，還有它衛生上的價值。崇安本來是到處垃圾，豬屎牛糞，一保舊式農村之風習，荒草蕪堆，繁殖着蚊蚋蠅蛆，微生細菌；清獻渠便盡了它疏導的作用。每値天雨，各處雨水做著冲刷工作，雨水帶着污髒，流入該渠，該渠再匯百污而流入大溪，做着天然的清道工作，同時因該渠流動性很大，所以市內流行性疾病不致爲害，人民受賜於清獻渠的，實在不少。

現在渠道多處淤塞，水流涸渴，幾爲一大問題。天雨水漲，每橫溢滿街，交通爲之阻塞，這些尚需領導民力加以修理。當局佈告，禁止傾倒污髒，洗刷馬桶，祗是消極制止；不如積極的領導！喚起民衆做切身的工作。須事雖是迂緩，而有大益！

清獻公在居民心目中，已成爲一種永久的印象。雖然是習焉不察，但一經提到，民衆仍是稱頌不己。

三　實工夫從何處下

記得城內某殘垣中有一聯語：「實工夫從何處下？三更燈火五更鷄」這里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已往社會裡一種普遍的風尚——勤苦克儉，操勞起家的樸實風尚。崇安直到現在，仍保存着這種風尚。雖有人說這是文化落後的保守觀念，但從多方去推想：這里有巍峨的文廟，可以知道當地禮樂之盛，有武夷山的茶產，可以知道經濟生活之優裕，從分水關寮竹關的雄險去推想的形勢，崇安人的這種樸實的風尚，不能說是文化落後，只因地理環境的限制，不易與外界多所接觸，於是現代文化渲染不夠，形成了他們的保守觀念，保守祖先的傳統。崇安青年跟不上其他地方青年的進步！可是他們還保有祖先「三更燈火五更鷄」克勤克儉的傳統美德。

抗戰是時代的大主流，沒有整體的命運，個體的繁榮是很渺茫的。譬如全城有四大首戶：朱潘邱萬四姓，以往俱擁有百萬財富，誠可稱爲四大金剛，爲全縣居民「理想」之代表！但時代暴風雨早已剝削了四大金剛的泥塑金身。社會普遍不景氣，民衆生活的日益惡劣。

[illegible]，我們提出一個要求：崇安是武夷茶的產地，每年擁有百十萬的財富資源，但當地却沒有一所好的中學，小學也是有而若無。居民大可集中精神來培植起幾個技藝生產養成的學校，專門

培養生產人才，來從事增進生產的事業！唯有增進地方的富庶，謀求整個群衆生活的解決才是合理的辦法。才能對得住天地鍾靈的武夷名山，「金崇安」才有前途！

武夷茶，崇安紙，香菰，竹筍，蔴黃，五倍子……便是崇安的財富資源，先使這些財源走上生產建設的大道「金崇安」的繁榮是可操左券的！民生才不偏枯，發展新技藝，增進生產，提倡生產教育，這都是目前崇安居民必需的工作，當前的事業！

「三更燈火五更雞」這種克勤克儉的「磨豆腐」精神是應該重新提起來從事這種生產工作參加這種生產事業的。

四 崇安的農村副業

崇安人的經濟生活，並未因抗戰而受到多大影響，這是因為他們有着農產收益以外，還有大量的茶，紙，筍，菰的收入。

現在我把這些產業介紹給讀者。

武夷山是全國產茶區之一，戰前即為對外貿易品之一，戰後雖然銷路受到嚴重影響，但對換取外匯，政府還是盡力設法使其成為國家收入之一行銷歐美。財政部在崇安赤石設有茶葉研究所，除了指導產製的工作，並在此試驗品種的改良。所產有各種岩茶，如水仙，奇種及傳龍井，紅茶等。品味極佳，鐵羅漢及大紅袍，尤為佳品，惜產量稀少。

其次，崇安境內皆山，盛產竹木。因之，每年紙產亦相當可觀。大多為民資經營，成績極佳。其中以金積美所出之土會面紙最為精良，東南數省頗能行銷。尚有各色土報紙及彩薄紙亦均優良，東南出版業大多採用。

除紙產外尚有筍業亦為農村副業之一。崇安境內所產之筍干（淡食）顯筍數量亦豐，多行銷贛東一帶。

菰業，此種菌類植物包括冬菰，春菰，花菰，鹿茸幾種。上好之花菰，現值每斤約在百元左右，冬菰次之，春菰又次之。鹿茸所產甚少。浙贛皖食用之香菰多為崇安產。故菰業成為崇城收入之一。

其他尚有藥用植物之蔴黃，五倍子等草藥，產量為數亦大，行銷於贛東河口及樟樹鎮，而轉往各地。

綜上，崇安有這樣多的農產收入，地方富庶情形當可想見；所以閩人「金崇安」之稱，誠非虛語。但是現在茶業受了戰事的影響，銷路銳減，行莊多有停業者，僅存者亦多殘喘苟延，惟紙業及筍菰業却因種種關係相當出色。就中紙業，為東南出版事業所依賴，情形尚佳，故現在居民亦甚注意此業之前途。新起之紙廠，並以科學方式將原有土法加以改良成績特著！成為崇安農村手工業之一新的改進！

五 閩北的病患威脅

閩北多山嶺，為瘴癘之區，高寒水急，性冷冽。據云每年四月有黃竹瘴，九月有桂花瘴，皆隨雨水順大溪沖蕩洩泄而下，故四九月

不宜飲溪水。是期爲多病時期，外省居民際此時期，鮮有不爲疾病所苦者。

病症以心臟衰弱，爛脚，面部及小腿浮腫爲最普遍。春秋二季，一種類似瘧疾之寒熱症狀病，又成爲外省居民生命的一種威脅，輕者足使精神衰頹，重則喪生，醫者多以爲瘧疾而服以奎寧，然終無效力，牽延日久必致送命，閭人以「鬼」視之，事實如此，實屬無可奈何

郎中束手無策　切聽諸天命，而當地居民尤多知識不開，常以巫卜求治，實則飲食衞生之密切注意，尤爲防病之最要着。疾病之起，多因飲水或食物之不潔或過量所致，同時又不甚注意運動與勞作，偶一不愼，遂致爲患。但當地居民有一玄妙之告語曰「不起早，不吃飽，不洗澡。」爲防病之要則。

所謂：起早易吸入多量瘴氣而致病，崇安山巒間，晨晚多爲烟霧繚繞，必至日出始漸散，居民謂烟霧即瘴氣，故云「不起早」。其次爲「不吃飽」，晚間不宜外出，外出每致中毒，故宜減食早睡而防患病。再次爲「不洗澡」，居民云身上之汚垢適可避諱瘴氣，若洗去每易爲瘴氣侵入。

此「三不主義」玄妙而可笑，實則居民缺少飲食衞生之常識，始有此語。若能飲食適量，多行勞動與運動以增進健康，防患未然，既患立即求治，隨時充實衞生之設備，則何需「三年始成人」呢？

六　教育界的情形

這里，我們要結束這些閒話，附帶再談一下教育界的情形。

全縣十來萬人口，只有一所中學，兩個中心小學，和鄉鎮間的聊勝於無的保國民小學。師資缺之不用說，而書籍用具，教材工具亦糟得很。城內沒有一家書店，沒有一張新鮮報紙和雜誌。

負責社教的機關如民教館，負責人爲「的篤班」（紹興戲）的戲老闆兼任，一而唱有傷風化的紹興戲，一而負責社教，這樣「社敎」，能「敎」出什麼呢？

圖書館內，除一二份過時很久的報紙和雜誌外，還有一部不全的「萬有文庫」，但「暫停借閱」，已有一年另五個月，不曾解禁，「萬有」實等於「烏有」！

以上的情形，顯示着「金崇安」有一個前途，不過大家沒有認識它，以至把一切弄得很糟，呈出暗淡灰色。但是，抗戰的大潮流越野而來，泛濫所被，無所不及，地方的政治情境，居民的思想觀念，將在這波濤中被冲洗，被淘汰。新的命運要誕生，新的前途也在這抗戰的大光普照下展示。蘊藏着無限的財富和人力的崇安，必需在這時代中生長起來，像武夷山那樣高聳的站立！它才能適存在現代中國的時代之前！

這些武夷山懷抱中的民衆，是有志來拓展祖先已開墾的土地的！我們可以看到金崇安的繁榮，因爲；時代是迴轉不息的！

泰吉途中

劉平格

五〇—三五八

一，出發時

昨午十一時始接獲命令，第一批人員限當日下午一時動身。時間既異常的匆迫，預備當然十分的忙亂。簡單的戰時傢具同表冊等都上了船，機關離開這裏的告別書，當然要發出去，於是繕寫，校對，用印，收發的人們統統忙亂了一晚上。

一早起來，天氣涼爽得使人輕快。我因爲三五天就要返泰和轉贛州去，所以什麼都不帶，只挾了隻公事包，便匆匆從住處奔出來。

時間匆忙，使昨天的第一批人員仍然沒有出發成，簡單的傢具[illegible]是搬了。

總部有張條子：「各同仁統限今晨五點半集合南門洲輪船碼頭，搭乘江十一船赴吉，遲誤則旅費自備。」

泰和中秋後的天色要五點才亮。從住處趕到總部，一瞧錶已經六點了。萬先生正跟着一部黃包車動身，於是匆促的趕上去結伴走。

從中央銀行左側出來，上省立醫院門口馬路，轉入街上，中正路右灣入新汽車站路，在前面丁字交叉處上堤埂入泰興路，直向南門洲前進。

太陽剛剛伸過起床的懶腰，慢慢的起來，向人們投視着疑問的目光；霧不肯走，還有些留戀在河面上。遼闊的岸灘邊，佈滿扁圓的鵝卵石，就像誰故意把它裝飾在這裡一樣；從布鞋底下刺得旅人們的腳趾生痛，黃包車走在這兒也特別顛簸得不成樣子，速率便不由的遲緩起來。但却使車後跟着走的人們趁暇鬆了一口氣。

躉船上擠滿了人，表冊，傢具等凌亂的堆在一邊。誰在跳板上與那把柵子的交涉，我的錶已走到六點三刻了，差他們規定開駛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

大概交涉了很久，依然是沒結果。聽把柵子的說：「今天就饒饒了我，我也是不能讓你上去！」多嚴重！

跳板抽了，船開行了，司令部的那位副官和新從重慶回來一路考察的軍官，剛匆匆的赶上躉船。他們的行李都在船上，因事上岸，船只吹了一遍哨子便開了，把他們丟在躉船上。隔着四五尺寬的江水，他們望着船上喊，頓脚，那着急的樣兒使許多看的人從繃着的臉上裂開了大嘴。時間離七點還差十分。

據說昨天晚上已經接洽好了，把柵子的那傢伙已經答應，傢具表冊都裝上了船，并且派人照料了一晚，今早，初來，東西已搬下

船，說是不能裝備允許人可以搭船去，結果又說人也坐不下，座位的票都賣光了，眞氣人！

有的則自恨沒有帶武器，不然，說是可以扣住它，議論紛紛。

我默默的想到從前曾親眼看過軍閥們坐軍船的故事，那暴戾現在變做理智了。

「本來把艙子的答應了。」那負責招呼我們坐船的傢伙說，「那胖子——公司經理，昨晚趕上船說，人家都說忠勇辦得好，我們也應當辦好呀！他們爲什麼不搭忠勇去？不依照我們規定無論如何不要他們上船預備你們飯碗破好啦！」於是有人大笑。

時間太匆促，沒有預先的準備接頭，以至造成了這錯誤，同時又因爲有「都是一個老板底下，決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觀念。不然事先我們用公事，派人跟輪局裏說妥了，拿了船票來，當然不致如此。不過大家都在理智這方面着力，抑止了普通情感上的衝動，從這一點看來，社會是進步了，工作是合理化了，我們很客觀的來說，假如沒有什麼其他原因的話，

泯除情感衝動爭取工作成績，不顧一切犧牲，是江西政治建設的偉大成就與努力，也是當局的一貫作風。如果在另一方面想：這輪船是很有被扣留以至於沒收的機會的，沒有顢頇的那樣做去，是忍讓負責寬容。這是在一般工作上的一個矛盾的統一。

二，餃子樓

清晨起來跑了許多路，忙亂把大家逼成了疲勞。經過了幾家選擇，都說餃子樓比較潔淨，一窩蜂奔過去，泡了幾壺茶喝着休息，來調整一下適才傷透了的腦筋。

共名曰樓，實在不過是六七尺高的蓋杉皮釘木板的兩間矮屋而已。靠壁一溜擺了四把竹躺椅，我把這疲乏的身軀像摔東西一樣擲在這圈手裏。其餘幾張，他們也搶着佔滿了。當中有兩個圓形的洋式小桌，有點兒歐化，招牌是紙剪的圓餅餅，像小孩玩的那樣。跑堂的我們都叫他做「蕭伯納，」那兩腳不均衡的傢伙，嘴上留有一撮濃重得同蕭伯納一樣的鬍子，看了眞够幽默。

五個人合來了五份便飯，每份十五元，計有：紅燒魚塊，炒肉絲，炒雜醬，青椒豆付，三鮮肉片湯。老馬又要了六兩酒，淺斟低酌，在過度疲勞後，像得着一次頗爲甜密的安慰。其實菜並不算好，不過是「飢者易爲食」而已。

泰和兩門洲河邊，有像剪子樣分開的兩條街。右邊剪子尖頭，便是江西輪船局的碼頭，汽車在這裏過渡，左邊是新惠通碼頭，靠下游，一面是廣漠的曠野，河道向這裏奔流去。餃子樓的位置在這兩條馬路的交互點上，所以兩邊河下躉船上都可以不費力的望到。

領隊的又跑來說決計坐民船去。老馬問他「人呢？」「一道坐民船去，已經命令站上去封船了」，他好像同敵人打戰般，很

不容氣的樣子。

「弄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到呀」！誰可憐的提出心裏的一點抗議，自言自語的說，又好像在徵求同意。

「通融下子，把伙食發給我們，讓我們自己買票坐輪船去。」老馬祈求似的說，坐民船幾乎把他嚇壞了。

「沒有通融，決定坐民船，伙食不好分開」！這傢伙好硬勁。

我在一旁很生氣。但瞭望這小伙子的前途，不禁爲他悲哀。我自己決定誰也不管坐輪船走。但沒有把這意思吐露出來，怕在大家一肚子憤氣後，又惹起一次較大的糾紛。

但他走去了一會又回來，忽然叫我們坐下午一點的新惠通了，大家只覺得這傢伙「太神秘」！

三，新惠通

新惠通是民營，在今年四月十六日航行贛吉線，走至萬安百嘉地方，曾遭遇到敵機空前殘酷的掃射，死傷數百人。當我們坐到那拖駁上的特等艙裏時，有人揶揄的笑指着說：「這地方也許死過人呢」！

一行人佔據了那個艙，另外還有司令部的那兩位軍官，旅運社的羅君兩邊一共有四個小窗戶，十數個人擠在這房間裏，覺得非常的悶熱。而外面卻不時有人從那小窗戶探進頭來，或把背脊靠閉這小窗戶。這僅有的氣門一遭堵塞，裏面的人便都相顧失色，大胆點的便發出噓噓之聲作爲提出備忘錄。我留心望一望外邊，船弦上擠滿了人，過道亦塞滿了，茶房來往都走在那低矮的欄杆上。每張票比較官辦的只便宜四塊錢，而秩序卻這樣的亂。只顧賣錢不顧旅人的痛苦這不良的習慣勾引起我無限的慨歎！

尤其是那坐在中艙的旅客，秋陽照射着拚命散放它的炎威，船艙中已經很熱了，況又靠近火艙熱氣薰蒸得他們大汗直流，從頭上背上項間腋下分泌出來濕透他們的骯髒的布衣。我看到一個人的汗珠在他面頰上直滴下來，我覺得那地方癢癢的，不禁亦伸起手來在自己臉上揩一把。

所有的空隙都塡滿了，坐在地上的把腳伸出來，不留心便給過路的踏得直叫嚷。人到這裏被待遇如猪玀，不能動彈，休想轉側，我打算回泰和時坐忠勇或江十一去，雖然多花幾個錢，他們是對號入座的，絕對不會像這樣只管裝儎，不管擁擠難堪。

規定本來一點鐘開航，但旅客十分擁擠，雖然想多賣票，船的容量實在不許可，於是在十一點半便開動了。小輪在江中心兜了個半規形的圈子，這拖駁被鐵繩拉扯也就跟着動了。汽車過渡碼頭很快地從船窗外溜過。

泰和縣寶塔在離城五里外的山頂上巍然的矗立着，一共有九層，整齊而嚴肅，有做戰時省政治中心的象徵。塔腳下的山都激

五〇一三六〇

骨的露出血紅的泥土，襯着深秋的長林和雜草，色彩愈益調和美麗。那是民族的革命之花吧？

二十五華里到沿溪渡。「這是以出產醬油而著名的地方」，誰在我耳邊說。

沿溪渡眞是太美了。岸邊一溜兒樓房都用很長的木柱支架着，直伸入碧綠的河流裏，像裸着的許多大腿要走下去游泳一樣。令人想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的古詩，摩登女郎或少婦們都倚着從那兒樓窗中伸出頭來，投着像河流一樣澄澈的眸子歡迎我們。對河一抹長林，染着蒼老的墨綠顏色，做了天上白棉花雲和澄碧的清流的水天交接處的劃界。那林木都一樣高，像都市花園裏經過剪齊的萬年青一樣，一溜修長正對着那些樓窗，樓居的人朝朝對挹這山光水色長林喬樹，是幾生修來！能不令人羨煞？

三時半過映霞港，多麼漂亮的一個名字！

四時半過張家渡，故鄉淪陷後有許多同鄉在這裏做義民。

五時過神岡山，從永新天河來的水，在這裏出口。岸邊有兩棟洋房，內部在抗戰初起時給敵機炸光了。原說是預備做煉鋼廠用的，炸後廢置，現在只剩鋼骨水泥的外殼。但必要時還可以利用的，我想。

神岡山一過便是吉安古南鎮了，吉安地勢，像一把湯匙，古南鎮是匙把，汽車站到河邊是匙正身，諸螺絲山那頭是匙尖。螺絲山與神岡山在吉安上下呵護着像是偏立的兩個衛士。

四　抵吉安

俗傳有「峽江江不狹，吉安水不急」兩句諺語，其實這話不確：峽江的實在狹得可以，對面的小山峯直伸進了縣城的懷抱，不過舟行近處便不覺得罷了。吉安的河流也一樣的，在上頭那個灣轉過來，便直奔下去，從神岡山到螺絲山這一衣帶水，急流奔放，如乍離弓弦的飛箭。其間十華里的距離，用舊式的帆船走下水，不消十分鐘便可以到達。

現在在這飛奔的急湍中新架起了一座浮橋，從中山碼頭一直蜿蜒到水東，橫跨着東西兩岸，眞有一種砥柱中流的氣概。水東背後是青原山，十三中學便設在這裏。上面有文天祥，王陽明等諸先賢的遺跡，惜爲時間所限，不能一償夙願。

吉安曾經兩度繫留過我的萍踪。一次是廿七年的秋天，一是廿九年的夏天。那時沒有橋，正遇警報，想渡河花兩角以上的錢還事小，所難的是，急切間不易找到船，或人數太多，船行急水中有不可測的危險。所以一般妓女家中每長期的包雇頗大的帆船，警笛一響，他們可以從容的挾着狎客紛紛登舟，放平中流，或躍上東岸，把粉白黛綠裝點在無盡的田野間。這班綠女紅男陡的替竹籬茅

舍增添了不少嫵媚。

現在船艄不用，也不能佔有了，浮橋在交通上又有了一種新的意義。不但利行人而已。當我在江中心船上望到那勾通東西兩岸的浮橋時，不禁想起「長橋臥波，未雲何龍？」的兩句阿房宮賦來，那種描繪刻畫的纖緻，用來這裏形容，剛剛合適。

水東在戰後建設了一千多間茅房，作為那些堅貞的不願奴顏婢膝的義民們的臨時住宅。在卅九年的一個秋天下午，忽然失慎，被一陣火全部捲了去。我在鹽橋的三樓住室窗口，望着那隔江的熊熊烈燄，曾悄悄的悼灑了一掬同情之淚，並且在日記裏胡謅了幾句；

「茅屋千餘戶，狂飈一捲收，可憐多少淚，灑齊入江流！」

通岸上的跳板狹仄得怕人，跳板的兩頭，岸上與船上，還擠滿了人，收票的又站立在跳板的那端，真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可能。好不容易守候到鬆動了一點，戰戰兢兢的爬上跳板盡頭的石級，義民兄却在這裏迎候他的少君，同我熱烈的握着手。

電燈底下的街道，比從前繁盛多了，路旁樹木也都交叉的爭着覆蔽行人。匆匆的韶光又溜走了許多年，我有了些什麼成就呢？不禁起「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喟。

一行八個人，直到晚上八點才吃飯，每客二十元，有四樣菜一樣湯，飯潔白晶瑩得像上海時的西貢米。

這裏不像泰和的飲食節約取締得那麼嚴，所以館子裏的鐵鍋響得特別起勁。他們的生意興隆使我們碰了好幾個釘子，有的沒有坐位，有的菜已賣完，有的「過節三天歇」還沒有開張。我們只得吃這無名的小館。

住處沒有弄好，他們只得睡辦公桌了，我喝了兩杯，頭有點昏暈，踽踽地跑出來，獨自走上淡黃電燈下的街道。

大概什麼事都是熟則生巧。比方走馬路，前幾年的小巷都從新拆修成馬路，已經不容易辨別東南西北。但因為熟，信步走去，街道雖然更改，我還依稀的辨得出，一直走到了青年會。

青年會在中山路，後面樓上有八間宿舍，每間每日十五元，床帳被褥都很干淨，環境的清幽，尤適宜於我的個性。這裏沒有那些普通旅館裏的賣唱的女人和高談的商人們的紛擾；上樓處有塊牌子寫着八個大字，「樓上宿舍，女賓止步」。

女賓為什麼要止步，這理由我有點想不大透澈。

解衣去底下浴室洗了個澡，又到前樓去理了一次髮回上樓來，躺在沒有臭虫的棕綳上，不禁呼嚕入夢。

宗教與信仰，在人生艱辛的旅途上是涵有一種特別意義的，比如我這晚就得到一次極大的安慰！

五〇—三六二

交通參考資料

（一）

川滇鐵路為便利旅客起見，自本年一月一日起增開昆明曲靖間特別快車一列，規定每逢單日由昆明開曲，雙日由曲駛昆，凡逢月有卅一日者，停開一日。該列車掛有頭式等混合車及小型二等車各一輛，三等車若干輛。中國旅行社昆明分社得代售二等客票二十張，頭等客票則隨時與車站接洽代售之，至三等客票則並無限止。特快車票價按普通客票增加百分之十。自昆至曲三等票價為二百十五元。

（二）

隴海鐵路為便利關陝旅客起見，特自去年十二月十日起，加開長安至洛陽第五六次往返直達二等特快通車。該項快車每逢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點三十分由長安站東開，計掛二等客車七輛（自第一號至第七號，內第四五號兩車廂規定由中國旅行社西安分社售票）及餐車守車行李車計三輛，乘客須於先一日購票後，於當日下午三時向車站辦理過磅手續，登車時對號入座。票價計五百八十一元，全程需時十九小時，中途無換車之煩。至洛陽站則每逢星期一、三、五上午十一點三十分西開。

（三）

浙贛鐵路為便利浙贛鹽米之運輸、及戰後該路久遠之計，擬就原線延築至弋陽、實較原擬通達河口之計劃，更屬有利、且現有餘存鋼軌、足敷築至弋陽之用，所缺者但為零星配件，刻正籌議中，如此項困難得以解決，即可呈請交通部予以修築。至於興築繞河線，必須新奠路基，另挑土方，際茲民力凋敝，該路實不欲再事勞民云。

（四）

湖南公路局近改訂客貨運新價為：客票每公里二元五角，行李每五公斤計算，每公斤二角五分二，包裹每公斤每公里三角零三厘。

（五）

廣西富川縣地處邊隅，與湖南永明江華等縣接壤，數年前曾修有富麥公路（由縣城直達縣屬麥嶺鄉），原擬直通永明縣，後因抗戰影響，該路停修，近為增進該縣商業，溝通兩縣交通起見，擬再重修富永公路，於元月開始興工修築，三月即可通車。

（六）

川省酉陽縣至烏江東岸龔灘間之公路，為川湘兩省水陸聯運捷徑，西南公路工務局奉命修築，自前年四月間興工，因路線所經均高山深澗，縣崖峭壁，工程異常艱鉅，歷時一年有半，至去年十月底全路竣工，十一月十日開放通車。按是路一端與川湘路銜接，通烏江水運，可節省陸路行程一百六十三公里，開放以後於物資之調劑供應，當裨益不淺也。

（七）

—

四川公路局自二月一日起客運票價每客每公里增爲四元四角，茲將由渝前往各地票價列后：

重慶至內江二四〇公里，一〇五六元。

重慶至成都四五〇公里，一九八〇元。

重慶至廣元八〇六公里三五四六元四角。

（八）

西南公路局重慶海棠溪車站，爲免誤行車時間起見，規定凡前往筑獨等地旅客之携帶行李者，應於啓程前一日下午二時至四時送達車站換購車票，得票後卽向行李房辦理交運手續，逾時槪不收受。

（九）

川康公路客運現僅行駛於成都與雅安間，全程計一五三公里，途經雙流、新津、邛、崍、百丈及名山諸地，新津附近因需渡江，故須連續過江三次（洪水時二次）現時行駛客車者有西康省運輸處，每星期二四六成雅對駛班車，票價國幣捌百二十五元，當日可達。又四川公路局亦有貨車行駛成雅間，附搭旅客，票價國幣四百五十九元，行期無定，需時二日。至於川康公路局原有駛行之客車，因虧蝕過鉅，已於去年十二月間停駛。最近由雅安西上至康定甘孜之公路，亦已修竣，現時尚無客車行駛，惟川康公路局時有粗料車行駛其間。至再由甘孜西上而至青海西藏等地交通，則除乘馬滑杆外，僅能步行而已。

（十）

溫州甌江貨船運輸行近增造新船多艘，航行永嘉、小梅、大港頭、青田、松陽、龍泉、碧湖、樂清、八都、局村、麗水、宣平、景寧等埠，並兼辦聯運商貨，各種手續均可代辦。該行行址設在永嘉北門內東城下匯業行原址，各埠亦均設有辦事處。

（十一）

重慶至廣元水運，溯嘉陵江而上，全程計七四一公里，由渝至合川爲九三公里，民生公司汽船一天卽達。合川至南充爲二二三公里，可乘煤汽船，計程八天（煤汽船目前尚未正式行駛客運），可乘滑竿，三天卽達，）如乘木船，則十六天方可到達。南充至廣元爲四二五公里，乘木船約二十八天。總計渝廣水程大約須四十天之久，中間經過埠鎮有合川、利澤、沿江、石面溪、李渡場、下青居街、上青居街、南充、鳳儀場、利溪、周口、新場、新政壩、盤龍驛、南部、閬中、蒼溪、小游河、香溪口、虎跳驛、昭金口、紅崖寺、昭化等處。合川廣元間水程運輸係由交通部川陝甘聯運處辦理之。

（十二）

交通部呈擬各省編列之三十三年驛運行政及事業經費概算標準，業經行政院會議通過，茲悉其要點爲：（一）交部以所列各省建設事業費，除青海應專案解決，甘肅湖南因不需要，應予緩辦外，其餘各省均經按照實際需要，酌爲增減核定，所需各欵，分別由各省三十三年度新興事業費暨國家總預算縣市建設費項下撥列。（二）院方以甘肅省水陸交通發達，且境內驛運幹線均係由交部直接管轄經營，該省驛運管理處似無設置必要，應予裁撤，所辦支線業務由交通部兼辦。（重慶十三日中央社電）

（十三）

據交通部驛運總管理處消息：自廣元

至哈密之驛運，現正在積極籌辦中。全程二千三百二十二公里，擬建驛站七十九處，預計旅客行程及休息日期，共約為一百天。計由廣元北上，經較大之城鎮有寧強褒城雙石舖徽縣天水秦安華家嶺（拔海二千公尺）定西甘草店而達蘭州，再由蘭州西行，經河口永登烏沙嶺（拔海二千九百公尺）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張掖酒泉而出嘉峪關，經玉門安西至猩猩峽，更由猩猩峽再行二百公里，即達哈密，自酒泉以西迄哈密之間，多屬戈壁地帶，氣候寒暑頗嚴烈，不論春冬旅行，均須攜帶厚暖被服，並製備老羊皮大衣一襲，以資禦寒。戈壁水多苦澀，最好多帶白糖，茶葉，以減水味之苦。旅中又應注意飲食，並攜帶常用藥品，如退熱藥片，萬金油，紅藥水、紗布、棉花之類，衣被時加檢查，清除蝨子，以免傳染回歸熱及斑疹傷寒等病症。

（十四）

川陝驛運管理處所轄驛運路線，原自重慶至寶雞，長達一千四百餘公里，近以路線過長，照料難週，復以與省級機構諸多重複，特將渝蓉線劃歸省驛運處辦理，原設成都之川陝管理處遷寶雞，其副處長王余杊，則調任省驛運處副處長（處長由川省建設廳長胡子昂兼任）。據王氏談稱：目前世界各國之運輸新趨勢，不外配合運輸——汽車與火車配合，飛機與船舶配合等等——與短途運輸兩原則，現本人擬將全川分為五個區域：（一）川東區，以萬縣為中心：（二）川西區，以成都為中心：以上兩區業已成立（三）川中區以自流井為中心：（四）川南區，以瀘州為中心；（五）川北區以三台為中心。實現配合短途兩運輸原則，以期全川運輸網之活潑運用。良以驛運之在今日，雖時間上略有遲緩，但其運輸量實與汽車不相伯仲。據美國驛運專家談，廿年內，中國將無法偏廢驛運，蓋抗戰勝利結束後，於敵人獸性的破壞下，原有交通機構，至少需要二年方可恢復，而完成國父實業計劃中之交通計劃，更非較長時間不可。四川物產豐富，發展驛運，更較他省為宜，因不愁無貨可運也。現所感困難者，厥惟工具缺乏耳。

又悉川驛運處為發展川省中部交通，本年決完成中區驛運路線，以自貢市為中心點，分至內江樂山威遠鄧井關等地，並闢新都至渝水運線，共長一一一一公里，預計全年運量可達三六〇〇〇噸。

交通說明（請參閱以下附表。）

——西北公路運輸局

（一）客票每客每公里，西北區為一・六〇元，渝寶廣綫為二・五〇元，

（二）行李免費為十五公斤，逾重每五公斤每公里西北區為〇・一四元，渝寶廣綫為〇・二五二元，不滿五公斤者，亦作五公斤計算。

（三）包裹每五公斤每公里西北區為〇・一六九元，渝寶廣綫為〇・三〇三元。

——以上係卅二年九月五日實行。

（四）以下附表有「×」號等地，未設站。

（五）猩猩峽至哈密二二三公里，尚未通車。

西北公路各路里程表(一)

漢甯鳳路

	鳳翔	寶雞	黃牛鋪	草涼驛	鳳縣	雙石鋪	南星	廟台子	留壩	馬道	褒城
寶雞	36										
黃牛鋪	81	45									
草涼驛	100	64	19								
鳳縣	125	89	44	25							
雙石鋪	137	101	56	37	12						
南星	171	135	90	71	46	34					
廟台子	198	162	117	98	73	61	27				
留壩	212	176	131	112	87	75	41	14			
馬道	245	209	164	145	120	108	74	47	33		
褒城	276	240	195	176	151	139	105	76	64	31	
漢中	291	255	210	191	166	154	120	93	79	46	15

	沔縣	大安	甯強	中子鋪	廣元
漢中	31	74	112	154	204
沔縣		43	81	123	173
大安			38	80	132
甯強				42	92
中子鋪					50

甘青路↑

	樂都	高廟鎮	享堂	紅古城	河口	蘭州
西甯	61	75	111	132	189	236
樂都		14	50	71	128	175
高廟鎮			36	57	114	161
享堂				21	78	125
紅古城					57	104
河口						47

蘭西路↓

	蘭州	甘草店	定西	紅十窰※	華家嶺※	沙家灣※	界石鋪	靜甯	隆德	平涼	白水※	涇川	窰店	長武	邠縣	永壽	乾縣	醴泉	咸陽
甘草店	70																		
定西	124	54																	
紅十窰※	150	80	26																
華家嶺※	189	119	65	39															
沙家灣※	219	149	95	69	39														
界石鋪	272	202	148	122	83	53													
靜甯	300	230	176	150	111	81	28												
隆德	339	269	215	189	150	120	67	39											
平涼	411	341	287	261	222	192	139	111	72										
白水※	441	371	317	291	252	222	169	141	102	30									
涇川	476	406	352	326	287	257	204	176	137	65	35								
窰店	513	443	389	363	324	294	241	213	174	102	72	37							
長武	527	457	403	377	338	308	255	227	188	116	86	51	14						
邠縣	564	494	440	414	375	345	292	264	225	153	123	88	51	37					
永壽	617	547	493	467	428	398	345	317	278	206	176	141	104	90	53				
乾縣	640	570	516	490	451	421	367	340	301	229	199	164	127	113	76	23			
醴泉	655	535	531	505	466	436	383	355	316	244	214	179	142	128	91	38	15		
咸陽	689	619	565	539	500	470	417	389	350	278	248	213	176	162	125	72	49	34	
西安	719	649	595	569	530	500	447	419	380	308	278	243	206	192	155	102	79	64	30

（註）蘭州至臨洮，名蘭岷路，計長106公里。

五〇—三六六

西北公路各路里程表（二）

	雙石舖	36	79	121	148	190	231	265	288	263	411	
		兩當	43	95	112	154	195	229	252	327	375	
			徽縣	42	69	111	152	186	209	284	332	雙
	平涼			江洛鎮※	27	69	110	144	167	242	290	華
	92	固原			廟沿河	42	83	117	140	215	263	路
	136	44	三營			娘娘壩	41	75	98	173	221	
	231	139	95	同心城			天水	34	57	132	180	
平	307	215	171	76	中寧			雲山鎮※	23	98	146	
甯	400	308	264	169	93	吳忠鎮			秦安	75	123	
綏	468	376	332	237	161	68	寧夏			通渭	43	
路	530	438	394	299	223	130	62	平羅			華家嶺	
	584	492	448	353	277	184	116	54	石咀山			
	757	665	621	526	450	357	289	227	173	三盛公		
	835	743	699	604	528	435	367	305	251	78	陝壩	

漢白路

白河	86	136	173	219	260	329	370	435	501	533
	得勝堡	50	87	133	174	243	284	349	415	447
		竹谿	37	83	124	193	234	299	365	397
			平利	46	87	156	197	262	328	360
				老縣	41	110	151	216	282	314
					安康	69	110	175	241	273
						漢陰	41	106	172	204
							石泉	65	131	163
								西鄉	66	98
									城固	32
										漢中

蘭猩路

蘭州※												
47	河口											
115	68	永登										
218	171	103	古浪									
276	229	161	58	武威								
346	299	231	128	70	永昌							
450	403	335	232	174	104	山丹						
512	465	397	294	236	166	62	張掖					
592	545	477	374	316	246	142	80	高台				
740	693	625	522	464	394	290	228	148	酒泉			
887	840	772	669	611	541	437	375	295	147	玉門		
1021	974	906	803	745	675	571	509	429	281	134	安西	
1179	1132	1064	961	903	833	729	667	587	439	292	158	猩猩峽

註：安西至敦煌，名安敦支綫，計長140公里

西北公路運輸局各路客車班期表

綫別	班車名稱	起訖站 起站	訖站	里程	開行班期及輛數	行程
蘭西綫	蘭西班車	蘭州	西安	719	每星期五六對開二輛其餘各日均對開一輛	4
	蘭平區間車	蘭州	平凉	411	每逢星期一四日對開一輛	2
	西平區間車	西安	平凉	303	每逢星期一四日對開一輛	2
	西邠區間車	西安	邠縣	155	每逢星期一三五對開一輛	1
平寧綏綫	平寧班車	平凉	寧夏	463	每逢星期一對開一輛	3
	寧陝班車	寧夏	陝壩	367	每月逢1,11,21,6,16,26,由寧夏陝壩開一輛	3
甘青綫	蘭青班車	蘭州	西寧	236	每逢雙日對開一輛	2
蘭猩綫	蘭肅班車	蘭州	酒泉	740	每逢星期一四對開一輛	4
	酒煌班車	酒泉	敦煌	421	每月逢1,11,21,6,16,26,由酒泉敦煌開一輛	3
	蘭張區間車	蘭州	張掖	512	每逢星期日對開一輛	3
	蘭涼區間車	蘭州	涼州	276	每逢星期二五對開一輛	2
甘川綫	蘭臨班車	蘭州	臨洮	126	每逢星期三六由蘭州臨洮開一輛	1
華雙綫	渝蘭聯運車	蘭州	廣元	943	每月逢2,12,22,8,18,28由蘭州廣元開	5
	蘭廣直達車	蘭州	蘭州	943	每月逢8,18,28,2,12,22,由蘭州廣元開	3
	蘭天班車	蘭州	天水	369	每逢星期一三五對開一輛	2
	天寶班車	天水	寶雞	332	每逢雙日對開一輛	2
鳳漢寧綫	渝寶聯運車(寶廣段)	寶永	廣元	444	每逢雙日對開一輛	2
	寶廣班車	寶永	廣元	444	每日對開一輛	2
	寶漢班車	寶永	漢中	255	每日對開二輛	2
	漢廣班車	漢中	廣元	219	每逢星期一四對開一輛	2
漢白綫	褒漢區間車	褒城	漢中	15	每日往返四次每逢星期2,4,6,展開河縣一次(漢褒間往返三次)	1/4
	漢安班車	漢中	安康	273	每逢星期一三五對開一輛	2
	安白班車	安康	白河	260	每逢星期五二由安康白河開一輛	2
	漢西區間車	漢中	西鄉	98	每星期2,4,6,1,3,5,由漢中西鄉開一輛	1
	漢城區間車	漢中	城固	32	每日往返三次	1/2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實行